

毛穉黃十二種書序



錢唐毛子穉黃彙其所著



書十二種屬余序之余合

而觀之竊嘆著書之難也

夫所謂著書者才與學是

已才人賦姿超絕馳騁古
今其藻思逸情風發雲涌
固已極文人之能事然學
問未深或者叩之易竭乃
學博矣而才力不足以貫

之則亦漫無統宗不可收
拾若夫深心靜氣初不使
人可喜而淹貫六籍綜覽
百家發爲文章亦遂閎深
奧衍而不能測其所屆若

是者豈不雄乎哉毛子以
詩文名天下四十餘年海
內著述家蓋無不知錢唐
毛先生者余自避亂居武
林始得與毛子定交毛子

方病甚臥起小室中積書
滿案其神穆然自是以後
時相過從毛子談論竟日
夕不倦凡古今升降之由
人物事類之變與夫經史

之源流學術之同異詩文
之得失四聲六韻之通變
莫不元元本本窮極指歸
余每造之未嘗不退而心
折也蓋嘗觀今之著書者

矣出其所長不難分席濂
洛企踵韓蘇又欲與李唐
詩人互相頡頏然醇駁雜
出雅鄭並陳大要未能不
謬於作者于是穿鑿以爲

理學而理學誤剽竊以爲
古文而古文乖掇拾殘瀋
以爲詩詞而詩詞敝至于
韻學之微茫然不知徵據
其承訛襲舛又無論焉夫

著書將以名天下傳後世
也而弊且若此求其如毛
子者復幾人哉然則毛子
之書皆毛子數十年精神
之所結而學問之所流也

今試取其言觀之或爲大道之津梁或稱尚論之淵海或斟酌風雅或綜覈音韻蓋莫不卓乎有見信而可徵所謂不得已有言而

非孟浪操觚姑藉以爲名高者等也談者或嫌其理學則旁及二氏詩格又時逮溫李一時諸君子往往送辯難然參諸家而歸于

一是通羣製而取其神明
正所以成其爲大而豈得
因此而遂訾之今夫水源
于崑侖支分派別放之而
爲江河蓄之而爲池澤其
大者犇勝澎湃汪洋浩淼
不可窮止其小者亦細浪
微風自然成文固非簷滴
蹄泔可以同類而並觀之
者耳毛子之書亦若是已

嗟乎文章者不朽之盛事
有學無才常苦于繁重而
不能舉而有才無學雖勞
費筆墨卒未能極聖人之
規矩恢前哲之聞見此柳
州所以慨歎也然則著書
垂世豈易言哉

康熙丙寅八月之望遂安
同學弟方象瑛渭仁拜
撰



毛稚黃十四種書序

余友毛子稚黃氏錢唐博雅好古之士也與余交將三十年余自昆陵至西陵輒過毛子留連忘倦毛子

為人沉澹蕭疎罕嬰世務
少以詩名於郡國後發憤
為古文執筆慘淡語不妄
吐無論其長章大篇足以
扶明世教裨益人心即片

詞瑣語俱堪型俗蓋立言
而德與功在其中焉非當
今綴文之士所能及也毛
子平生所撰述三千餘葉
凡百五六十萬言今乃取

其已付刻者汰去少作及
諸小品語總十四種彙為
成書以應當世問字者之
請曰庶幾哉於學問之事
或可以告無罪余觀之其

談理學也既通徹三教之
微旨而求其歸則壹之於
聖人之道蓋以聖人立大
中至正之準而二氏之得
其偏曲者亦不盡從而闢

之此數言所謂無有作好
無有作惡而會歸於其極
者歟至於論古人則徵情
析理鑑無遁形一予一奪
不少假有雄入於九軍之

勇或拔其高標或脫之幽
犴千古蒙說為之一朗蓋
惟其見之至真故言之敢
決如是餘事及於詩詞韻
學亦莫不剖判毫芒承綢

貫蝨其他作高宕之筆沉
雋之思方之古人總無所
讓其為不朽夫何疑焉始
毛子遯迹家巷且近十年
已緣堂有垂白不敢廢廬

江捧檄之思及尊人既逝
遂荷衣荔服作物外人一
意以稽古著書為事後得
沉疴困頓枕席心性之際
逾靜逾明微言未墜蓋幾

乎其遇之昔者先君與毛
子同遊戴山夫子之門略
相先後毛子晤先君於西
湖嘆曰吾今日得見遜菴
如見夫子焉先君亦以古

人相勉後有答稚黃一書
刻劉子節要後迨遞數千
里而縷縷言之不啻覲面
逮於茲又十餘年矣而先
君往矣乃毛子之學且富

有日新每變益形上如此
余撫今追昔雖流風未沫
而已覺邈若山河其能無
且悲且喜乎哉

康熙二十五年秋九月

崧惲格正舛氏拜撰



思古堂十四種書總目

思古堂集

佳林

溪書

小佳文鈔

螺峰說錄

聖學真語

格物問答

總目

東苑文鈔

東苑詩鈔

蕊雲集

晚唱

詩辨坻

韻學通指

韻白

金唐毛稚著

思古堂集

半衙藏板

思古堂集序

文章品格萬有不同語其大凡略有三種有花葉之文有條幹之文有根柢之文敷華摛藻纂組雕鐫是謂花葉之文辭工矣而未深乎義也考典制論事理辨博而不浮疏通而致用是謂條幹之文義暢矣而未幾乎道也若夫窮天人之淵源闡心性之闡奧羽翼六籍綜貫百家此則根柢之文道備而辭與義無弗該焉近代文人苟能爲花葉之文斯已裒然自命作者其能達乎條幹者十不得一而造乎根柢又百不得一也豈非賦才有限從入之路旣殊則終身畫焉而無所變化與且夫載道之文非可緣飾而襲取也必也學問真純識見堅定弼于中而襮於外乃能左右逢原苟徒以文字刻畫則雖高談性命亦猶是裁花鏤葉之能事而已於道何預焉錢唐毛子稚黃少負軼材爲西陵十子之最其詩篇雋妙得騷雅之遺則已乃脫去

畦徑自名一家中年偃蹇不與世合肆力而爲古文辭沉深壯濶一
去綺麗之習而上與古人爲朋旣而臥病牀榻者十餘年澄懷味道
氣益靜養益充久之病愈起而著書劈肌分理削膚見骨於學術異
同人物白黑確然其有定見超然其有獨得非強爲論辨也蓋不容
自己而出之者也所著漢書匡林格物問答聖學真語東苑文鈔詩
鈔凡若干冊不下數十萬言而近復有思古堂集嗚呼盛矣毛子之
所作蓋數變而深于道舍其所已工而勉其所未至必究極根柢然
後止可不謂至難焉要惟其人落落穆穆冲恬清素遊心物表不嬰
世事故能斂華就實與道合真蓋毛子之書成而其人已渺然于埃
壙之外矣昔者漢末嚴遵隱居成都潛光葆和而博學無所不覽著
道德指歸論傳之至今魏文帝稱徐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作中論十篇行於時嗟夫二君邈矣高風宛然遙遙千載惟
與稚黃之人與其文當與相匹後有讀毛氏之書者其以余爲知言也

康熙乙丑仲冬日吳江潘耒拜撰



思古堂集自敘

讀書易見理難夫理天之理也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周書亦云
面稽天若夫我之心與天之心果得相值而後可以言見理理見矣
則其言皆有所不得已人行宜陸也入水則溺有人焉指水爲陸而
人多無辨且輕信遂欲蹈之旁有知其爲水之人而憫蹈之者之必
溺雖欲不言豈可得哉况其界於疑似者乎哉此特喻目前之形耳
而卽可推諸天下與萬世乃知古之人果皆有其不得已之心先舒
旣罕讀書詎云見理而時乎有言不能自止反而思之匪言則多于
是乎錄之間亦有偶爾筆墨而且及詩要是不得已者爲多庶幾哉
與古人之心或亦有可以相質者云

目錄

第一卷

思古堂集卷首一

論

賈彪論

顏子不違如愚論

論漢景帝鄧通事

許武論

王新建論二

論屈建非孝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論

論董子語

崔浩論

王新建論一

議

宦者當廢議

補柴氏七出議

辯

朱子駁詩古序辯

說

攸好德說

霰說

子侍親當引決說

駁難

駁非周禮

議駁

嚴光客難

誠

誠奴

第二卷

策

擬恤刑策

擬弭盜策

啓

思古堂座右小啓

書

報武康章六象書

與林鹿菴書

答應嗣寅論僞君子書

答張祖望書

答友書

與陳漱六書

與王丹麓書

與方渭仁論文書

與徐瑞占書

答友書

答臧介子論文書

報友書

答諸駿男書

貽李東琪書

答陳其年書

答友書

與李丈書

與洪玉宋書

與顏修來書

與陸拒石書

與諸虎男書

與遂安方渭仁書

思古堂集卷首二

與吳志伊書
與友書
與葉潛夫書
與洪昇書

與大可書
寄友人書
與蔣維賢書
與李延澤書
與王啓人書

寄會侯書
謝莊蝶菴書
答友人書
與沈聖昭書
與姪孫宗文書

第三卷

序

唐詩解序
贈宋公序
羅母六十壽序

孫宇台集序
陳其年駢體序
湯夫夫五十序

萬里誌序
贈吳錦雯五十序

題跋書語

題孟東野集
題謀野集
題葉豈僧畫鶴
題張琨詩草
題沈御泠遺稿
書集古錄跋尾
讀史記漫書
書容臺別集

題疑孟
題宋禹域詩卷
淮淝奏捷圖題語
題徐松之詩卷
題二沈荆花集
書白玉蟾草帖
讀朱子語
書塞翁手牋

題鄭先生行述
題倪魯玉詩
題丁弋雲畫
題家驥聯菽晚集
書家禮儀節卷首
音放翁文
讀蓮池書語
醉書

書大學後
書馬松里詩卷後
書錢牧齋原諱後
書王自天湖賦後

書陽明先生年譜後
書沈朗思論禪服後
書高雲客乞言引後

記

戚氏死節記

八月十六夜紀遊

沈孝女墓塋記

傳

新定四世家傳

第四卷

古樂府

劍歌
陶堰泣為章烈婦作會稽陶士章妻也
沈氏寶鏡歌
醉參軍墜馬歌為羅隨園作
細雨送春歸曲
怨歌
高堂置樽酒吟
吳市典衣沽酒歌同
望湖樓歌贈茅方泳
寡婦吟
聽莊蝶菴彈琴歌

五言古詩

思古堂集卷首三

古蒙士詩三首

十韻

情詩十二首

梁梁奕公崇祀詩二

贈海寧許西山令君

酬樵李曹秋岳先生

滯吳門不得歸示沈

漢儀

答何元長先生

贈鄭去非

壽諸母八十詩四章

贈太君也

為盧太君五十賦

學獻華太史景韓母也

奉陪華亭張蓼匪先生

泛湖感懷敬呈長句

分守商洛故有結句

諸君簡惠菊

古戰場有感作

送諸大駿男遊廣陵

哭越中張木弟

讀松臯集寄語會侯

宿韜光望海日

長句

寄潘次耕

奉壽制臺李鄴園公

為倪翁六十

贈徐子

為蕭山何伯興題照

題戴笠垂竿圖

為倪翁六十

秋

題沈羽階娛園

秋色

題關查度游卷

送朱公是之東粵

秋日寄應嗣寅

千古

曉起看雲

答湯胤釗

贈沈大匡先生山居

贈柴夢霍

贈鄭子文

三茅觀同沈方舟作

寥寥

沈無回先輩廢宅

讀沈漢儀新詩兼送

之燕

紫陽洞

讀沈漢儀新詩兼送

之燕

對酒作

飛來峯

贈茅漢威

漫興

對酒作

病中與岱觀

山中雜興十首

送胡文漪之燕

秋夢

記昔

示鳩臣

漫興

秋夢

移家與鄒明略

一笑

送胡文漪之燕

漫興

七言律詩

送徐伯調張木弟姜

桐音歸越

南湖懷古

岳墓

顧嚮中館作

奉贈張用霖先生

新歲為顧昭勇文之

翁作

亭山半亭屬崇先

寺也

雲錦亭南宋建在臯

高宗嘗洗手因名

登鳳凰山作

壽德清蔡母胡太夫

勝果寺和宋荔裳先

生

九日寶雲菴阻雨

看梅遂訪陸氏隱

居兼訂再遊之作

奉和荔裳先生西溪

送王五文還山東

飲茅雪鴻齋中作

壽山左王酉山

寄懷錦雯

奉贈張卿子先生

寄陸孝山

臨袁兼懷陸景宣

夜飲張赤師雲居山

館

沈開先格同徐古周

張赤師關查度觀雪

姑蘇值金道庶飲中

思古堂集卷首四

聞丁葑園燕中信遙有此作
錢王祠懷古

贈漢陽王懷人亦世兄弟
答沈聖昭

寄徐敬菴
喜暉正叔到杭兼簡其同鄉諸君子

答沈寅工贈別
飲沈公翰宅同羅隨園參軍沈漢儀諸虎

玉津園
過倪魯玉看牡丹作同李東琪王豹采

五言排律

送倪魯玉光遠之燕
與莊蝶菴小飲

寄懷常州陳賡明
倪魯玉日觀光遠賓穆邀賞牡丹

永昌門眺望
酬關六鈐先生見懷兼傷令嗣查度二十

七言排律

遊壑菴
壽江太君嚴灝亭子

八韻
觀母夫人也
陸梯霞五十

南
弔吳錦雯
秋日送姜真源之濟

成六韻
同汪舟次太史飲周雨文宅有作

酬佟儼若
送潘秬赴北雍并寄洪昇

夏雨
王子行宅古梅

五言絕句

梅遲
題諸君簡小像
王子行宅古梅

秋興
偶題
秋興二首

秋思
丁勗菴寫真詠二首

六言絕句

贈客
漫作二首
江頭卽事

七言絕句

秋日畱素涵武令小飲會侯適至
晴日

睡醒
冬暮送孫介夫之吳門
閱舊家遺詩開卷生

鹿苑葵花
畱宣城劉望之
贈晉安林西仲二首

感漫題十首
懷葑園四首
伍廟

題山外山山房爲李秋水
漁舟臥者
沈友聖過訪不值簡

題竹
哭潘新潭二首
送婿徐華徵北遊三

此
偶作
寄沈去矜

思古堂集第一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騃字馳黃著

論

賈彪論

漢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余謂彪之意善矣然不養子者禁之不聽罪之可也而要不得與殺人同科蓋父子之恩俱屬天性而父子之分則尊卑懸殊父母卽殺成人之子應無抵命之法而况在墮地之小兒禮降三殤亦有無服之殤明年有長少卽情有隆殺也然則殺小兒與殺成人者同罪然且不可可以同于殺他平人哉彪可謂因仁而害義者也旣害義亦併害仁夫以不舉墮地小兒之故而戮其父若母豈非賊仁之大者哉蓋古人用刑必有所極有或加輕

無或加重爲小而過峻于其大爲卑而過峻于其尊爲幼而過峻于其老顛哉法已或謂彪必以輕刑禁之不得故從而重之不得已耳曰罪有成例者也不得以其犯少而加輕亦不得以其犯多而加重辟如今律或犯罪止應杖者一人犯則杖之千百人犯亦杖之豈以犯之者多而遂加以徒流徒流之而犯者又不止乃更加之以大辟者哉或曰彪禁雖若此而實未聞其殺一人則民自聞風不敢犯彪亦姑爲是懼之云耳倘果有犯者未必置之死曰此非政也子曰敬事而信又曰民無信不立商鞅徒木令猶必行蕭何爲法較若畫一若姑用是爲恐喝而法不果行是懸空文以示民不信尤非所以爲政之方也且彪亦未嘗不因是殺人也時城南有盜劫害人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夫彪旣預懸殺人同罪之制而盜劫害人又所謂殺越人于貨必當誅而不赦者也彪且緩之而急于之北觀其語直重此婦人之罪謂加于此盜案驗其罪云云則焉得非殺夫人情莫不愛子而尤愛初生孩提之子不養者蓋迫于不得已耳王粲七哀之詩曰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想父母棄子之極苦當必爲之惻然傷痛况我爲邑長于斯而不能使民家裕人給樂育子孫而至此極則誰之辜也不思引爲已罪而忍更加之以酷法是獨何心且倫者生民托之以立命者也倫莫重于父子而紊其刑章以亂之三綱泯矣此豈古聖人明刑之中克天德而自作元命之意乎宋俞偉宰順昌作戒殺子文名諸鄉父老坐廡下置醪醴親酌之出文使歸諭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而活者以千數然則善教何嘗不可以化民又安事乎峻法司馬光著家範莊莊乎君子之書獨言不孝不慈其罪維均引康誥元惡

大慙云云作証此說爲非蓋父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不慈雖不謂無罪而不可與不孝之罪等昔鄭子南子皙之爭蓋昆弟也而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是弟猶不得與兄較而况父子哉且康誥所稱元惡大慙乃言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之徒如父不慈而輒以元惡大慙名之則是夷君親于臣子而上下亡等豈非亂倫之大也哉光釋書旣訛而立言大不可訓余故併爲詳論焉

論屈建非孝

楚屈建去芟事國語稱之而唐柳宗元非之宋蘇軾又是之毛子曰柳子之說是也夫人子事親必以順命爲主而大違道者則不敢苟從建旣知夫子承楚國之政法刑在民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比後世則其爲賢也甚多豈以薦芟之小節遂足掩之哉舍長立少變倫之大者也而太伯虞仲陰窺父志而欲成之乃相率而逃于荆

蠻之墟聖人嘆以爲至德而况于薦芟之末乎哉古所謂祭之以禮不可踰越者言其大也如魯之郊禘考仲子之宮獻六羽之類是也假令子夕疾而屬用牛享則不可以從芟曾何足以爲干國之典昔公父文伯母之不哭子以爲必多曠于禮母言之則以爲賢妻言之不免爲如子夕屬子勿薦芟則美建則何可以去之哉夫亂命之不可從也魏武子欲以妾殉陳乾昔欲使二婢子夾我子固不敢非禮殺人而以成其父之惡若夫飲食嗜好細微瑣屑困臥在牀丁寧之語在人子之傷心如何且將惟恐其忘之且將屬其後之人世行之而忍背之以同于亂命哉其在禮曰就養無方又曰思其所嗜又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違父將沒之遺言以自見其能剛正而非其父之不忘私欲恫哉鬼已此豈其爲孝子之用心軾之言曰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

而唯陋是聞子木固不忍爲此余則以爲建不去芟國人未必誦太史未必書天下後世未必傳自建之去芟而千載後皆知昔楚屈到有名宗老而祭必以芟之屬彰父之陋又孰甚焉故余必以柳子之說爲正論也可以教世之爲人子者也

洛誥論

盛者衰之漸也恩者怨之萌也忘嫌者大嫌之繇起也余嘗讀尚書而嘆周公之居功名未盡善也然是不在流言之日而在作洛之後何也二叔挾武庚以畔此天下之逆臣傲弟也變生骨肉猝起不意雖聖人亦且無如之何至事平變定君臣釋然雖可共相保明而爲臣子者謂宜時時怒焉自懼終不敢履嫌而蹈疑乃公旣營洛矣而欲使成王遂居之此不善遠嫌之大者也蓋公地最尊親功亦最大京師與外鎮嘗與王分治之設使成王居洛則周公必居鎬關中形

固勢便武王嘗用此東嚮以取天下矣而公奈何慮不及乎此或謂公欲王居洛而已明農以去豈有關中之意哉曰公之欲去其心也而不得去勢也勢不得去亦公之所計及者也何者後君與欲去公且畱之且曰襄我二人曰篤棐時二人則公自知不可去明甚其曰明農特大臣之體耳唯公雖有欲去之心而自知有必不可去之勢旣知有必不可去之勢則人亦無能共白其斷然欲去之心是公豈得爲善避嫌者哉且居東之無恙亦幸耳貽王鴟鴞而史曰王未敢謂啓金縢問諸史而曰我勿敢言則王畏公甚怒公甚公豈不知之而奈何後猶出于此又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夫宗臣之功誰出公右則此語亦豈當自公發者王遂曰亦未克救公功幾于刺矣且當時王亦長矣曰予冲子夙夜悲祀是祭則寡人也又曰余小子其退卽辟于周此皆何等語公偃然當之也故嘗論之周公老成而坦

蕩成王年少而英察凡公所以自處者皆後世人主之所不堪者也而王所以處公者亦皆人臣之所不堪者也雖然公無心王有心矣嗚呼以公之聖成王之賢而且若此後之居君臣之際履功名之盛者慎矣哉

顏子不違如愚論

凡物之無其質者投之以物必不受也何者無以爲受之也蓋凡物之情有中實者矣有中虛者矣有中實而實實中實而實虛者矣吾不得其量嘗觀於所受昔人云小人之所有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有事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吾亦曰聖人之言投諸次於聖者而無所逆次于聖者之言投諸賢人而無所逆若迺大相徑廷者其投之也亦無逆非無逆也不得其所爲逆也奏鈞天之樂於蚍蜉之側彼蚍蜉百萬如無聞也是不得其所爲逆之形也故聖人投人

以言莫喜於善逆雖然中實者內先有物物入必逆非善逆也不受也中虛者知其受矣亦知所逆聖人喜之其中虛而實實者是異學也抱虛爲質以距萬物有其虛者以溢乎心之量故來者舉不足以叩其心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若夫中實而實虛者內含昭質而不自多其光志有定嚮而不自執其方待物之來中通而善入猶牝壑而竅以爲虛也彼其於物自善其受而况於聖人之言乎哉昔者子與回言終日而不違如愚非不違也自無違也亦非愚也無所用知也蓋所謂有其質而能虛者也嘗論聖門之學會子以實爲主而未能虛子貢以知爲主而未能愚知而能愚實而能虛其唯顏子哉或曰夫子六十而耳順顏子之年纔半是而已能不違然則顏子殆聖也與曰聖人以我心爲量顏子以聖人爲量者也夫子之順無所待亦無所擇顏子不違必待聖人而後無所擇是所謂一間之殊也若猶

是聖人也斯且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言矣况終日與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論

聖賢論古始終一轍而說屢變非變也立一說于此又立一說于彼彼之說顯而此之說益成故非變也將以推見其至隱也夫待人行事之既著而後論之則得其迹或未得其心將沒其事之著者而專求心則亦不可以得其心唯兩說既立而人之表裏俱可以見則雖有參差之形亦祇以成吾一說而已昔者子輿氏工于尚論者也顧其論往往不專一說卽論柳下惠而目之曰和古未有以和稱惠者稱之自孟子始而後人遂羣然謂惠爲和旣而孟子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且介之與和道之不相謀者和不兼介介不兼和此易知也旣以爲和又以爲介以爲和則汚君小官裸裎袒裼無乎不可以爲介則雖三公不與易是說之屢變者也然試推論之此論

和非論介也何言之自二儀剖泮道無弗兩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昔者伯夷得聖之清者也而孔子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和之至也蓋無容天下之量者不足以成聖人之至清而無高天下之節者不足以成聖人之至和然則三公不以易其介者亦清之至也清之所至和亦至焉是合二德而適以成其一德者也合二德而成一德是之謂全德雖然孟子不以惠爲聖之介而必曰聖之和又何也著其心也嘗考柳下行事無往而非介矣直道三黜介也嫗不建門之女而不及亂亦介也臧文仲媚爰居而惠非之亦介也至于自愛其信而不肯証岑鼎不可謂非至介者也乃孟子獨斷之曰和則以其外之介適以全其內之和云爾天下外之不足以勝內也久矣且柳下之介亦政所以爲和耳蓋和者德之隣于親愛者也今有人貪千金之璧而舍其子斯謂之忍忍則非和我與介

周旋久而一朝見三公之位而遽舍之其爲忍孰過于是故柳下無往而非介則亦無往而非和不以士師易其直不以不建門之女易其貞不以文仲之不與立而易其剛不以魯鼎易其信皆不忍舍故以就新斯政以爲和已矣而孟子直推諸三公焉然後惠之和全而孟子稱惠之和亦全今夫有夜所以生旦也四時寒暑且秩如而得旋規之妙運焉稱聖人之德必合說之異而乃始全其說之同也故曰論惠之介者成其和也

論漢景帝鄧通事

昔漢文帝嘗病癰鄧通爲喾吮帝問通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時景帝爲太子帝使喾癰太子喾之有難色已聞通爲帝喾癰乃怨通及卽位通免已人告通盜出繳外鑄錢下吏驗問盡沒入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通遂寄死人家毛子曰寃哉通也夫吮癰佞

幸之常態不足惡至于莫如太子之對理自應爾亦何罪哉夫文帝之寵通太過然通謹身之人不過以寵得賜銅山致富非有他鉅罪惡必當誅者也景帝卽位優容保全之足以曲存先帝之心于國家事固無害喾癰難色不以自責而反怨通豈不悖哉雖然余又以爲文帝實過大抵事之尤難者君子不以之責人人許世子不嘗藥春秋必書弑嘗藥易喾癰難嘗藥常禮而喾癰則禮之不經者也孝子之事親以禮慈父之待子以禮出于非禮責其子孝子猶或難之况其未能純孝者乎昔易牙烹子以諂平桓公之口未聞孝子當殺兒以食親也夫差病句踐嘗其惡未聞孝子之必當味溲便也蓋奸雄嬖人所以自媚于所尊而求得當其欲固有遠出乎父母兄弟妻子之上者蠖屈以求信太甘必伏苦矣假令桓公責五公子以必如易牙夫差責友以必如句踐亦難已中庸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文

帝苛望其子而試之以難卒致殺其所甚愛而致子亦傷德則豈非其過也歟至于鑄錢當是實事然非盜也是文帝久已賜之者也先皇帝棄羣臣無幾何時而求其所甚愛之罪一何急遽如此或曰相者謂通當貧餓死則事已先定非景帝之過嗚呼相者謂通貧文帝能使富則通亦既富景帝何難使之不貧且使當日稍寬假之亦何至一簪不得著身以死也夫景帝真不孝矣哉

論董子語

董仲舒對江都易王謂越大夫泄庸種蠡設詐滅吳不仁且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後儒遂奉爲名言而不敢違毛子曰董子之所謂非也是將使後之儒人相率而出于無用且錮聰明才傑之士使不得展至使用人者遂薄儒術爲寡效且僨事爲此故也蓋道誼聖人之所尚而功利亦聖人所不廢者也特須正

誼而謀利明道而計功所以德日起而可以大有爲子曰敏則有功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豈其不正誼明道而利與功亦不隳大學君子先慎乎德而未嘗不及乎人土財用也易言功利甚多但須得正耳仲虺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武王曰功多有厚賞不廸有顯戮大雅文王大明緜至于皇矣篤公劉頌之天作武酌桓諸篇皆敘述周家利用遷國行師革商命以成大勳之意非功利而何子曰足食足兵周禮一書多理財治兵故知古聖王雖躬行仁義而亦未嘗不務富彊然則不正誼但謀利不明道但計功此苟且雜伯之術但曰正誼罔有利但曰明道罔有功此迂儒腐生之學鈞無當于聖人之道也且此語爲一已言之或可爲任國家大事者言之則尤不可泄庸種蠡政所謂任國家大事者也雖未必同于三仁亦豈可竟謂之不仁蓋事雖出于詐諛權

術而乃心則主于忠君而救民昔紂囚西伯而闕天之徒求美女文馬他奇怪物獻紂以求釋西伯君子未嘗惡其用權術以脫君于難蓋用詐諛權術者功利也而其心主于急君之難紆民之困卽道誼也道誼仁也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爲人臣子而斬保道誼之名畏功利之誚坐視國家淪陷而不肯救此真不仁之大者尚何誼與道之足云且人主亦安用此等臣哉君父一理也設有盜求其父將殺之而實不識父執父以訊子子答是父必殺父以爲非父則生父夫是父而謂非父是詐也功利類也曰是父者誠也道誼類也守誠而殺父行詐而生父孝子于此宜如何答此豈待權衡于義理而後決之也且如子報父仇可以告長吏使伏罪豈不甚正而無如其勢不能何則唯有設機變以搥刃于讐人之胸否則讐必不得報越于吳政類是必欲以正勝則將上控天王而請方伯連帥之師征之然彼方爲標木瘕狗以立威霸艾陵戰勝而又爭長于黃池東遷末之周天子能討吳哉果行之不唯不能復仇也且更自速禍蓋天性靈活元非木偶處變事而不許其權曰正誼明道固如此是將遏絕天性而木偶夫斯人矣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忍君父之危亡而必欲自抗其硜硜之諒是守授受不親爲禮而嫂溺不援之人也君親重于嫂是又豺狼之不若者耳夫談道誼而致人豺狼之不若其何以談道誼爲哉

陳咸論

謹也者君子所以持身而善世也至於垂家誠教子孫尤兢兢於此皆父祖周詳委曲之至意止慈之道固當然也故孔明誠于惛慢險躁而馬援願子弟爲龍伯高不願子弟爲杜季良皆是意也自後世驕凌儇薄之風開遂誤以客氣爲浩然之氣乃謂傲爲賢者事或者

誠傲則輒以爲好諂而逆折之此人心學術之一大厄也昔者陳萬年病而教戒子咸於牀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自漢書載此事而千古以陳咸爲美談自余觀之非定論也萬年爲人諂亦有之然廉平內行修葢一周慎長者也見其子之大不類已而諄切以訓之豈其盡出于諂者哉且以瞽瞍之頑而舜見之則夔夔齋慄故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又曰事父母幾諫卽亂命之不可從也亦自應有曲避之法而無直斥其過之理况父方且在病困而丁寧告戒於枕席之間此無論是否人子所當涕泣祇受而不敢稍有違言者也旣睡去不肯聽而反以教諂挂其口使萬年一怒而疾遂凶幾於弑已咸居官以殺伐立威至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治放嚴延年而其廉不如奢侈玉食是咸固酷吏而兼之貪所行皆萬年之所不爲者至賂遺陳湯求入帝城死不恨則又何嘗不諂哉以免官歸故郡憂死又何嘗不熱中富貴者哉是萬年之短咸亦蹈此萬年之德咸皆蔑如咸之不如萬年甚遠而奈何不察本末遂因咸語薄萬年而更以賢咸啓人子以悞不受教之心且敢矯爲惡語以慙其父大非所以訓孝而爲天下後世法此不可以不辯者也無逸曰乃諺旣誕侮厥父母正此類耳昔者堯允恭克讓而丹朱傲在當時安知丹朱不以堯爲諂也哉

許武論

東漢許武舉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于是割財產三分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並劣少鄉人皆稱其弟克讓而鄙武貪晏普以此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分財自取譏今產增三倍悉推二弟于是遠近又稱之毛子曰巧哉武也以僞多取財產之故使二弟皆得貴而已亦更獲大名一舉而三得志焉

微武其誰不欲爲此其多取而二弟讓不爭必陰相關約謂如是則彼此皆利焉耳且第五倫賢者也而舉武孝廉則武之善行必其素孚于人矣一旦必欲與弟分財而又爲此在弟豈不心知之則雖不關約猶關約矣夫君子制行以誠以正固不欲飾善以形人之惡亦復不欲飾惡以形人之善儻有人于此故爲不忠不孝而曰吾將以此形君父之慈仁世亦豈有此忠臣孝子乎哉是武之爲此詭且不衷莫甚焉况又未必不相關約哉功名富貴得不得曰有命進以禮退以義求之也以道而乃巧其術以釣之無論爲人爲己皆君子之所不取者也昔蘓秦求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不得得太公陰符之謀簡練以爲揣摩余以爲武分異多自予非篤行也殆卽秦之所爲簡練揣摩也始甘受貪婪之譏是亦忍痛而引錐刺股與

崔浩論

夫佛法之行其來久矣蔭覆生活于其中者不可計數間亦藪奸豈盡爲惡卽以爲虛誕而欲去之亦宜衰之以漸或下詔不許私剃僧尼擅創菴寺久之當有日滅之勢豈可一時猝驟而竟窮盡其根株窟穴也斯酷之甚也北魏崔浩不信佛與世祖言數加非毀後因長安寺僧便室有弓矢矛楯大得釀酒具又爲屈室私行淫亂世祖旣忿之而浩因進說遂詔誅長安沙門勅四方一依長安行事無少長悉坑之時寇謙之苦與浩諍浩不肯謂浩曰卿今受僇滅門戶矣後四年浩誅備五刑彝三族雖因國史禍有從來而世祖亦被弑焉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長安沙門非法罪止此一寺可耳拓跋氏累世奉佛世祖始亦崇禮敬重多人爲僧初無預禁又不寬之使得歸俗而一旦遽盡加之戮豈非暴虐之極哉嬴政阬儒四百六十餘人千古遂以爲鉅惡而天下亦因之以亡計燾所坑僧

盡于魏境則豈不數十百倍于秦諸生哉况浩師事寇謙之受其法術而仍導燾以崇奉天師其于佛法則又奚擇迷謬至此不知其所云夢與鬼爭者爭何義也上疏于燾以謙之比河圖洛書且稱清德隱僊不名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諂君如是而至于國書則又不知春秋諱惡定哀微辭之義且請立石刊文謂彰直筆而卒罹于極酷平生多智至此神昧儻亦古所謂天奪其鑒者哉或曰嬴政阬儒固惡恐非必由此亡天下曰秦亡以太子死胡亥立而扶蘇之出監上郡兵也以直諫阬諸生故政不阬儒則扶蘇無直諫之事矣秦扶蘇立天下不亡

王新建論一

王新建伯守仁之功名學術皆卓犖光大表表千古而議者多貶之謂其成功用詐諛非正道又詆其學術以爲異端嗟乎何其甚哉其

學術姑無論凡濟大事者當觀其事與其心何如耳心與事出于邪卽行之以誠君子之所惡者也君子必無與人之誠于爲邪也心與事果出于正以詐行之以期濟事君子與之子貢賢者其游說于齊晉吳越之間使十年之中五國各變然且爲之志存魯也志存魯卽行之以詐君子與之孔子與蒲人盟毋適衛出東門遂適衛則又非徒子貢爲之也當日新建之破宸濠也使不爲假檄以疑宸濠之心又不爲密書以使與其黨自相猜貳兵勢未集迅雷驟興以晏安旣久之天下而武宗又盤于佚遊天子左右近幸之人亦多受其金錢陰相要結彼逆謀已素蓄久而潛通之劇盜且數十萬天下事豈可知哉當其時以危易安伊誰之力而可以用詐少之哉至于計禽泐頭賊與平八寨斷藤峽諸賊遂使賊藪盡爲治境人無梗化百姓感德雖用機智仁莫大焉江彬桂萼奸巧之徒讒忌百出究于新建何

損適成其爲小人而已且夫以詐濟邪之與以詐濟正也迹似而情殊者也用詐可以誅亂賊安國家斯用詐何害儻必以爲用詐之非道是昔耿弇激怒張步而又示弱置伏以破之皆所不得爲寧以賊遺君父而不之恤必欲如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身斬于泝水而致趙王歇亦成禽者也夫天地之道無滯迹也惟聖人知時措之宜經權能互用焉小儒執一而遺百見小則忘大不但以沮英雄豪傑之氣且併忠臣孝子勃乎爲君親之至性而俱將遏絕之夫豈得爲通論哉或曰苟爲國家而不妨詐昔柳下季不肯証岑鼎何故曰齊師可以真岑鼎解也則何愛一鼎以免國而安事乎詐且贗鼎一時可欺其後必敗敗則齊將益怒而攻魯是空自失信而又以增魯之禍此季所以不肯爲之也南昌豈以鼎稱兵者哉且柳下事見呂氏書亦未必果確耳

王新建論二

王新建之于理學也其有功于聖人甚大桂萼輩小人耳旣忌新建之功名而排沮之至欲削奪其官爵亦已甚矣又指摘其學術不端嗟乎迹新建行事以與萼並論豈反不端于萼哉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但徵諸行事而學術之端邪亦大可辨已未有所行不端而學術端者也且新建之學主致良知良知本于孟子持說未嘗非也卽知行合一諸義何嘗有倍聖賢之學特其間時有與朱子牴牾處後儒率緣萼等議而又欲倚考亭以張道學之門庭故議者之口至于今不休不知王之與朱雖略有同異而要之大段則亦互相發明者耳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成于新建之手其中說義皆圓融透徹新建云未必盡出于晚年而得之晚年者居多余謂是書總之爲考亭見道以後語斷亡疑也故劉念臺夫子論此書亦云朱子

可謂善變矣由支離而易簡庶幾孔門聞道之地而文成殆其功臣歟先舒竊怪後儒苦泥考亭前說必欲墨守而輸攻之反謂此爲初年未定之論甚者謂其非考亭語多屬他人所竄改豈不謬哉至新建說理處或頗類佛學然不可以異端詆之何也嘗論聖人事業雖與佛殊至于論及性命精微處則人無殊心心無殊理不謀合轍自有不得不相類之勢子曰予欲無言曰空空如也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顏子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易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傳之言曰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天下何思何慮以至大學之知止定靜中庸之無聲無臭此等語亦幸賴出于古人故得免後儒之詆訶駁議耳卽朱子亦云心才繫于物便是爲其所動又云無欲故虛又云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又云寂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如此語亦頗多豈不通于佛學不知彼難新建者又何以爲考亭地也哉

議

宦者當廢議

毛子曰宦官可廢也何也古有肉刑至漢文帝乃除之後世遂莫敢議復者誠仁心也然肉刑自大辟外惟宮刑爲慘而餘次之周禮內小臣寺人內豎之屬必皆以罪腐斷非無故而戕之也乃後世旣廢此刑而用宦官宦官必閹割是不忍于有罪之人而反害及無辜其憐豈不更甚乎哉雖彼父母自願之非朝廷所強然此唯收之彼故售之若廢而不用則豈有無故忍其子被橫刑者哉取此兒縛身手足以斷其勢號呼告哀以求免不得生全者十不七八猶有他極痛苦事瀕死者數而後甦生全者又十不五六傷父子之恩絕人道逆

天和莫斯爲甚昔賈彪嚴禁不養子者然彼猶迫于貧耳今人貪錢財倖富貴而致其子于極刑害倫背理至此而上實開之不忍人之心與政謂何故宋仁宗時吳及言內臣至四千餘人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子或由於此且夫用寺人者防淫亂也今卿相豪家去帝王亦無幾皆無宦者而閨門肅者自多大內無不用宦者多有飛燕南風之惡則亂不亂鈞不繫之乎宦者也蓋肅宮闈者在身端梱教而中宮得其人且少畜宮婢以省怨曠之氣至于通中外之事傳出納之令則用老媪或小子爲之何必宦者且此輩得志竊弄威柄壞人家國又累代有之十居其八九古雖有奄士之號而求如孟子呂強馬存亮者絕少故郭崇韜至謂扇馬亦不可騎則去宦者又所以遏絕亂萌而爲宗社計久遠不徒仁及人父子而已或謂時值少主事關母后密謀幃幄寺人爲便此固其不可缺者耳是尤不然大抵女后垂簾必有大臣與政匡毗既多險詖罕作至若宮中嬪婦亦豈乏有識古者有女史後如漢班婕妤唐徐賢妃皆是也儻日與刀鋸餘人參斷機務陰陽爲幻其禍益深然則果能去此天子于是乎保太和之福併銷貂璫之禍而祚益靈長且使萬世胥倣之以永杜閹割事斯山河有極垂德無窮焉豈非聖人之美政哉嗚呼漢文帝以緹縈故除肉刑其孫乃非罪而下司馬遷蠶室讀史至此未嘗不恨武帝之虐且不孝然則以宦官爲不可廢罪豈不浮于議復肉刑者歟

補柴氏七出議

古妻有七出曰不順父母無子姪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垂諸古訓律亦載之柴虎臣氏爲議亦旣詳哉其言之已余謂出之之道七而其中又分爲二有禮出有罪出無子惡疾禮出者也禮出者古不嫌之蓋惡疾止是不可供粢盛而古婦人五十無子者爲傳是尊之

也其五者罪出者也出則皆聽令自便故曰出妻令其可嫁蓋古之人身自行道刑于寡妻固有方矣至若頑惡乖戾不馴不悛之人則無不可出夫罪至多言輕已而亦在所不恕則其處于不出之列者其人必皆貞淑備美而婦人又復恐恐畏罪祓濯自新故室無不宜家無不齊詩詠好合而可以翁兄弟順父母良繇此也蓋唯簡之峻責之嚴故其自修不敢肆自修不敢肆故德美備德美備故足以稱夫禮之重于是乎夫子曰古之聖帝明王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又曰妻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禮嚴嫡妾而併嚴及子之嫡與庶蓋必得其人焉非謂頑惡乖戾不馴不悛之人皆得敖然恃名分自恣而莫之敢撼者也今之人則不然禮出二者固不可行其他事可出或壓于婦黨之兇或制于他端之勢或并見掣于已之父兄家人此皆繇于人昧大義而事姑息惜體貌而畏禍害者多也雖有文王且奈之

何然則如之何曰如果犯應離諸條而沮格不能行禮律者則唯有不合蓋出不出不能繇我合不合則可以繇我不合所以明綱常不出所以存體分不合所以立氣骨不出所以順情勢不合所以制義不出所以推恩不合所以潔已不出所以隱惡庶幾哉軌于律者之律而變于禮者之禮哉倫紀之壞傷久矣不得已故爲是軌與變或曰居室人之大倫同牢古之大禮焉有夫婦而可以弗御者乎嗟乎古人云唯妻子可以行意而君父至尊親臣猶可去子猶可逃世固多尊妻子過君親斯人類所以入于禽獸耳于古亦有据歟曰古有七出而又有三不去是應出者不出也應出而不出又何必盡合也曰勸合不勸離異乃陰德事而子操是說所傷實多曰所云勸合爲無罪者言之耳如果有罪則大且可誅次固可出况不合乎果若而言則夫子身自去妻而更明陳七出之典斯又何說且婁豬爲妖牝

晨惟索出之政所以閑有家或乃扶曲攻直變黑爲白遏奪名義使不得行遂令正氣鬱而莫伸邪物羣而愈熾一人爲沴已亂一家則做成風斯國俗大敗然則遏奪而使之不得行其傷陰德豈不大哉或唯唯曰然則終亦有可復合之道與曰視其所犯之重輕與悔改之深切與否以相爲斟酌焉可也夫七出夫子告哀公者也而他日又語公以敬妻爲大蓋賢者自當敬不賢者自當黜理固並行不背耳不然豈夫子立言而亦自相牴牾哉或更曰子之言之是已然多言亦出將毋太甚而所云禮出亦何故爲之曰古今不同制古惡疾以其不可共祀事今雖不可共祀事而可以不出古庶人不得置妾而又不容二妻故妻無子則出以便別娶而生子重嗣續也今庶人皆得置妾則此禮自可以不行至于多口舌云者必如虞書左傳之所謂鬻詩稱巧言長舌讒口囂囂者也若是者在家亂家在國亂國故不得而容之儻偶爾多言而遽施斥逐古人忠厚以惇倫必不若是之過刻耳此善讀書者又當通其義于言外歟

辯

朱子駁詩古序辯

關雎序以爲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蓋謂后妃不妬忌也此說自優蓋王化始於閨門而婦德尤難不妬故二南於此三致意焉如樛木蠡斯桃夭小星江有汜皆是况此詩旣爲房中之樂未免美在后妃然刑于有自則君子之德亦在其中焉朱子駁其豈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過矣又謂其以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虛器爲寄生之君先舒案序中實無此等語則朱子過爲深文詆之耳今卽如朱解謂文王得聖女爲配宮中

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則亦何嘗不以后妃爲主也又如東門之池序亦謂思賢女以配君子義與關雎略同首二句柔麻使可作衣服喻賢女能柔順君子以成其德如雉鳩興起摯而有別彼美淑姬可以晤歌與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語亦無異乃朱子必欲解作淫犇詩又何也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箋疏以此詩爲詩人所作非女自作最是朱子以爲女子懼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故言求我之庶士及此吉日而來直解爲女子自作余卽据朱說亦自相違者二旣云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夫化之所被必先及男後及女女子貞信則男子亦必馴良此時豈復更有強暴辱及未嫁之處子者此其說自相違矣七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朱子以爲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父母爲悲風俗之厚乃以標梅欲嫁如此甚急豈文王

之化猶不及於豳公而名南風俗不可以望豳風邪此又其自相違者也且女子卽過時強暴焉得遽辱之若果有強暴卽已嫁又庸得免乎而顧專於未嫁時預憂之乎儻謂嫁則有夫可以禦暴女子在室亦有父母兄弟之屬豈必其一人而獨處廓者哉東山周公勞歸士序謂大夫美之何害而朱子必欲駁之也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疏云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据此解于義甚妥亦足以峻臣子之防篇中云我皆是作人代彼語稱我耳他詩多然不獨是作朱子以爲宜曰自作非也儻以是立說大啓臣子懟訐之端而背孝敬之義爲失匪細夫舜號泣于旻天自怨也非怨親也孟子高子論此詩一以爲小人一以爲親親或是戰國兵爭時人皆未及見古序故都無定解然高子謂是小人之詩亦以子不當怨父故儻以爲其傳所作必不復譏之爲小人而孟子亦無庸曲爲解已宋蘓洵作詩

論直謂聖人許我怨其君父兄豈非逞臆說以誣經也哉大抵古序原無可疑朱子駁之爲過偶拈此數條以概其凡耳余向有三百篇無淫詩說載格物問答詩序辯答應嗣寅論詩序書載東苑文鈔義略同此茲不更具云

說

攸好德說

客問洪範稱五福四者之爲福是已其有曰攸好德夫好德雖是人之善事而不可以福名之乃亦稱福何也曰此洪範所以爲聖人之書也夫好德而又備此四福是不必論果好德而不備福猶備福也試言之顏子雖天未嘗不壽齊景公有馬千駟不如夷齊餓於首陽之下則夷齊富景公貧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必於是則康寧矣而何造次顛沛之有乎殺身以成其爲志

士仁人古所謂死得其所死得其所非考終命而何此五福而必參之攸好德蓋好德非福而卽福夫苟不好德則雖壽猶天雖富猶貧雖康寧而危雖考終而亦不得爲正命已是故龍比申奇福也公子翬楚商臣非福也極之極也更以後世之事論之秦檜能殺岳鄂王而檜貴終其身乃鄂王俎豆千秋檜則鐵鑄其像而跪于其墓人皆擊之爭溺其首則何極如之也武穆受福豈不歸然哉然方檜殺武穆時其福極已蚤判不待後世論定而知之矣古來仁暴賢奸之事類然洪範之列攸好德於福也蓋以定貞志遏邪萌於人念慮幾微之中以使人知窮達成敗死生吉凶而外我有自操其嚮用之柄之事知此則此篇所謂陰隲下民彝倫攸敘敬用五事建用皇極又用三德念用庶徵諸義皆可以通之耳九疇以皇極爲主而攸好德乃皇極中語卽取之以列於五福厥義深哉吾故曰洪範真聖人之書

也

霰說

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先舒謂地氣上蒸而為雲值天氣下降二氣和合積之濃則成雨寒甚時雨點自上而下在空遇寒結成冰珠則霰是也尤寒之甚則雲併不及成雨點即雲之本體結成冰片而下矣則雪是也故霰者雨之冰也雪者雲之冰也其所以先霰後雪者何甚寒亦有漸始已寒後益甚寒故也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易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知露之為霜水之為冰則知雨之為霰雲之為雪總之則皆陰氣為之爾大戴禮以為陽之專氣為霰陸佃以為陽散陰為霰詩經朱傳云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寒氣而搏謂之霰說俱非確

子侍親當引決說

父母坐辟行且當決而必欲預自殺如投繯如仰藥等事子侍于側救之乎聽之乎毛子曰號泣勸止而弗敢力奪母當沒官或給配于人又或入樂籍將有大辱其身之事矣而母必欲預自殺子侍于側救之乎聽之乎毛子曰號泣勸止而弗敢力奪父既委贄為人臣且當國家之大變斷以大義思死節當引決子在側聽之乎抑救之曰號泣勸止而弗敢力奪或曰昔朱雲嘗勸蕭丞相自裁王炎午亦作文以生祭信國在三之義有並重焉則人子于親臨大節值大難雖授繯奉藥可也何為乎勸止曰否門生故吏義勝恩父子之恩恩勝義故持太義以裁之或為朱游鼎翁可也若夫恩勝之地而直為此滅天性矣或幾乎弑矣或謂我授繯奉藥待親既死而已亦隨死以償其致親于死之罪可乎哉曰不可朝廷行法不及子而我反自殺是再戮親也是上有不孥之仁而我反自加重我之身父母之身故

仁身正所以仁親果若是夫豈仁身以仁親者哉或瞿然曰然良若是夫稍緩父母于須臾或猶得生全而倖免乎事未可知古禮親死必三日而後斂蓋猶俟其生也夫既死而猶俟其生况猶生而聽其之于死地哉然則雖力奪亦非不可毛子曰又否孝子之望親生也情也因情以制禮而爲三日之斂且升屋招魂焉處常之道也雖必不生無害若夫臨大節值大難不死則身首分而死則完不死則汚死則潔不死則墮其忠義爲世詬而死則立大綱昭千古且夫人誰不惜死親欲投繯而仰藥必其事之必不得免而後出于此則力奪之說豈易言哉不敢力奪豈得已哉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若人子力奪其父若母之投繯仰藥而貽之以大害則豈止于姑息之害而沒于華皖之簣者等哉或又以爲親之辟母之沒國法也而我斷不忍死其親孝思也故不妨力奪我盡我之孝思而聽其親之受國法庶幾其兩全之道乎曰盡孝思是已而聽親之受國法豈人子所忍言者哉奪其完潔其身之死而使之受國法忍哉孝思何在斯又斷乎不然者耳悲夫人子至此亦難爲言矣亦真有大不得已者已茲緣其大不得已之心而豎茲號泣勸止而不敢力奪之義斯君子聽之或以爲衷焉是爲說

說餅

餅之中空如也置餅餅止餅中空亦止挈餅而行餅空亦行餅行百里千萬里空隨之然此空元不逐餅爲行住也餅爲百年之器此空亦百年壽餅完空存餅毀空亡然空本不隨餅爲天壽存亡也人見以爲空隨餅爲天壽存亡耳天地有成壞空無成壞亦如此餅中空空政能成壞餅天地耳知空之果能成壞夫天地空空乎哉

駁難

駁非周禮

胡仁仲非周禮多謬偶論一二如云甸師喪事代王受青災此楚昭宋景不爲者也先舒謂尚書金縢周公且欲代王受青矣臣子之心何所不用其極事不出于王何爲過也又曰夏采之官掌王崩復王以謂預置官以俟王崩不祥之甚余謂復者禮也旣已有是禮何妨設是官况小宗伯司服諸職其掌王崩之禮甚具若云不祥則皆當廢之何獨于夏采而疑之哉且古君卽位而爲禘預凶事又孰甚而諸侯爲之則爲天子預設復官又何傷乎又云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則是妃嬪官史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先舒曰此尤非也所謂宮中自外言之則謂之中耳其實宮中又別中外非徑在內宮之中也書立政稱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之屬皆庶常吉士同命云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蓋人君蒞朝時親近正人君子非

難獨于退處宮闈時則羣臣罕得在左右而所狎近皆宦官宮妾主德所以日移而不之覺此所繫之最大者也周禮宮正所掌若膳夫內宰之屬皆士大夫而又糾其德行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又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前後左右罔非正人于是乎君德乃修而罔覺其爲功孰大於此且國有故則令宿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則環列宿衛之士又皆其人達禮守義臨大節不可奪則肘腋無虞禍變可恃而統屬于太宰以嚴重其事皆法制之尤善者也後世如漢郎吏舍周于殿內唐亦有郎官寓直省中之制皆周官遺意東漢士人不直宿中常侍盡寺人爲之卒致羣小弄權以亡其國夫然後知周官之法之盡善爾且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又云夕擊柝而比之又云辨外內而時禁又云幾其出入其嚴警如是又安得有簾陛不嚴而內外亂之嫌也哉胡氏之駁

率類是要之周禮一書精微博大古聖人經世之鉅典存焉後人未可輕加誹議也

識駁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但言禮之因革損益而不及其他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諸葛武侯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夫以古人明智之極而語皆如此則術數之學皆聖賢之所不道者也中庸云至誠前知亦斷于理而已蓋至誠則燭理明燭理明則能前知故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中庸稱大德位祿名壽之必得孟子蚤決盆盛括死亦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知之耳凡此皆一斷于理而豈讖緯機祥之所驗者哉秦始皇東遊厭天子氣不能使

漢祖之不興因圖書亡秦之言而不知其在二世也乃略河南地卒無救于亡魏王豹薄姬相當生天子後生漢文帝乃豹因此背漢卒以滅國劉焉以益州有王氣故謀爲益州牧又以吳氏相大貴爲子瑁納之後皆應于先主之身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乃破苻堅者謝石也富貴功名不可因預有所兆而倖邀如此唐太宗因太史之占秘記之傳而殺李君羨究之不能弭武嬰之禍徒戮無辜以彰失德是預知不如其不預知也寶曆時有緋衣小兒之謠張權輿卽欲以此陷斐度賴敬宗之明悉其誣謗不然又幾殺一賢相王莽敗張竦客池陽知有賊而以反支日不去爲賊所殺苻堅以讖而出犇五將山姚長縊之于西平佛寺此信小術而得凶者也漢司隸校尉趙興不卹忌諱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後唐莊宗欲伐梁司天言歲不利郭崇韜曰成算已決常談何足信也遂襲

汴八日而滅梁此不信小術而成功者也故桓譚極言讖之非經蘇軾亦歷述因謠讖之枉殺總之君子遇妖亦懼遇祥亦懼兆凶亦修德兆善亦修德卽常存警戒而道可興易前民用不過教人以省身遵道遷善遠惡爲趨避焉昔者武丁時亳有桑穀拱生於朝武丁恐懼側身修德桑穀自枯殷道中興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修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故宋公三言熒惑徙度雀生大鳥辛偃以亡于公孟嘗皆以能雪孝婦之寃而變旱爲霖以登穀稼至誠感神盛德格天聖人大道昭然不昧若夫莫之爲而爲者君子唯是俟命而已矣一切符讖災祥之學將迎猜忌之謀皆無所用之而用之或反以滋禍且苟無德以將之且因之自恣則瑞更爲譴亦多矣哉

嚴光客難

稚黃子作嚴光論以其爲傲人無君臣禮客難之曰子陵之高絕千古子豈可以橫加非議余曰非橫也誠惡其長傲而逆倫也長傲則害于心術逆倫則世教亂此故不可不辯者也光披羊裘釣澤中光武聘之三反而後至禮之者甚備至車駕幸其館光故臥不起帝乃卽臥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故眠不應良久乃張目曰何至相迫嗚呼作矯激以蔑其君親而市名高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昔子雖違衆拜必從下鄉黨一篇其尊君如何孟子持氣節甚峻亦未嘗以此加齊梁諸君而况天下之共主乎哉客曰子陵不受官故不妨傲曰不受官可也無人臣禮不可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凜乎大分光獨可逃于天地之間哉孟子曰仲子不義齊國不受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光不受諫議大夫比簞豆尤小其無君臣上下也甚矣子路曰不仕無義欲潔其身

而亂大倫夫不仕于路猶以爲亂倫則光之亂倫豈不極與客曰世祖雖中興德與治皆有愧於唐虞三代子陵三代以上人則宜乎如此且雲臺之佐雜莽臣殆亦光所深恥者也曰春秋之君德豈皆比于堯舜禹湯武而戰國列辟治亦豈皆加于世祖其時立朝之人亦豈必其皆純臣乃于路子輿言此子安得以此曲爲光解之哉客曰莽之篡漢臣多低頭涕泗于其朝光正欲以激厲貪頑而示節義之當矯然爾不然豈其無故而特爲此曰漢臣仕于莽以忘漢也今世祖崛起炎精復光光既有故人之誼尤當率先尊戴爲臣民倡以繫天下十八年謳吟思漢之心顧乃反作驕倨以示不臣又何爲也客曰君臣倫也朋友亦倫也始爲朋友後爲君臣則仍故意以爲友不以爲君亦可矣而奈何必欲以君臣之法繩之也曰倫雖同而有重有輕自君臣視朋友則重輕之分較然明矣重可以奪輕輕不可以

廢重故古天子諸侯絕旁期而臣其伯叔兄豈可恃友誼而藐君臣之大分哉且卽光之待世祖併不可施于敵以下昔原壤與子蓋親故也而夷侯猶深惡之况偃臥以待其君者哉客曰此子陵之所以爲高也若世祖以布衣來光未必不驩然迎之唯其視萬乘之尊而渺乎忽諸高枕自若此其所以爲高者也余曰若是則悖益甚尊尊貴貴賢賢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聖人冕衣裳者必作與上大夫言則闔闔如也此其于常貴且然况天子哉世祖賢賢之義盡矣惜光未賢耳儻待天子而故反出于待布衣下尊尊貴貴之義謂何且世祖又豈果不賢乎哉吾故曰果若是則悖益甚且蔑大倫者喪人道惡得高客曰世祖賢主也使光果非禮而又何乃優之之特殊與曰此世祖盛德事也雖然亦已太過當其時在廷諸臣宜劾光大不敬請加罪帝曲赦之放令還山而不復加禮焉作之君者作之師亦

所以教誡之也斯情與體俱得之過相優尊示大度以長養臣民之
驚慢亦豈所以嚴大防而立綱陳紀者哉于是乎上有所好風俗爲
移終東漢之末士風競務亢厲以爲節峻刻以爲才遂使公卿畏之
疑履到門標榜愈高極于危激而退藏渾和之氣殆盡以致黨人之
禍烈而併促國脉嗚呼人心積習所從來遠矣哉迺知簡賢慢士固
非禮而下陵上替亦失衷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又曰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人主所以
貴乎建中也歟

誠

誠奴

庚之春未蟄先二十日大雷電作已大雪寒凍或傳有婦人著破單
紗跪雪中乞食戰慄瀕死余聞之惻焉覓敝被一領令奴持往予覆

體奴笑曰此給人而大誑人錢財者耳主奚恤焉余叱之促令行遷
延不竟行蓋甚惜此被也更叱乃行而此婦已去余甚悵邑恨奴不
疾往因呼奴誠之曰甚哉汝存心之不仁也人之凍瀕于死而汝猶
以爲僞且貪也汝今衣布而裝棉且重然猶時卷舌曰冷冷今汝今
能去重之之棉著破紗跪風雪泥水中哉汝貧士奴貧當甚于主苟
寒之易忍無苦而可以大誑人得錢財汝何不試爲之哉今我且偪
汝令汝去棉服著破紗而跪乎風雪泥水而可以得錢財汝必且涕
泣且告哀祈免必不願財非惡財也誠知不堪畏死亡也人之身皆
血肉彼豈其鐵石爲之而竟不畏寒以風雪泥水爲樂土也者富貴
貧賤猶是人彼褻幙圍爐擁貂褕呼酒猶謂寒威不可敵况汝奴耳
亦賤矣去丐幾何而猶不知恤彼且沮我昔者有暴秦焉制三族法
以人從死苛斂酷刑使民赭衣望于道餓殍盈于里而猶疑百姓之

善詐也乃燔詩書愚之猶謂人有匿力故又加毒當其時戮與斃相隨莫敢逃死殄干天和變遂大作扶蘇死二世立高斯用事教以督責法族不待人滅皆自殺之秦之宗兒女子孫殆盡而身亦受弑群雄騷除更肆割屠社墓爲丘墟女防大駱三十九君之祀忽諸爲天下笑爲萬世戒汝唯設心之不若以墮于奴而今又若是後更將無保且不保汝之兒子女慮之哉慮之哉奴瞠乎若悟若昧旁一奴竊聽爲泣下誠畢呼兒熊臣著之筆且使觀焉已寒益甚或傳此婦人已凍死矣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春秋云

思古堂集第二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策

擬恤刑策

問刑期無刑聖王非恃刑以爲治也今乃讞鞫不時淹禁多有懼失出者好爲深文乏斷決者動引時日其欲刑清訟簡遵何道歟使民無訟固上治之休而唯明克允尤刑官之最宜爲敷陳其要焉答曰用刑罰以治天下者非聖人意也聖人體天以爲德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德亦曰生聖人之德既在乎生而又制爲象刑以垂諸天下萬世者則何也生者其德而殺者其勢聖人不能廢勢而專用德亦不欲舍德而專言勢勢與德交劑而刑出焉併有以形其制刑之心得此心以行之而刑可用亦可不用夫唯可以不用而後

乃可以用也今者天下已安已治而化理未臻乎無訟者其過不在乎不能生而在乎不能殺蓋古聖人之用刑也時時以欽恤爲心而其實未嘗不殺人然殺一人而天下皆頌之曰是生我也生一人而天下又皆頌之曰是生我也則是終日殺人而實未嘗殺一人且終日殺人而實乃終日生人也宥一人而天下服誅一人而天下愈服是以古者聖王之世天下戴之如天地而怙恃之如父母夫自古庸衆人多而聖賢少卽巨惡大愆亦少巨惡大愆者庸衆人因之以爲死生者也故善用刑者寬于其多而嚴于其少寬于其多而嚴于其少者蓋不殺不能殺人之入而殺喜殺人之入知是則刑可清訟可簡矣不善用刑者反之寬于其少嚴于其多故期刑清而刑愈濫期訟簡而訟愈興夫刑且不得遽清而况于無刑哉今之司刑者莫不兢兢焉體上天好生之至意豈復有嚴酷煅煉以爲威者哉乃猶讞

鞫不時淹禁多有奸深文而引時日是何也以愚度之得微有巨惡大愆猶稽誅于法網之外者乎蓋天下之所爲巨惡大愆大獄之所由以興也大獄由此一二人而興決不以一二人而止其所誣賊寃陷株連蔓及者多至百人是百人之獄也多至千人是千人之獄也無獄必致于有獄小獄必至于大獄大獄必致于滯沉而成不能速結之獄若是者皆由于巨惡大愆之不卽就刑甚者或因緣爲奸展轉倖脫卒之吞舟者漏網而無辜者反橫被害于是加嚴急于數百千人而天下固曰殺我卽加寬緩于一二人而天下愈曰是殺我也

是所謂不能殺者也夫如是而求其刑清訟簡豈可得哉愚謂凡郡國有大獄如大逆巨盜及匿造飛文陰行告密等事必詳訊其或實與虛虛者大嚴反坐之法其確乎爲誣罔者必期罪人速得而使之卽就戮誅之不速多害平民彼蓋把恃恫喝羅織首許借題射影互

爲齒牙或官明知之而故縱之使爲獵者之饑鷹怒狗一罹其禍便難解脫家爲之破身爲之亡甚至滅人之族而不爲怵睢眦之忿財利是私皆得行之遂使善良重足而立自非嚴行誅戮以痛創之勢不得懲蓋威者政所以全其愛而忍者政所以行其慈也此康誥所云乃其速繇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曰汝乃其速繇茲義率殺者也其餘誣賊寃陷株連蔓及之人量其重輕卽行審結使無辜者得早脫然于事累之外以施解澤而沛深仁如小獄則唯有古人從輕之典而已庶幾聖人用刑之意而無訟之風乃可幾也唯執事畱意焉

擬弭盜策

問安民之法莫先弭盜然弭盜亦多方矣可得而略陳歟抑弭盜而後安民孰若民安而盜自弭也試思所以衽席吾民而使夜柝之無驚乎里閭者其道安在答曰天下無生而樂爲盜者也多迫于不得

已夫旣迫于不得已而後爲盜則亦可予以得已而使不爲盜故愚謂盜之不輕動者乃不易靖其易動者亦易靖也何謂不輕動之盜古人所謂不安于壠畝而輟耕太息彼其蓄力養氣以觀時變殆欲有所用其未足故勢不輕動一動亦不易靖今天下平靜而反側亦稀矣若此者可以亡慮其所慮者特萑苻草竊之徒耳自今論之大概略有三一曰山藪之盜二曰水澤之盜三曰城邑之盜夫城邑之盜近而易治不過嚴巡警備欄柵一人見獲則根株窮治之以碎其窟穴解其支黨則立可衰止也若水澤山藪之盜其栖托之所旣遠于城郭而出沒又無時鳥聚獸散東西移徙不常厥居最不易治昔人謂治山中之盜盡伐林木使若童若濯謂如小兒頭生蟣蟲爲薙去其髮嘗無畱蟣蟲矣今林木已稍稍盡謂宜更使附山鄉民互相圍結鳴金舉火以兵自衛賊至一村則旁村互出相救彼飢無所略久

之亦將自窮而且嚴懲盜線之惡爲之引導游說而助之食皆此輩也此輩誅滅則盜必且解此一法也治水盜之法大抵潛於大澤中耳宜塞斷旁通諸港其水驛通途不可塞者則嚴兵扼其口使不得往來又宜設立賞格以招漁戶使陰爲指使引勁兵以批擣之蓋漁習于水日往還風波間必知水盜之踪跡與窟藏也此一法也雖然此不過治其末已耳若探本之論則執事所云民安而盜自弭者是也安民之要省刑薄斂固在所先而自愚今日論之其尤亟者在于戢橫兵而除墨吏夫士伍之掠奪至劇于科稅而貪殘之膚剝尤憚于刑誅迭爲乳虎以彪乎小民小民其有能聊生者乎始于逋亡終于嘯聚固其然耳端本而澄源固莫切于此果能行之民自安盜自弭矣而又何夜柝之驚乎里閭也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之謂也不然民生彫敝更恣中飽困日益甚盜日益深聚多而力大卽有智計之士出乎其中久之易靖者安知不變爲不易靖者哉

啓

思古堂座右小啓

鳳皇之所以爲瑞物者以其鳴則天下太平也鷓鴣之所以爲惡鳥者以人聞其聲則得凶也出其言善者如之願我大君子貺臨者入坐唯是陳說贊美孝弟忠信道義之人與事不但先舒得以身受教益亦使後生子弟聆之有所觀模而慕善興起爲德非小其或不孝不弟非僻穢褻之談幸勿置口不但先舒不樂聞使子弟輩聞之耳熟將有久而不覺其臭者矣亦損陰功之大者也其或不肖及家子弟有發口鄙穢處亦望大君子垂訓誨焉謹啓

書

報武康章六象書

先舒白曰者不揣妄論格物雖不敢自云有得却亦原非影響浪談遂招愆尤攻者紛起良繇學疎德薄以至于此唯有自譴又將誰怨昔紫陽云切忌表襮引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功夫茲僕之謂與雖然豈果欲輕自表襮哉王睢陵云格物乃大學第一義毫釐千里所關學脈不小蓋理徵其確豈容終默引信一二良有苦心不謂吾兄雅相符契不但不以爲罪人而且許其不謬于聖人之學更爲著論以鬯僕未盡之義中間辨晰新安姚江鑿鑿名理使聞者心開而辯者口折自非平日于此原有深造自得之處安能使妙義微辭往輒觸手應口哉夫紫陽之解尊之者已五百餘年人皆見其初說未或知其晚年之論童而習之白頭紛如聊挾其說以挂人之口猶挾天子以令天下爲力甚便而常得居高臨下之勝勢然而理之所在不敢苟同匹夫之志每不可奪何者人或可徇而不敢自欺其

心也夫自欺其心以徇物卽此便爲物欲之甚且依窮理解大得朋從主去欲者勢成孤立難易勝負之數判然可明儻謂欲翻新見奇則亦何地不可自見而必欲重違衆論之歸往况去欲之說多出于先儒亦不足爲自創新奇也卽以姚江論豈其喜爲立異而背先儒蓋亦真有所見而不能自己已耳然攻者已百喙至于今未已况僕何人妄肆論列不待識者自應大笑乃足下不自比于社鼓朱絲而猶爲解紛知足下見于道者深矣昔孟子興學孔子者也而未嘗盡同于孔子孔子尊君而孟子輕君孔子許霸而孟子貶霸其他異者往往而有子輿之言雖未必盡是然後世獨以孟氏爲得夫子之傳蓋自有其心相禪者而不在于區區之間也新安姚江何以異是然則同者政未必非異而異者政未必不同豈必如世儒之尊紫陽期于萬聲一口哉故僕嘗謂陽明乃紫陽之益友而吾兄此論又陽明

氏之功臣也嗟僕之薄劣併附以傳又得稍伸謏說抑何幸歟先舒頓首

與徐瑞占書

螺峯僻矣鄙人無聞乃荷攜次君陟層岡披蓬徑而來當于胡子舍一處或過聽耳靜挹道貌其息深深及讀李中孚先生彙語掃除障礙而直見古聖人之心理學蒙氣爲之一空不覺此中之大灑然也此事朱子晚年有得而陽明闡之尤足爲功山陰劉念臺夫子諸書言此頗切僕昔執贄山陰之門竊欲輯山陰微旨一書貧病交苦忽忽未及恆慮至道渺焉中斷今觀李先生語乃知斯事之必不孤深爲慰快耳拙著聖學真語送覽幸指其謬誤爲荷李先生處亦欲煩轉寄一冊未知有便使否尚當相過面承清談不宣

答友書

足下駁僕說大人則藐之論盡矣哉然藐之語終似太過若云說大人勿諂之斯無間矣立言稍過差流弊將大古人所以兢兢抑抑語不漫然且內治深者心毋取逞蓋斂之政所以充之耳

與林鹿菴書

承許爲先君繼齋公作墓碣文銘謝何極近憶起一事僕行略中未及載之敝里松盛坊土神爲宋殿司小校施公諱全祠已古傾塌先君輸二百餘金重新之癸未歲也時天下已蹙蹙值潯饑家日乏或沮以爲非急務先君慨然曰神蓋挾刃刺賊檜不成被磔者也此何可使廟貌頽也卒新之落成作聯語爲標云虎穴飲歐刀命也何如豈得忠臣無義士魚腸抽鐵劍惜哉不中要將正氣懾姦魂此事宜傳特錄之以獻幸采入文中或亦足爲筆光墨燄一助耳仰瀆不宣

答友書

蒙示揚親只在自修不在入誌過承相勉意甚厚敢不拜嘉銘刻于心但僕愧不能自修耳設有人于此亦既修身又復揚親固非過矣即使人不克修身而猶欲彰親之善當亦君子之所許也特恐其誣耳果稱親非誣必無君子不相許之理至引舜與夫子益切悚懼僕不肖慚負甚深今既不能起先人于九原而報罔極惟有不朽其親之一念謂稍足懺罪戾古云小孝用力祈親入誌圖之以多方亦竊附小人用力焉耳乃引兩大聖人爲喻豈其倫哉至瞽瞍叔梁氏云云則心竊有疑夫書不諱頑嚚史臣之筆非舜之筆且見于堯典之文爾時舜尚在側陋焉得置史則又是唐史臣作併非虞史臣作特附歸虞書耳儻舜故不爲親諱惡尚得爲舜哉昔者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墓且不知則行事遺軼子必有不能舉稱者不然或稱之今遺其語或叔梁果無可稱道耳然亦皆非夫子意也蓋古人所處如舜于瞽瞍子于叔梁氏時或有不幸而無可如何若必欲引此以概後之人則世之不諱親惡者自以爲希舜沒其親善者又以爲學孔僕恐方來善則歸親者闐然而証父攘羊者接迹足下且奈之何足下云啓聖之祀與天壤俱不在乎區區稱述親善此爲夫子言之或可他人則焉能皆啓聖乎父是揚善亦盡子道之一端耳大者不能爲小者又不爲則人子有心將何以自盡君子固當因其盡心于小而勉其大不當謂其不能大併小者禁之也况存親令名于不朽亦豈大殊于祀與天壤俱者哉抑僕謂人子即使親得崇祀千秋固不妨更揚其美古有周公嚴父配天而書及雅頌諸篇又極形容父祖之功德甚盛足下豈以此爲周公多事謂負慚于舜與夫子與

與李丈書

云有第三郎婚事令僕訪之僕訪之無從得確信故不敢遽報耳足

下或更可別詢問僕若不得實蒙昧希相爲成就此便是謾足下矣
每見時人值婚姻輒謂成得是佳事不顧可否漫相鼓扇聽者惑之
爲害非小故僕嘗論尋常有四紿而極傷天理壞陰德者不可不戒
不可不慎不可信之師而以私情薦之使人托以子弟不可信之醫
而以私情薦之使人托以生命不可信之堪輿家而以私情薦之使
人托以先骸後蔭不可信之女子而以私情媒之使人托以宗廟之
主伉儷之重家道之長繼世之大四者媒爲尤甚蓋一事而祖宗父
母兄弟子孫皆所關切故也故君子深惡夫媒之賊人者也

答應嗣寅論僞君子書

伏讀惠書謂僕匡林論僞君子當誅恐小人借之以陷正類輒以僞
君子目之將滋東漢鉤黨之禍宋人僞學之禁深哉慮也嘉哉意也
然僕作此說時亦復念及所以指出共工少正卯王莽安石諸人則

必無誤殺真君子之理矣漢之李杜宋之程朱豈共工諸人之等比
乎書云苟無顯然可据之罪麗于法者則聖王未嘗制刑此言僕豈
不知之蓋僞君子者惑世誣民而將以大肆其惡者也彼雖矯飾于
一時而誠中形外自有不可得揜之處共工之庸違滔天少正卯之
行僻言僞此卽是其可据罪案不然古制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
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不以聽者是何也其或罪惡未大著而有
以深窺其入之心雖未可卽置諸典刑亦得推而遠之以預弭其禍
不然舜惟恤刑子欲去殺豈有以無形之疑獄而濫及非辜者哉若
鉤黨僞學政是羣小借之以傾真君子耳豈曰僞哉夫律強盜得財
與殺人造意者斬豈無假命誣盜以害人者然真者自真僞者自僞
儻逆慮誅僞君子而害其真便謂不可持此論是猶逆慮假命誣盜
而併謂強盜殺人之條不當設矣且僕匡林語小中論冠裳小人及

爲治貴去華就實二段已是注明僞君子一輩人共工本流元未嘗
殺僕云誅者亦不定是殺禮蹙路馬芻有誅子曰於予與何誅元不
必定解作殺耳

與洪玉宋書

日間刻書事承諭委悉煩手札往反謝謝日讀尊師書草本學該而
論暢隨筆生勢波路壯濶深用嘆服但閱至戾太子論則頗爲疑之
當日太子被寃事孟堅所敘及三老千秋云云已悉江充固是儉王
人巫蠱事多誣枉然入宮掘蠱乃奉詔而來非擅行也爲臣子者止
有待罪而自辯無拒命之理卽不然但斬充矣巫而身自歸命甘泉
猶可以說說之不能解聽上處分耳臣子之道然也石德之言曰上
疾在甘泉上存亡未可知不謂帝果崩也君父在疾子可稱兵哉儻
天子以是震驚晏駕其如子道何哉至上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

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爲將而太子猶遣使橋制赦囚發兵命將數
萬衆逢丞相軍戰五日則逆節大著反形成矣充之罪當戮已久而
武帝亦傷父道然斷以無將之法戾據安得免于悖亂之誅哉論中
乃專責武帝而竟寬太子爲無罪此大不可訓且必招後人之駁議
僕謂決當廢去此篇亦政以愛尊師耳足下持大義者有素而今適
督繕刻事敢陳鄙悃唯高明俯賜裁酌更與調士庶通商之如何儻
謂據因迫而動出于不得已而情可諒嗚呼古來亂臣賊子事孰非
有所迫而後動者邪則申生扶蘇又何以死

答張祖望書

九月十九日得接手書灑灑滿楮悲涼歷落知胸懷不大適也僕近
亦多病老父亦漸龍鍾不甚健衣食日窘催征日迫無復曩時文酒
之興真憂從中來然唯有老父繫心此外亦豁然聽之耳足下涉江

逾河亦稱快遊高名風馳勝流雲集以僕觀之頗足自豪乃復心緒如是爲當奈何古人云造物勞我以生况人生今日求了無憂慮自不易得政須安之以分澹之以理通之以學問遣之以文章而已歸里何日捉手一笑濁酒清文談讌契濶屏世紛之囂雜商道德之微妙當有所獲不負此生耳遙企歷城心與俱往

答臧介子論文書

大文制筆頗嚴復有古氣鼓盪之擘理入深敘事亦有法廬陵南豐豈多遜也鐵崖公述大義犖犖太孺人孺人行略亦情致委曲有條不紊家傳如此蔚爲高作西伯辯已見其大蓋有莘美女事不見于詩書語出史記僕雖不敢斷其必無而此辯自是有功名義便是文字中陰德也樊將軍不附諸呂義略同嘯亭雜著妙沁心脾夫子無知果非謙語僕向持此解語在拙著格物問答因刻未竣役未得就

正耳又唐濟武太史亦謂吾有知乎哉是聖人直指出心體示人作謙辭者是以珠玉爲瓦礫也僕病廢久僻處山阿乃荷停車繫馬披煙相尋客非侯嬴徒勞公子雅誼如此便不欲過引默管窺一二或備起予尊名二字文止稱一字非古法乃近時率略耳古人右軍帖必自稱羲之魯公必自稱真卿柳州稱宗元涪翁稱庭堅近如嘉隆諸先輩都無減字稱法今職官亦有減字稱者如吏部尚書曰史書禮部侍郎曰禮侍皆非也令母舅當竟稱母舅或舅氏稱渭陽非敘事體每見近家文往往坐此舅曰渭陽甥曰宅相婦翁曰冰清女婿曰玉潤試第一曰卿子冠軍中副榜曰誤中副車補諸生曰遊泮水舉于鄉曰聽鹿鳴此等或可用諸四六他雜文摛綴古辭爲色澤耳敘事自當以蹠實爲主周烈女逸事狀僕婦亦是節婦姓名亦應得附書餘瑣細不及入書者別具此祇就閱者論之耳大帙不克卒業

老眼昏花一字望作兩三字凝睛始得合更諦視又幻作二三矣多看書則心搖羣疾發作不但捉筆以爲勞卽繙書便生長雖甚愛佳文不得不割情掩卷耳寫意荒率仰惟垂亮不宣

與顏修來書

伏讀大學解謂格物乃却心中物累又云物是凡事物情欲之蔽吾明者格謂却之不使蔽吾明知謂吾心之虛靈致謂推之以至其極是義精極與鄙見恰符昔賢主此說者已多近黃蘊生先生亦曰格物一言千聖之宗也司馬氏訓爲扞禦外物象山本之程子訓爲窮盡物理朱子本之則又朱陸異同之本也然吾觀蒙卦之繫辭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非大學之道歟周公繫上九之辭曰擊蒙利禦寇此非捍禦外物之謂歟使非捍禦外物清明其質則雖欲窮盡物理安知其不謬也是故頌成湯者以爲不邇不殖而召公之戒武王亦

有玩物喪志之言也吾表而出之以發明司馬氏未申之義潯川唐濟武曰格物宜在幾希處格又曰一翳在眼而山河失色者此致知在格物也致知之道無多去其翳而已矣一翳之障分明自知一翳之去分明自悅且先舒詳去欲之解雖與紫陽註格物不同而與其註大學之道節意頗合此真千古定論也恐近佛學而故避之政是後儒通病理本相通何庸立異虚心折衷深用嘆服又讀文釋疏義真足爲學者之津梁中論字法體用極是但此止可概其常云耳若文字入變處又不可以執定法今只就複字者言之如說命惟事事論語立之斯立大學上老老上長長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傳尊尊也親親也喪服小記云親親尊尊長長四制云貴貴尊尊管子毋少毋賤賤原道曰人其人均此一字也上皆是用下皆是體老子道可道名可名樂記物至知知文言曰知至

至之知終終之外戚世家云丐沐沐我陸機豪士賦序云我之自我物之相物均此一字也上皆是體下皆是用又如孟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上長白皆是體下長白皆是用白馬之白也無以異于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上長白又皆是用下長白又皆是體類如此等豈有定法音正一編細入毛髮其所云聲別清濁卽周德清中原音韻之分陰陽也但德清止于平聲分之耳愚又嘗細按四聲俱有清濁而平去入三部聲清濁處卽成陰陽唯上聲一部聲清濁處不成陰陽卽如大著所引平聲通字爲清同字爲濁上聲董清動濁去聲凍清洞濁入聲篤清獨濁然通凍篤皆是陰聲同洞獨皆是陽聲唯董動二字雖分清濁難判陰陽矣此愚所謂上聲清濁不成陰陽者也又平去入三聲皆悉具清濁而上聲又或有清濁或無清濁如董動二字有清濁者也若清聲之風捧諷福濁聲之逢捧鳳伏則上聲同歸捧音矣無清濁也又若清聲之邕勇擁郁濁聲之庸勇用玉則上聲同歸勇音矣亦直無分清濁者也率略據義未知先生以爲然否或肯更賜詳示而教之乎前奉去格物問答韻學通指韻白併望指訛不具

答友書

足下謂吾之說併乎云是佛學噫此太極之理也通于佛耳空本不空故或謂太虛爲虛程伊川曰無非理也唯理爲實此豈佛氏之談耶後儒聞說到此等處便指爲異教譙訶之至道不明病正坐此

報友書

承諭蓮池謂孟子良知亦旣知愛親敬兄則涉妄已久非佛氏之真知此語是談道到最深微處未宜輕駁僕謂足下云云非也良知無所著時則寂然不動此其體也著于親則知愛著于兄則知敬此其

用也非妄也體用不可以偏廢者也釋祿宏以愛親敬兄爲妄是欲專崇體竟黜用矣若然則天命之性足矣率性之道謂何喜怒哀樂之未發足矣發而皆中節之謂何果如其語則率性之道與天下之達道皆妄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大抵聖人說體用佛氏說真妄而以體爲真以用爲妄此是聖學與佛學大段別處然以體爲真則然而以用爲妄大不可矣墮落偏見無是處矣且釋氏究亦何能果廢用乎哉大抵祿宏書多有意曲爲之說以尊佛而貶聖賢卽譏夫子一貫亦然計彼作秀才十餘年而後又深入佛法豈真不能燭照兩家之是否而持論如此豈非曲意卽此故曲意誣聖人之學枉大道之旨撓千古是非之公以眩惑來者卽就彼佛法摧之且當淪墮而又安能了生死乎哉願足下審思之深驗之自知此理之歸極已

與陸拒石書

足下駁僕洛誥論謂古聖人心事未易窺測又謂避嫌非關至極良是僕亦不敢謂不然也但僕觀後世人臣如淮陰侯鄧艾劉毅之徒建立功名而身罹奇禍乃知伊尹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一語爲千古臣道之極則也因讀洛誥乃有感發此論非敢竟以衰世之心揆古人亦將藉古人誠後世耳已諦觀成王周公君臣之間則僕說似又未盡否且避嫌亦古人所不廢者也故曰君子不與同姓同車又曰君子有君不謀仕又曰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其在禮則言之尤詳若夫徑情而直行斯君子亦惡之不然虞廷之讓以爲矯而南河陽城之避幾于僞豈其然哉程子謂避嫌賢者不爲亦謂無大關繫事如子以子妻公冶長等耳雖然余謂公當日不但不善避嫌而已且失策何也關中被山帶河四塞爲固古所謂天府也劉敬以爲搃航拊背田肯賀比之居高屋建瓴水洛形勢旣弱無德易亡而

况殷紂之餘風未殄民多反覆多士多方諸篇猶重煩誥誠豐鎬故都乃周家累世興王之基其相去何等而奈何欲王舍此而東哉卽武王之遷鼎洛邑又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蓋亦以此爲離宮備巡幸而已非果欲竟都之也平王棄宗周東遷而遂一削不復振蓋亦有所不得已而後人猶譏之則成王何故乃爲此至僕謂成王有心當亦不誣觀流言時王之待公者何如使非有大風之變而老臣幾殆嘗論成王賢于太甲而亦復不及太甲顛覆典刑成王固不爲而欲使之被放于阿衡亦必不肯受此則有心無心之別耳君子之過日月之蝕况僕之論古于古人亦無大損而垂鑒後人則非無小益故遂存此不廢去足下或亦可以許之與

與陳湫六書

偶商一帙雖短篇滋味雋永其中有關繫語甚多或謂史家但當記

善不當詳惡足下謂惡亦當直書無隱使其身雖沒而惡終不沒庶人知忌憚不然是反爲惡者諱也足下語良是僕謂書惡事不礙但須明昭禍凶示懲戒耳左傳之所以稱尊者爲此儻敘惡不言得凶人或反謂惡無傷矣嘗見人說人大悖亂敗行事談笑道之愚甚怪之夫不欲言則已亦旣言之而不剖斷是非邪正深加貶絕使聞者耳熟而不爲之驚幾于勸矣是卽錄惡而不垂戒之弊也雖然錄惡必其鉅而又大顯白于人者可書微者不足書隱昧疑似不可書動輒書之曰吾以爲戒亦是罪戾駁宋儒謂夏晝長夜短日在地下時少故井水寒冬日在地下時多故井水暖其說爲誤以爲井之深數丈而止地厚不知幾萬億丈也日在地下時多能上溫井水在地上時多而反不能下溫哉此說自妙總是井溫冷無關於日之短長絲氣有斂發耳夏陽氣發散于地之外陰氣在地內故井水寒冬陽氣

斂入地內故井水溫耳今寒時人吐氣見暑時人吐氣不見亦政以暑則陽氣盛人之氣亦陽氣也陽氣盛而人氣不見者以陽入陽大者盛則小者隱矣寒時陰氣盛陰氣盛而人之氣見者以陽入陰故見猶暗夜置燈燈則光日中置燈燈不見光亦以大掩小大者盛而小者隱之理故以人氣驗地內外陰陽之氣以陰陽氣之在地內外以驗井溫冷夫何疑焉

答諸駿男書

蒙惠書皆鞭心入裏語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足下真能以古人期我也敢不祇受敢不敬勉但學者自己理會身心時一面有見亦不妨抒說夫子不因篤行便廢明辯反躬悟物彼此交益儻助得萬萬中一毫卽是以文字爲功德也唯其是與否耳論云學庸論孟千古道脈僕論孟子何曾論學庸論語卽論孟亦但略舉得一二未嘗

議及全書也昔者公孫丑陳臻充虞陳氏彭更之徒親受業于孟子之門亦往往相論難設使孟子在今日門人聞說太王好色曰先生意則是矣而言不能無弊否又聞說藐大人而曰先生語似過甚孟子或亦未必便怒况千數百年以後之人日月去人不知其幾千萬里人舉頭便見之若是踐履處卽十仞之巔亦未易陟故曰見之易行之難然實地上所欲到處自須勉力躬行亦不妨于推測日月若云必須身到日月境界方可推測他則璇璣土圭便是古人多事况仲尼日月也賢者而下亦未可都以日月日之僕之論古自謂于人心學術小有裨益雖持議時或似翻案者要是歸本正誼明道至於詆媿先聖崇獎奸回以自騁才見奇古如王充近如李載贄則久矣不欲爲之者耳行年五十纔知四十九年非老邁亦未免是鈍漢僕年過五十矣尚不知非重煩足下之諄諄拳拳慚負慚負然僕實不

自以爲非故不敢便奉來旨更弦樹義不是心已知其非故相抵飾拒逆耳不受也何者已自知非而外抵拒不受忠告與自信其無非而貌狗朋友僞引咎懺罪以自爲媚均是自欺欺人僕故不敢出此耳老病之餘將來亦不能多作文或偶爾興到技癢亦未必竟能韜筆卷舌但自今奉明誨後益當黽勉潛心學道或一日渙然有得真知前此持論爲非便當都取成書秉畀炎火上謝古人下謝足下爾時僕感足下之良藥足下亦賞我之補過相視而笑亦未可知今日且當我用我法何者未覺其說果非與否故不敢遽狗足下之命也餘具選書客難中不復煩及匡林一本附去幸仍賜直筆荷荷僕故不敢遽從足下知足下亦必不因僕言便沮却彈射耳

與諸虎男書

新文甚佳過刪株恐未當然殊非漫然或謂文有以重複拖沓愈見妙者僕刪但以簡淨爲主非文家第一義諦然甚難言之必是孟子莊騷漢兩司馬方許語此韓淮陰許高祖將兵不過十萬薦賈謂楚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嘗以譬之力健人食啖大多皆化精液不爲病次者便須揀擇節制否則傷胃而成疾矣此皆是僕實驗過事也過刪尊文政此意思必能悉足下將來自應頡頏千古但今日未敢便以孟莊諸公境地相許耳此札信筆無稿乞存

與王丹麓書

文津之役陳書萬篋而以足下高矚當之持刀斤以入鄧林猶苦英楚之少僕一卷之書知部婁無松柏也乃猶久溷于曹倉也何故

貽李東琪書

鳥之翀舉兩翮耳腹背之毛太重反足累其冲天之蜚傳文章者政復類是世人乃苦欲求多何哉

與遂安方渭仁書

昨蒙與會侯聯鑣而過草率供具殊媿主人但喜坐無僮僕便成雅集親承音唾玉落珠飛清言未終紫簫間發弦哀曲艷悲笑俱來傳觴命瑄燭未見跋一辭而退猶秉周禮僕雖欲投轄其如道古君子何別後添香洗琰更與計氏兄弟轟飲移時起步階墀皎月如雪興到忘倦夜方未央乃恨兩君子之驪駒蚤駕也言念杭睦一水縈之而聞聲相思遙不得面今足下以亂驅北徙遂得欵曲大慰寤寐僕之幸哉欽揖道風穆然邃古懷之好音如春如酒世祿之家更克由禮韋經魏笏自有門風若僕落拓餘生尸居塊處視如死灰豈必田甲亦復何所短長而乃過蒙下詢不已豈真有采于僕抑從家會侯或過聽與日者伏讀大作古文辭凝峙練雅思深局嚴政如漢代公車門鑄馬骨法應圖神彩欲活方柳比曾亦稱傑構詩則秀削有古骨蕭澹之筆又復銜華冥搜特餘事耳此稍敷大指不能竟述間有所擿總皆微瑕近爲大兒取婦拮据疲勞俟得靜暇當爲盡意歲行暮矣氣日慘冽病夫僵臥不能冒風儻出便途更停高駕泠泠妙談使僕頽解旣如枚發并當鄒吹煖爐煨芋以佐濁酒不怪草野且復當與足下共啖之

與方渭仁論文書

足下文纘栗蒼秀如扣靈壁之石音韻鏗然不復騰繞作多響又蹈方合雅好以整暇文章至此洵爲甚工茲者僕更推論之惟是更慎入與慎出而已空同自謂不讀唐後書此語不盡是要是得力凡閱文高者難入俗下者易入清暇莊坐而展卷始得晤對古人平常時卑俗文字觸處都是入于目卽染于心染于心卽布于筆向來所習高古典雅忽爲黯移政所云一傳衆咻求齊不得耳慎出者何應酬

文也大凡文根性情而發有沛然莫遏之勢出之自佳若得已不已
勉強爲之便自有應付供給語塵集楮墨久之手滑便不耐沉思又
人之才情精神亦復有數多應酬以分其力後遇大好題作之反無
力不得精彩僕病中向不看文字日承足下虛懷已極又爲我閱文
鑒裁入微故所委都不敢却今擬五月一日始仍守前戒靜養兀坐
但久荷拳拳意不能忍再爲陳說想不謂煩常思文字須追蹤古人
又須脫去古人不落勦襲又非憑臆不穿鑿矯強而大能開新出奇
此古作者應難之自計未知到得此境界否亦願足下毋我遐而加
之鞭策使僕便得附足下竟千古豈不慰心豈不快乎筆墨潦草幸
恕書拙

答陳其年書

濶別者二十載每懷昔遊與足下偕錦雲祖望西湖之樓脫略盤薄
辯鋒互起旁坐者驚以爲鬪鬪已乃相視而笑命酒如初此時風調
視謂尋常于今追之邈不可得其爲悵悵可勝道哉日接手札恍如
對面不啻舊歡之復聚也聞去歲到杭過尋不獲獨行湖頭裴徊而
去良晤阻遙愴焉累日僕十年病狀蕉萃支離銷落之餘一貧次骨
然而古人之書時復在手達生之理漸摩頗深身本長物何況其他
以此坐樹鼻招快風踞奇石眺雲海可以忘疲可以樂飢第數口磬
磬又未免稍縈心曲耳念欲相悉故麤爲足下陳之近刻匡林一帙
送去相知定文舍君誰屬幸大加繩削定不嫌之曉霽圖想像入妙
此道久不搨瑄勉爾爲題粗疎唐突恐不足益髯之頰三毫耳一笑

與馬鳴九書

足下近頗少飲亦戒我喜飲近謹如君戒良善古養生語云量腹節
所受乃於酒尤不可多僕每酒多睡醒後舌燥唇枯極思茶輒忍之

意不欲夜深煩家人且慮火又此血肉之軀亦不欲使太如意然燻甚矣今少飲便不至此大快夫豈不拜足下之賜耶吾輩年已非少壯凡事總以善擗節爲佳耳

與吳志伊書

僕庚歲山中接其年札謂擬刻駢體百篇要僕序之僕亦煩其作填詞序嗣後通書者再未嘗不諄諄問此也僕於去秋操觚完此宿諾八月槭書併序郵入燕邸而聞其在五月中卽世傷哉計僕文脫稿時則其年撤瑟已九十餘日矣此君風氣清醇辭筆標雋求之古人懷文抱質至其俳儷之作真足凌轍昔才嘗論四六雖非極尚然非星宿羅胸風雲隨腕揮斤入妙未易輕談子瞻宥往逸才往往有非薄文選語試取上林羽獵兩都二京與前後赤壁相絜豈止螳臂當輪魯縞冒矢匿短逃虛詎能折服至若其年之妙則又頓挫舒卷波屬雲興匪徒挾藻便稱能事今聞其絕無冢息兼之官貧一卷之書未懸都邑想屬同心俱懷憤痛日者舟次駐節西湖具云鈔得副本天東使旋卽謀剗剗鼓吹倡和須藉群力領袖屈指君便一人憶其與僕書有云僕於儷體頗有所得大約取左史之排宕兼韓杜之沉鬱長篇短幅欲盡見之專望先生爲我序此卅年密契千里心期諒在知己不我靳也開函讀之宛如昨日九原莫作悲矣如何今將僕拙序更寫一通呈諸左右幸賜裁擇詞序簡其年稿中或已作之仍望惠然庶不虛負其遺墨耳

與大可書

韻學通指所云穿鼻六條此千古定論也此事唯昔柴虎臣解之近吳門葉函公山陰包嚴介亦皆曉了顧寧人嘗相商摧渠自博雅亦虛懷然猶時合時離耳聞大可駁僕書乃不以示我語友人云恐

稚黃怪此語殊不應爾僕作洛誥論會侯辯之亦嫌相難欲不存僕語會侯切磋以直正見古道是非論定俟之千秋僕本虛中無我之人乃猶不獲信於大可耶朱元晦廢去古詩序此是一大痛心事欲爲辯明昔與足下有同心焉僕近有答應嗣寅論詩序書又著辯說數篇稍白一二然不能段段論折俾成全書日忽忽恐無及足下當努力任此此乃經學中一大事也議者或謂吾兩人禮毛公爲宗姓故嘻此豈爲知言者哉聽之而已

寄會侯書

日聞治績益佳凋殘乃甦風謠遠聞欣喜無量想當唯惠窮民爲心耳近體中平平去年喪朱弦後家口無恙但苦貧然讀古人書亦時以古人自解風日晴好輒快登臨之興兩湖如獻雙樽酒江縈如帶越山層復濃淡如畫裏紫陽之洞瓊瓏嵌空飛來之石從天而落余戲題之曰城南靈鷲親朋或攜樽相過遇酒便飲焚筆擲研更覺曠然天真近狀如此聊相聞之耳茫茫世事悠悠山河迴思昔與渭仁諸子促坐飛觴時便覺有忽然從中來者不知何物

與友書

今人棄此道如長物僕嘗語醬醜酒甕汝知我者

寄友人書

江寧縣寺有晉時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此奇事也隋文帝平陳已嘆其古不知今猶得存否足下爲政或多暇試爲我一訪得之便以相語

謝莊蜨菴書

栩栩曲聊寫吾兩人懷抱耳然落筆時亦殊覺颯颯音節來湊指下足下善移我情如是僕落拓人所共棄不腆蕪詞竟荷寫入大雅政

如爨下焦桐得見御中郎耳從茲千載後當寒猿嘯澗野鶴唳空者
槃伊誰拊弄此曲若有人兮山之阿或因彈琴而見我耶

與惲正叔書

一點如高峯之墜石何以能此政使我十日思不得耳思之思之不
得不北面足下

與蔣維賢書

呂谷芳之逝傷哉抱志而夭遺書未傳如何如何聞足下犇唁時欲
爲收拾遺稿而母夫人嗔謂谷芳苦吟瘦死皆緣諸友生鼓倡致此
此誤矣長吉母傾古錦囊曰是兒當嘔出心耳長吉沒果止二十七
未聞阿嬭怒崔植權璩而追恨韓員外之高軒過且谷芳果以是亡
其遺詩尤當愛惜豈可沒乎母嗔當緣一時痛子迫故然稍俟之足
下仍當過宛轉求出其稿錄之俟有機緣爲之繕刻不可因是遂自

沮乃見交情耳

答友人書

足下之爲我慮者深矣謂僕旣于釋氏頗有非之之處則豈當尊儒
而奈何于朱子又不遵其窮至事物之理之訓兩俱背必至于兩不
收當奈何且又自相違奈何噫荷足下矣乃不盡然夫僕不云內格
物欲外盡倫常乎去欲聖學第一義而格物爲明明德之首務則爲
格去物欲斷乎無疑朱子解之誤故必當正之也佛之學能去欲矣
而不克盡倫常則大有缺此又必不可以爲是者也佛氏有缺吾正
之朱子之訓大學誤吾正之此皆有所不得已而何恤乎背安問乎
收格物欲盡倫常而聖人之學于是乎乃完斯篤論矣豈自相違哉
然此亦非僕臆創之也人心惟危十六字格物欲也父子有親五句
盡倫常也此古聖人從來相傳者也其理本一而其事適足以相濟

夫豈曰相違語多詳聖學真語不復縷述云

與葉潛夫書

日讀先生所著書語多微妙至云了生死者莫如孔子此義僕久說之語在聖學真語中頗詳不謂高旨亦俯同如此嘗謂聖人之學內格物欲外盡倫常總所以完性命而已格物欲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盡倫常者完性命完性命者了生死此僕自信爲定論無可疑者也後世祈了生死者以去欲爲事或猶知之至以盡倫常是了生死事則知之者蓋少夫知此則舜號旻天文囚羨里周公之居東三仁之問答以至一切拂逆之來敬危盤錯酷苦禍難皆是我做了生死功夫機候而况履順處泰之時乎至此真可無入而不自得是故內格物欲外盡倫常則性命完而生死了又安事乎他求者哉竊喜鄙懷不違大雅敢再申未盡之意以仰質高明未知堪與先生語

作注脚否宣之明誨曷勝跂予

與李延澤書

中當與天下豪傑相見耳傳則且將與千古豪傑相見此其事爲尤難今願將年少好學家城南紫陽之山風景極幽願將又神理遙澹似不樂近塵世事篤于慕古志亦奇矣詩能以唐爲宗灑灑乎旨趣清逸文似大家頗有蒼氣使繇此以益勵其所不逮方來足以藏名山傳通邑夫何疑焉嗟乎余老矣得二三子追隨不倦以相與劇切鼓其菁華使古作者之流風升而不墜儻不佞稍後死或竟得以擊壤之餘且再覩斯文之盛何其快乎

與沈聖昭書

別六載矣雖時通問訊感嘆乃興尊君去矜公書損數冊大費紙且兼之刷印裝潢爲費甚多不佞微當一再慙荷慙荷尊君賦在西東

漢魏人之間詩古雋沉秀亦復無不具略方之古人二曹江鮑摩詰
飛卿不但不愧之而已文章清且密尺牘尤踞上流餘體往往並臻
工妙尊君亭亭矯矯孤踪自遐與不佞三十年友好又辱弘宣在門
每懷昔遊邈如山河取而誦之恍忽對面吳山秋氣甚佳哉况蒼翠
滿戶牖西風颯來木葉紛脫遙見翔雁一一望錢唐江沙面而落越
岫層複煙彩百狀于斯時也引滿獨酌且酌且吟往往狂呼絕倒而
笑已涕淚縱橫集又不復知其所從來曹子桓云旣痛逝者亦行自
念文章付後人大是險事幸不致飽蟲鼠蓋醯醬或以之售利卽什
襲大佳耳求得罄竭爲流傳慰地下魂魄千百中罕一二三嘗語兒
子生子當如沈弘宣汝曹當思齊旣又嘆我才德不及尊君十倍又
安敢期兒子必得如弘宣兄弟者乎然亦望之自努力倪冲之爲父
刻遺書竟不惜竭厥心力書傳其父子俱傳又可以風不佞名字絳

東江集幸且數見尊君千古我亦千古弘宣諸兄弟亦千古矣蘇此
觀之孝亦何嘗負人屢約入城不果想弘宣之門多疾酬應不暇耳
以此雖悵悵亦慰我心刻例尚有相商處別條悉送來弘宣或可更
斟酌之否良晤乎何時東望邑邑悲來填膺殆不可云

與洪昇書

君子與人則以式好無尤爲樂概物則以懷德舍怨爲仁抒文則以
昭美含瑕爲雅末世風氣險薄筆舌專取刻擿自快且藉之爲名高
吁可怪也訐以爲直聖賢惡之况乎非真因謂古人文字亦復如此
解詩非引著譏君父卽謂其怨朋友古人立心多溫雅忠愛詎應爾
耶况告絕不出惡聲去國不說無罪何有立人本朝訕上爲事交歡
贈答而動多微文哉聞昉思闕杜詩註且有評駁宜持此意求古人
不但有功作者亦是善自存心之道

與王啓人書

僕印章云涵天醉帝之民又云猶及山陰華亭之門承足下爲我刻此或清勁如鐵或蕭散如頽意趣真能與印語相發卽此可觀啓老胸次耳

與姪孫宗文書

建平書法大佳然建平旣好書益須靜坐多讀書魯直稱子瞻字文章忠義之氣鬱鬱芊芊發乎楮墨東坡云與可之文德之糟粕詩文之毫末詩溢而爲書變而爲畫建平于此應有悟入處讀書不止爲書法書法必有待于讀書何邪

思古堂集第三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序

唐詩解序

古詩無解解者爲詩者之不得已也蓋詩者性情之精微也啓乎心聲朦朧開拆放乎厥辭演漾善變旁側見理正言而若反非如典謨記傳之文縣一說卽可定古人歸指矣詩至唐衆體悉備菁華大宣詩之海也今亡論爲詩與不爲詩者卽三尺童兒莫不稱唐人詩盈口何者讀其辭清華相引宮徵互發高者入雲沉者冥淵不必覈其專指而情爲移焉顧可縣一說而定之歟然自杜李諸公集洙鶴士贊之徒往往有解而華亭汝詢唐氏又錄四唐諸詩而詳注之罔羅蒐括畢盡而無遺豈非慮涉海之無涯而故爲是槎筏歟夫詩有象

趣有指義不可解者慮執指義而掩象趣耳乃若鉤冥思証托寓俾古人之深思昭明顯白人人覩之則亦作者之功臣也顧唐氏書歲久滅漫同郡趙六蟠司濤兄弟爰合同人重爲繙刻較譌補注比昔加美縣諸國門真不刊之書已或曰孔子刪詩不立解政欲使人深思而得之自商賜粲熹之說興而談經之家紛如市鬩是詩學淆亂繇解之者多不知古詩無解併無題虛而無方使人之自得之也後旣爲題而復爲解說不厭詳使人之自擇之也聖人之立言與文人之修辭固不侔哉且使古經無諸說旨久已益晦而况後人之所爲作乎雖然毋執指義毋掩象趣終以是爲槎筏則已矣莊周有云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吾安得是人而與讀唐氏詩解乎哉

孫宇台集序

文章者日趨于變而未有已者也雖然亦有運會與之爲符焉三代

之天下入戰國此古今運會一巨變也而文亦因之夫子之文變爲孟軻老子之文變爲莊周左氏之文變爲戰國策三百篇之文變而爲楚騷皆一抉去其左繩右矩之方而獨抒胸臆以已意爲曲折浮宕激發于筆墨之奇文章之觀于是焉極竊嘗疑之文以載道者也道者和平溫厚之物而文務爲奇將與道迕雖然非迕也運日以下而文人之心益欲形上一下一上心與運鬪則其爲浮宕激發也固宜水之注也巨石障之小之則灑灑焉悲鳴大則瀕洞澎湃以騁其勢自爲之邪其亦有與爲之鬪而形其聲者耶雷出地奮也亦然余友孫宇台氏有孟軻莊周短長屈大夫之才者也讀書數十萬卷作名士五十年居則貧遊則困偃蹇頓躓而砥名節好學不勌嘗曰吾賤士也滔滔者思迴之徒空言耳空言訟矣則吾必以其身先之故其行誼益自峻而文益浩然不可遏變化揮霍茫洋自恣而卒要歸

于忠孝節義以會乎其極又嘗曰孟軻莊周短長屈大夫何如人彼雖欲以其文矯世礪俗而勢莫之伸終逮于狂秦吾將反斯民風氣于三古之淳古之人卽不許我我當自信嗚呼今亦有其人懷宇台氏之心者與文章之大奇夫何足怪雖然有宇台之人與其文其志之遂而言之且終能相符也然乎哉然乎哉余且拭目而觀之矣哉

萬里誌序

萬里誌者武康韋子六象所撰也余與韋子交近三十年縣在浙西萬山中封禺銅官前溪風渚皆極其幽奇故韋子天才文筆似之庚辛間余輩有西陵十子之選韋子最相爲推重爾我贈酬于是遂多貽我乃有德音苟不違寧同秋草滅之句韋子爲人恂恂然日以讀書砥志節爲事意或不然毅乎莫拔然困諸生中久不得自抒其胸臆今且北首燕雲往返者再車驅之車驅之而亦已近老矣嗟乎豈得已哉乃行迹所屆輒成詩賦日記如千篇彙而爲編題之曰萬里誌誌者誌遠遊也誌勞役也誌用文章于山河草莽也文大似酈道元柳州詩賦不減晉唐風格其登臨憑弔所作往往多淋漓慷慨之思焉余讀而悲且壯之雖然此中亦古稱奧區者也黃山深處玉室洞天其猶有如漢子房隱居者否可以訪道願與子偕寥兮廓兮將必有得天地大矣何必故鄉茲爲無負萬里之遊而亦不虛著此一卷之書已

贈宋公序

原夫至治聿開必兆間氣流虹降岳載篤其神其蓄也必至深其發也必有曄光氣所及丕變流風所以耀茲代于昭明澤斯文于大雅藻被鴻業紀綱彝憲者也今臬憲牟國宋公本鳳穴之靈雛敞龍門之高坐憑虛望海欲凌方丈之雲拾級登峯早識之采之篆旣乃金

門中策玉笥飛文鞭筆屈景徒矜蘭臺之風含吐李王何有白雲之
署是以藉甚詞林騰蹕寰海九州待其衣被而天下資爲楷模者也
遂披郎星出權鳩邑清唯飲水介欲投錢屢以方將敷歷中外歲維
淵獻分鎮越城其地右帶錢唐左控滄海屹然雄鎮爲浙東蔽雙旌
萃止千里騰歡甲楯還句踐之威竹箭盡會稽之美襦袴五具萑苻
一清特進司憲總掌浙臬維公才兼文武政用寬和不競不絀無偏
無黨飾吏治以文雅監祥刑以道德庭堅作士五極咸中吉甫匡王
萬邦爲憲雖貞觀之十三使自以過之卽神龍之二十人未堪同日
仁廉之效不旣休歟遂乃弘開華館登引多士稟酌經義陳采詩風
降階爲禮援接無方燒燭論文紬揚罔勑蒸爲奇瑞文昌之氣凝珠
鬱作光華頰水之波若鏡蓋公道傳麟紱學本騶墟醞藉之餘發爲
文彩是以盤旋奧徼吐喻沉冥迴紫海以生瀾砥黃流而作柱千秋
之業不借山川一字之懸爭光日月極命典藝推激風騷羣彥取衷
人人心鑿於鑠萬象粲乎有倫自非天下之至文其曷由而臻此是
則政以德敷德由文顯古治旋復其在斯乎若乃韋門父子相繼登
庸馮氏友昆迭爲歌舞籛金之諺未謠甘棠之蔭猶在世業所洽有
符方來前席爲勞秉鈞非晚對揚嘉休跂予埃之行擬傳說之篇用
應王褒之頌

陳其年駢體序

竊聞三江雄濶勢接荆溪九龍嶒峻氣通善卷大藥得張公之洞飛
僊畱玉女之潭陽羨之城歸然任公之臺無恙美哉鍾靈于斯尚已
其中篤生陳子其年焉源本太昊之墟支分潁川之派金張七葉貂
珥盈門謝氏一家烏衣名巷其年夙挺雋才體周大雅顧長康之三
絕乃去其癡劉子翼之獨行世高其德尤耽儷體獨冠當時原夫太

極是生兩儀繇茲而來物非無偶日星則珠聯而璧合華木亦並蒂
而同枝關關鏘鏘鳴必相和儻儻俟俟聚斯爲友物類且爾况于人
文者哉是皆天壤自然之妙非強比合而成之也昔者黃門夫子振
起吳松四六之工語妙天下余與其年皆及師事悠悠擺落僕復何
云乃其年則羣推領袖直接宗風旣吐納乎百川亦磬控乎六馬觀
其整肅則垂紳搢笏雄毅則劔拔弩張綺麗則步障十層遙裔則平
楚千里或徘徊如墮明月或天矯如曳晴虹或如妖姬揚袂而望所
思或如秋士餐英而思所托余每覽之唱嘆彌日循環在手低徊在
心或謂三古六經氣畱淳朴先秦西京體並高古焉用駢組聿開浮
華豈知萬邦九族之語已見諸虺誥水濕火燥之句亦載于文言用
澗谿以儷蘊藻左氏有之取麇麋以匹鯤鮪外傳所述嚆矢權輿引
厥端矣至若武靈王之論騎射丞相斯之諫逐客韓王馬邑之相難
鄒陽梁獄之上書往覆徵引排比頗多國策史漢云何損格且夫其
年之手弄丸有餘能于屬辭隸事之中極其開闔不外紉青媿白之
法自行跌宕政如山陰楷書而具龍跳虎臥之奇杜陵排律乃得歌
行頓挫之致蔚乎神筆詎不然哉今也華亭唳鶴聲旣邈然楚些驚
蛇歌之如昨周道挺挺此心非晦覩茲鸞龍之新作轉抗俯仰之幽
情天地何遙不覺百端交集文章未墜益信千秋在斯焉爾

贈吳錦雯五十序

百物之生也唯適乎其所趣而已而唯人不盡然今夫鳥適乎空也
魚適乎水也木適于高而草適乎庠也此物之情也然適之中又有
適焉江之魚入海則苦自淡而之鹹也海大魚入江亦然蓋又能從
而不能橫掉尾則礙非獨鹹淡之味分而已梧桐宜陽蘭蕙受陰得
其適則茂以長違其適則腊以枯夫人何獨而不然哉衆人之聚也

君子之所苦也或營營于貨或穰穰于勢或澗于姪嬰弦箏酒歌盧博亡所不極然而促者促延者延矣彼蓋亦適已耳其上者則有入山而不返登朝庭而不知止者更古今以來迭互相笑豈其各自知其適而不相爲謀歟而論者又多右荷蒞而左冕紱何歟若夫君子則不然期適道不期適已余友吳錦雯宦南海蒼梧間作書與故鄉意如甚苦之且錦雯以方伉拓落之性而宦于此且當褻章服謁官長畫讞刑獄夜理簿書固非所愛樂然堂上垂白髮而身登仕籍勒厥職而以祿養娛其親違已之所安而適于道是適而已矣又何所苦且趨道者固不以適已爲心者也始錦雯官吳門旣得今任吳故繁華粵多寶玉翡翠孔雀之屬而錦雯乃皆謂苦但求是心而豈欲適已者耶安官而平憲以壽物者自壽吾行煥之今錦雯方五十將藉手贈言以廣其意併以爲壽

羅母六十壽序

家將興世將治時將開泰則萬物胥去陰翳而就陽光故猶是天地之氣也昭融之與沉藏殊焉猶是草木與鳥獸也蕃秀而匪色鳴與奄離酸嘶殊焉故笄幘而秉方嚴之性具衣冠之氣君子以卜其大昌而且綿世羅母葉太君今年六十壽余讀其宗黨乞言之辭而嘆笄幘中無此人也太君名家女溫靜得於天賦及其歸若履公也勤勞拮据以佐君子事尊章也順而敬待小叔小姑姊姒和而惠于諸子姪慈而訓若履公有四方之役家務無鉅纖皆太君操之而無一事之或遺且舛方爲冢婦則每事賢勞亦旣寡居則引身自退至于茹冰蘖教子孫無不中禮而嫻于古已又早識世變避地獲保厥家先舒曰太君古人哉夫天賦淑德太姒之窈窕也輔相君子女曰雞鳴也篤孝樂羊婦也待叔姑姊姒之和惠也鍾禮而郝法也于諸子

姪慈且訓皇甫之任夫人也躬家政無弗辦瑟調所謂健婦持門戶者也冰蘖其心衛氏婦之繫燕縷魯寡陶嬰之黃鵠歌也善教子孫敬姜之語幅畫綜均也避地以保家漆室女倚柱之嘯也然是皆古賢婦人之已能者也至于爲冢婦則居勞旣寡居則引辟曰大哉太君之德雖古大臣何以過此蓋天下事其病始于不肯任而終于不能讓是故伊尹攝臨而不爲疑周公負展而不爲偏何則當專則不敢不專引嫌避私而隳國家之幾務誼弗出已分當引身斯一辭而退焉故復政告歸不爲愬予其明農不爲矯若是者臣道也亦婦道也太君能明婦道之極而卽可以通于人臣之事君義孰大焉故繇太君前事論之據正或撓之譏不與繇太君旣事論之驂乘芒刺之萌不作余謂笄幘而秉方嚴之性具衣冠之氣此其徵夫今太君已六十而視聽不隔舍節爲歡有章懷祖臨思玉立珠輝而諸孫又礪礪出頭角翟茀展祿車服用光直在御耳則皆太君之德爲之耳然以徵太君之壽壽方未央又何也禮之言曰有開必先山川出雲太君固啓其先者與是不獨于家之興且卜之世與其時太君固將壽世壽時而壽其家且世世焉猗歟遽何央哉

湯夫人五十序

人情孰不欲壽者乎乃貧者多不樂壽非不樂也境爲之也人之情不樂貧而貧顧多壽且樂壽又樂貧此非處境之尤善者不能及此余友諸君簡不專爲儒而有儒行且極貧一日告余以婦湯夫人五十吾將爲婦賀余謂子將以何者壽夫人君簡曰吾無以壽吾婦當卽吾婦之爲人壽之而要子述爲文爲婦奈何曰安貧者婦人之常德也貧不見貧且使吾有忘貧之樂者是難能者也吾好畫畫必命酒吾畫酣見有若綿連而聳者山見有若曳而蒸然動者雲見有若

淳若逝磊砢不可以悉數者水石羣物目爲止毫爲停須臾變沒歛然形之當是時知家無藏酒而不能不呼酒酒酣復譔子亦見吾書中之有酒乎若是者皆吾婦咄喏而辨以助吾豪吾不知吾書之從來亦不知吾婦酒之從來也客至小命飲治具皆婦一身操之而寂然若無人子女五六吾不爲營而衣食辨小者不聞啼聲大者不見頑狀此吾所以能忘貧而蕭散其胸懷游于酒而耽于藝古梅一樹銀杏兩株良友六七歡弄筆墨紙窗竹屋曝日篝燈可以永年可以忘老夫唯忘貧故樂貧樂貧故樂有壽樂有壽故將與吾婦共享之此所以五十之年而吾必將爲吾婦賀余曰然然子以夫人能致此者何君簡嘻不能答余曰是有故蓋所謂勤而儉婉而能肅者也語未已君簡大笑曰有是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旣知吾婦爲人而莫能名其德子能名之舍子其孰爲余述吾當以畫手報子矣于

是余走筆文成畫亦成呼酒大醉而別約他日舉壽觴更飲余酒

題跋書語

題孟東野集

昔人評東野之詩曰寒余以爲寒耳偶友人餉以全集讀之則生澁仄僻其用筆步步不欲從平坦處行中有雋語足以驚神近世如鍾譚似乎托足于此然此等或自名一家則可儻欲倚此而廢初盛諸公則悖矣乃神宗以後人專恃小才而反唇以詠成弘嘉隆諸作者亦何心哉

題疑孟

疑孟十二章宋司馬溫公之所作也所排擊雖不盡中理而大半居是亦有夫足扶明名教者如論朝王責善問卿諸章是也理之公是與公非者自當與天下萬世共明之而世儒闇於道而震於名習於

所聞聞有議及孟子者輒怒目裂眦疾聲而呵之以爲吾將以衛道也噫政是坐井觀天眼如鍼孔耳

題鄭先生行述

余讀縉雲鄭寶水先生行述蓋嘆心孝之萃于一門焉方先生駐節叢箐架木爲寮時志已悲矣尋以父名無諾之義哭而歸里誓死却薦諸事皆慷慨有古人風括蒼山高一萬六千丈窮其巔則可以坐嘯煙霞俯視雷雨先生結廬其中日弄筆墨人以爲隱而著書也不知其幽憂紆軫之所激發者也自七閩還東甌逮沒首尾三十二年確乎之志不渝終始沒後令嗣元發元闇兄弟撰爲此文以述先志又極纏綿沉痛之思讀之者可以爲黍離之作亦可以爲蓼莪之篇夫子稱詩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余于茲文亦云後學錢唐毛先舒敬題

題謀野集

王百穀尺牘亦佳亦惡如食蜜耳初上口甜旣之覺太媚好昔佛言蜜中邊皆甜余謂蜜太甜無椒辣味亦可恨耳

題宋禹域詩卷

余貧甚又移家螺峯山坳阻曲故人之貴者疎矣禹域得官自北還暑中再命駕過我劇談已出詩一卷要余商略余閱之蒼鬱清雋而時驚壯采洵哉足以平吐古曲橫絕羣流吟嘆久之因謂禹域是故不得志者無聊之事君今行作吏但稍折剛骨自應功在民社而甦一方足千古矣又奚而事此禹域曰聊爲之免人以俗吏相目耳余曰必欲作詩求免俗政是大俗因相與撫掌大笑一時戲語聊書之卷頭他日禹域在三千里外公餘多暇或開卷閱及此必當更發一噓也同學毛先舒題

題倪魯玉詩

唐人詩有中晚余意嘗優晚蓋中唐雖若自然乃多失之俚淺晚葉諸公刻畫驚挺而引信多遙思故爲勝也至金荃玉溪尤覺有神來之妙余昔嘗日夕諷詠描摹莫逮倪子魯玉善于詩然抱才奇高每喜降而就西崑格春日過螺子峯手出一卷余覽之則藻思飛翔雕雲刻月蘭草未折芳馨襲人余老于此中所日以描摹不逮者魯玉顧年少捷得之可謂奇矣至若覽時弔古之作尤抒懷幽渺莫窺其所寄托每覽雞鳴埭郭處士歌輒爲於邑卽義山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托松陵謂其早已自下箋解今魯玉志趣如此余益不敢以詩人目之耳

題葉豈僧畫鶴

吳門葉豈僧與其兄林屋先生皆高士也豈僧尤善畫畫尤善寫生顧不肯爲人作一日余過雲居寺晤豈僧出四畫鶴曰此余諦觀鶴羽毛頂趾形態而作傳鶴之真殆盡于此昔杜甫云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人今豈僧可謂飄泊矣不但不貌行路且併不肯貌佳士獨于鶴則樂爲之此獨何心豈僧笑曰然雖吾亦不能自解耳

淮淝奏捷圖題語

柴德遠所藏淮淝奏捷圖謝文侯先生筆也文侯本東山之裔而德遠高韻雅慕東山故文侯爲寫此工細中皆得天然筆趣設色極古淡七人一馬二鶴高樹五株皆森疎有生氣或謂昔安石看捷書竟無喜色以此見其雅量今不應作騎士方持書授門者狀余曰未見書則未知戰果捷否此時沉吟落子氣靜神閒爲難此政文侯善寫安石處耳李伯時畫李廣引滿擬追騎因嘆俗子爲之必當作中箭

追騎矣意政類是能賞余此語是能賞文侯之畫者也

題丁弋雲畫

鹽橋三丁子皆與余爲兄弟行丙午先君子八十七弋雲畫三松圖爲壽金箋著色澤尤難而寫染工妙高山遠勢流破碎石雜花斑駁不減劉叔憲得意筆時先君雖老尚善飯今長逝已十五年弋雲瀟灑落拓有魏晉人風作老孝廉三十二年不得一官竟以遊死飛濤瀟塞外始得歸里素涵筑筑困縫掖而余益潦倒溷迹于山樵野衲耳曩境恍惚不可復追幸此圖存焉展玩不覺流涕

題張琨詩草

禮菴從余遊間問爲詩余曰嘗爲之乎禮菴因出詩觀之則已清逸入法度非近時輩能抗行者日聞余論說日益警奇嘗從北墅懷新詩冒大風雪渡湖入螺峯深處就余商略余笑謂禮菴子此意不減立雪人但余非程叔子耳于是禮菴積詩成大卷軸邇將北遊稍刻之爲行卷余曰子行矣將陳言宣室落筆中書甚快然此中賞音不少當必有盛賓筵走寶幣從車騎虛左以相招邀者乎邸第連雲置足其慎禮菴亟起爲謝曰先生之期於某者深矣願筆諸簡首以當書紳遂略記一時之語爲之題此

題徐松之詩卷

吳江徐松之過杭州遊輒有題如遊石甌諸山詩鴉啼古樹南枝少之句余驚謂可以泣鬼神余時病松之再三要余屬和已偕李東琪過余擬共窮吳山諸勝中路余倦止石亭子中坐獨松之與東琪登第一峯穿紫陽洞手摩飛來奇石剝苔蘚讀薩天錫斷碑乃返夫松之有弔古之才濟勝之具余事事不能相追而松之不舍余者或亦以胸懷略同耶聊題數語以志神飛他日幸老健當更不惜爲松之

作長篇也先舒書

題家驥聯菽畹集

驥聯賦心清雋抒之奇彩衍瀟湘之派而流漫秦川不嫌六代終是
俊物詩則古音沉宕機杼轉新入口時或如蜚吻而咀玩良久可得
清醇之滋味焉鹵莽人許讀哉題以菽畹者何昔之人滋蘭九畹而
驥聯貧以奉母言采其菽擬拾香草歡猶過之懷糈旅遊義亦類是
是亦盧江捧檄之夙心已夫驥聯高盼橫睇抗懷千古落拓公車曾
不芥帶而時時不忘親如此詩云綿綿瓜瓞又云續古之人不隕家
風茲後來益勸抑何美與

題沈御泠遺稿

御泠高懷抗俗太古棲心貌雖于思體備風雅螺峯屈曲屢經往返
風景不殊頗有贈答今讀其遺詩悽唳吐響婉約含態大得少陵之
鬱亦兼襄陽之清至於托興芳草寄懷美人既含睇兮西方亦拾香
於南國伊胡爲者結撰至思往往讀之蓋有不能終曲者焉乃斯文
未沫而斯人已亡把玩之餘不自覺其泫然耳

題二沈荆花集

方舟手弄虹彩口含雲氣欲翔欲墮恂兮惘兮任臆孤行可以萬里
泝原求之于幽得古得新寫發驚挺區分豎仄磊磊砢砢拙匠未之
奇也此何世才殆古之人哉名曰荆花義在蔭葉况迺互褊褊且爲
娛鮮華趺而自好俯仰有懌左右皆宜曖日初長嘉樂未輟聽此埴
箎之唱而不我心寫兮者匪聾則瘖吾豈信乎

書家禮儀節卷首

家禮儀節取朱子家禮而更定之者也序以爲丘瓊山之書未知果
否書中頗有訛謬處余撰書常禮雜說略爲辯正今觀首列楊升菴

序尤多未妥始引周禮儀禮可也後反遺却儀禮而並稱周禮考工
考工卽周禮之冬官何忽專取而並舉之且家禮亦與考工無涉旣
稱朱子爲先生稱周公爲公而後又稱朱子爲公則先後易呼彼此
相溷以謂朱子此書補儀禮之未備可也而云補周官之未備又謬
又云不佞議禮獲戾謫居滇中以外艱奉旨滇還守制讀禮之次較
定是書而後落名處署正德夫升菴議禮被謫是嘉靖三年事乃自
滇還猶正德耶升菴集中無此序乖舛如此僞撰無疑本書他處類
此亦多余嘗謂人果有學力何妨自撰爲書古人書垂久者必有一
種不可磨滅之處卽或疎漏可施論辯耳斷不可取其成書而竄易
紊亂之橫加筆墨頓失本來總是前人之書一經後人改過必不能
如其元本也而淺學弄才坊賈射利動輒任臆顛之倒之噫可恨哉

書集古錄跋尾

歐陽子集古錄跋詳盡蒼雅但筆趣不及子瞻耳其跋唐放生池碑
非浮屠殺物有罪之說則謬矣謂庖犧氏爲網罟以佃以漁苟如其
言則庖犧遂爲地下之罪人余謂佛氏戒殺可謂體天地之至仁其
爲德甚大人縱不能盡戒殺當以自咎豈可自以爲應然而反排斥
不殺者邪永叔爲此語不祥孰甚焉庚申閏八月先舒書

書白玉蟾草帖

玉蟾翁三丰仙閣引筆趣飛騫飄然欲凌于雲霞之外恨搨工惜紙
後欸三行不全雖然智永千文半卷在蘇頌處猶足爲寶此雖稍缺
略故不礙其佳耳

書放翁文

陸務觀沈酣贊嘆二氏之學至矣乃紹興府修學記云世衰道微亂
于楊墨賊于申韓大壞于釋老爛漫橫流不可收拾而稱陸伯政文

無一毫泊于釋老死有以見周公孔子然從事金丹自謂丹成可不死又云法華爲書天不足以喻其大海不足以喻其深序普燈錄則謂此書方上之御府副在名山自以五備史官猶思以鹿露之微仰足山海語如此者極多何議論自爲矛盾至此此其胸中全無真識語亦不根心徒弄筆頭爲文耳蘇子由民政策深言佛老之虛誕而欲去之乃于楞嚴則云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書金剛經後亦極讚嘆且又自注老子何也子瞻文亦往往如此余文論云一人之說俄頃參差一卷之書自相攻掎蘇陸輩之謂邪

讀史記漫書

李斯佐秦皇定天下漢高祖得天下韓信之功居多此兩人皆豪傑人也假令秦逐客時斯不上書信亡蕭何不追亦已耳乃斯以上書得畱信還遂得設壇拜爲大將而皆能建立功名位至侯王可謂奇矣而終乃至于殺身殲族嗚呼假令斯爲逐客不失爲上蔡之布衣信不見追亦淮陰一貧王孫耳卽或餓死猶足以全要領完宗族是不逐不如其逐追不如不追耳想其入咸陽市與長樂鐘室時回首平生富貴勳名今竟何在而身受之烈禍是真夫斯固足以遺臭而信沾沾自負欲以寵利居成功亦非君子所深取也夫覆宗而徒博身後之榮名已爲大誤况無名乎或謂斯佐秦信佐漢殺人多矣能無及乎處二子之地固不得不殺然則亦何樂乎居此居此而謂樂是悲而已矣夫唯仁人能見之也

讀朱子語

呂子約謂未發不可比純坤當爲太極而朱子駁之云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耶若以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

耶先舒案呂語不錯朱子駁之非也蓋未發之中卽是太極無形有理境界焉可比坤且太極無極元非二物紫陽于太極圖說義甚明而答楊子直亦云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奈何今又分爲二而云已發爲無極卽以駁呂也且未發亦不定須配卦其答何叔京云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由乎中而應乎外四箴序語但說理之自然制于外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工夫以箴考之可見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著力先舒案何語不錯朱子駁之非也夫存心者學人之要務也卽以四勿工夫論苟不存心何以見其爲非禮又何以見其非禮而勿視聽言動也乎儻謂四勿處卽是存心不必先存其心然心不先存而當境斯存此到不待存而無不存境界其或能之中人上下者卽先存之當境猶虞走失而况元無主宰者哉則先存心而後能視聽言動以禮正是操則存存則成其四勿之功耳本甚順理云何駁爲存則操也箴序由中應外制外養中總有工夫何必分別箴中工夫亦不定皆屬于外且外且當制而內豈反可以不存哉存心卽是著力安得云若何著力若以此駁叔京則未知孟子屢言存心又若何著力又叔京謂存心爲敬朱子謂敬能存心論此兩日竟不能合先舒案此二語總歸一理何必斷斷過煩辨析儻必欲析之則叔京之說爲長蓋能存其心自然成敬心之不存敬于何著或曰敬則心無不存畢竟朱說爲長曰獨不思此能敬者何物爲之則心爲之也藉心以爲敬而奈何反謂敬能存心也此亦理之顯然者耳朱子語醇處自多偶指一二云

讀蓮池書語

余向觀蓮池著作以爲語多印道及今諦看之亦頗有註誤處如竹窗隨筆謂新建良知之說是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張大門庭此語極是而謂子輿氏良知非佛說真知真知者真常寂照之謂又曰寂而通是真知而以良知知愛親敬長涉妄已久豈爲真知噫蓮池謬矣愛親敬長此良知之根于天性者也安得云妄安得非真若以此知爲妄而別有真知則真知者必不愛親必不敬長矣則亦安用此真知爲哉且蓮池于真知云照云通則知愛知敬便是照便是通烏得以爲妄而非真哉且蓮池嘗謂戒雖萬行以孝爲宗又嘗作自傷不孝文今乃以愛親敬長爲妄斯又自相違者已又謂夫子操則存四句爲進於良知夫此四語特謂心之恍忽無定而不可不操以存之耳以爲進於良知何謂又謂夫子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泯思爲而入寂是莫知其鄉也則又誤又以仲尼爲儒童菩薩

此皆釋門僞造妄語蓋稱以菩薩欲援聖人入于佛而又貶之曰儒童以爲儒家之童子耳此語從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套出最爲淺陋蓮池亦信之而筆之何也其二筆云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尚置無極於太極之上不知無極而太極云云只是註明太極本自無極豈是加箇無極在太極上正訛集謂佛法不出老莊可也而引清涼語斷老氏爲外道何其謬也又謂僧禮拜神像比毀擊神像其失尤甚何其謬也又謂佛明空劫以前最長而儒言其近佛者天中天最尊而儒位在凡佛証眾生本來自已最親而儒事乎外嗚呼佛談空劫何益于人虛而無用東坡所誚說龍肉也儒言其近言近指遠下學上達語皆實益佛爲天中天虛誕之辭耳若儒位自是不凡卽以爲凡正所謂中庸不可能而不肯爲隱怪者也佛証本來自已而儒者性命之學非本來自已而何安可謂之事乎外且蓮池事

外之說豈指儒家有倫常與治平之事邪豈知倫常本于性命元非
事外而治國平天下是倫常中事亦卽是性命中事又安可以爲事
乎外且蓮池嘗以愚僧納父母之拜爲逆人倫又著自知錄亦皆敦
勸盡倫常事則亦自知倫常之非外至於佛法極以濟度爲功德國
治天下平其爲濟度也甚大則其爲功德也甚大而又可以爲事外
乎哉又謂儒言一以貫之是以一貫萬萬與一猶二也釋言萬法歸
一止有一更無萬是萬與一不二也釋更說一歸何處是佛又超乎
一之外也先舒謂是尤不然夫一以貫之貫非對待之謂一以貫多
多者悉化安得謂萬與一猶二且所謂一亦非定相非定相者便卽
是一執中元自時中比義本無適莫耳且彼所云超乎一外作實法
會不過是空則聖人亦未嘗不空故曰空空如也而佛氏說空亦未
嘗廢一所謂得其一萬事畢凡云真如云實相等義亦卽是一故曰

真空不空此不空者卽便是一根究理極元自如斯蓮池乃爾妄生
軒輊又何也且斷滅亦佛之所呵而蓮池所謂超乎一外者果是何
物如其有物仍不離一如竟無物便成斷滅成斷滅者豈是佛理而
蓮池以此談佛則併佛教背之耳雖然余亦就蓮池之說論耳萬法
歸一一歸何所趙州答青州布衫重七斤此宗門語元無義路今蓮
池煩加詮解分較勝劣更落義路尤失宗風且吾中國尊夫子之教
西域傳釋伽之法假使西僧入中土而詣聖道已爲客憎主人况蓮
池產在西浙少習孔氏之書年十七爲邑諸生三十二而出宮牆投
梵刹遂倡此論竟成反戈昔陳相悅許行而棄陳良之學未嘗敢貶
陳良也乃孟子猶深責之則蓮池豈得爲有道心者哉旣謂睢陽雙
忠不應殺妾殺僕及婦女老弱矣而又謂城陷則舉家死之可也合
城死之可也又何其自相背違也且張許身膺全城之任城陷則自

應以身殉之舉家何辜全城何罪凡此等皆其說之謬戾者也且當
誤人不可以不辯

書容臺別集

董宗伯思白容臺別集微辭雋解多生妙悟然中有未是處謂王荆
公深得禪悅之味王果得禪悅何至厲民誤國如此如思白語則禪
不礙惡惡不礙禪將使學佛人皆敢肆惡惡人亦皆得托于佛矣又
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逃解不知大學
此語與舍則亡放心不知求義同政是學人大病焉得云是悟境也
佛家暫時不在如同死人亦此意與意識不行大白相反又云人但
以不犯十惡爲修行不知正落無記窠曰未爲無業余謂不犯十惡
雖淺近事然學人須由淺入深若反以此爲窠曰爲業然則犯十惡
乃不落窠曰耶又云顏子拳拳服膺是猶有礙膺之物在故子判爲
未見其止法華云止止不須說余謂服膺雖是勉然事卽擇善固執
之意誠之之功自不可少未見其止止字與進爲對卽是止吾止也
之止不與法華止止交涉服膺與未見其止皆是子贊顏子語如思
白解是貶之矣大略宋儒註經故欲與佛理相避但微言之合于佛
者卽反解成麤迹此固失之若旨義與佛書本別必欲強紐而合之
則亦是病宗語欲掃蕩固已然向上事不離下學從勉強而自然由
持循以脫化入道之門斯爲穩實過于穿刻以求其豎義之高玄吾
恐反有誣古人誤後學處耳

書塞翁手牋

吳岱觀先生吾鄉先達也高古澹逸嗜書畫嘗爲令以好攜賓客尋
山弔古多修建先賢祠廟去官余贈之詩云彈文類客難爲爾寫孤
清蓋實錄也先生是逸少淵明一流人畫不肯輕作嘗破格爲余寫

扇頭小冊子以慰余病以貧故嘗遠遊會面踈濶今觀此冊神理如
覩河山未遐低徊把玩不能已已

醉書

居鄰山水架排典籍無病無憂衣食粗具俯仰左右古人在焉揚亭
蔣徑聽其寂寞其或良朋相過啜茗清談間有餘錢不妨命酒冷懶
真率去畱任情至春和與秋清或花晨兮月夕興到神來頗欣弄墨
工與不好自然天真曰身後名淡如焉爾但此境界亦未竟得且喜
庭闈熙熙聚順成象亦有群兒牽裾遶膝顧之樂之一笑開口夫子
老安少懷之願點也浴沂風雩之興雖不能及而嚮往之高山景行
何必其遠燈前醉寫聊寄浩歌然虛中思慮之芽君子樞機之主終
以自勅都毋敢弛庶邀天心亦罔消隕身其康彊子孫逢吉覽天地
之高曠隨煙霞以舒卷林泉獨往村巷閒步自適其適樂而已矣夫

羲皇上人豈或過之哉辛歲十月十一夜先舒記

書大學後

歐陽修黜繫辭是一大可笑事今乃多有以六經四子中似佛氏語
因併疑六經四子語多是釋子僞攬入者可怪也仲尼貌似陽虎則
陽虎亦貌似仲尼因斥虎併斥子乎佛學余亦不欲竟目以虎聊以
曉世儒之窒者蓋佛氏與吾儒異處齊家治平等事耳心性之學其
誰能二後儒顧必欲二之乃反將第一義讓歸釋氏甘取象迹之談
以自寶秘悲哉八月二十三日先舒螺山屋燈下書

書陽明先生年譜後

余得覽陽明先生年譜于其裔孫艸堂氏首尾五十七年中其險夷
進退理學功名梗概已具特發揮先生微旨處尚未醒快耳先生年
十八卽慕聖學三十一漸悟二氏之非每思離世累而以祖母與龍

山八石念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斷滅種性矣又喝西湖坐禪僧涕泣還家良知之說卽本于此而世儒乃以先生爲佛學豈不誣哉艸堂尊人曰延叔公爲人純孝日訓諸子以敦聖學繩祖武艸堂嘗客梁園一日思親卽長揖謝去滫瀡之餘惟事著述蓋深有得于家學焉余宿昔仰止先生不可見今得交艸堂而因以覲延叔公也夫豈非幸也歟書此譜末以誌嚮往西陵毛先舒敬書

書馬松里詩卷後

先舒撫松里先生詩卷而有感于世變之盛衰也先生詩蒼秀大雅自足成家且爲帙已少然當時寧藏于家不以問世吾度先生之心有三蓋不好名而退讓且知恥耳似乎以七子風格之雄文藻之富視已作不無小遜夫雁行亦何足恥然猶恥之古人哉萬曆後世風漸衰人皆勇于爭名不肯讓恥心旣喪瓦釜亂鳴此臥子夫子所云顏唐放筆便布通都者也豈徒不自恥也又且喜謗前輩哂之不休則其心又加喪焉公安竟陵亦旣肆口後來者益甚嗚呼文章關國運豈虛語哉後學毛先舒敬書

書沈朗思論禪服後

沈朗思云喪制鄭玄以古禮二十七月而除服王肅以古禮二十五月而除服先舒謂二十七月其說是也二十五月爲非蓋肅殆誤讀檀弓耳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此禫字是指禫服始終蓋包兩月日數在內者也徙月出月徙月樂者禫服旣終又出月乃作樂通正服兩年是二十七月矣肅誤謂祥祭之月服禫出月便作樂祥祭是二十四月又出月則二十五月且謂旣作樂必是禫服亦除故以爲二十五月而除服蓋未嘗合間傳觀之耳間傳云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謂間一月則兩月矣又期是兩年二十四月大祥後

又兩月則設禫祭而除禫服二十四月加兩月是二十六月又徙月乃樂二十六月而又出月則是二十七月也然二十六月禫服除是服都除而康成謂二十七月而除服者何蓋雖除禫服而餘哀未忘故必出月始作樂是此一月本已無服而康成云云蓋哀而不樂猶有服之心焉猶之無服之服云爾朗思此文大指已詳而未盡悉余故更爲曲暢其義補於其後云

書錢牧齋原諱後

錢氏牧齋因崑山歸子字作原諱以補唐韓氏諱辯之未覈大指謂諱專爲事死者之禮用于生則非引古經傳義甚詳毛子曰偏哉錢氏之所執知其一未知二古人生不諱死而後卒哭乃諱是已今人則雖生亦當避名是古諱以爲死而今諱乃通于死生矣設使君生而臣犯其名父生而子犯其名其可以行于今日哉猶之古人臣皆

可稱朕今人臣亦可稱朕乎哉執古以繩今豈通論哉且古亦未嘗不生避名也故禮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娣姪士不名家相長妾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又曰不敢與世子同名謂諸侯之臣與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况在尤尊親者乎然則云卒哭而諱者特以其生時之爲避者少死後之爲避者廣如爲生者避名但施于所尊其餘則否若爲死者避名雖父亦避子故論語鯉也死鄭康成謂是鯉死未葬已前也意謂旣葬則不復名之耳至君臣同名如衛侯名惡衛臣有齊惡穀梁子以爲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蓋謂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而禮雜記又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意齊惡在當時禮亦宜然是又古人生亦當諱之可据者也則錢氏之說不但不可行于今其于稽古亦疎矣夫

書高雲客乞言引後

余觀雲客爲庶母徐乞言而嘆其厚而入于古也古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妾雖云微而主與嫡待之未嘗不從其優至人子則益當有加禮而今多反是動稱白華綠衣之防而凌抑已甚不顧傷厥考心茲逆已內則云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夫已妾而爲親愛猶然若是况父妾乎今徐孺人非有子若女也而雲客不啻庶母之且若母之爲乞言以壽八十曲盡其意既已深體亡父之心而又彰林安人之能逮下孝之至厚之至也則亦猶行古之道也孺人之幽貞懿德引中已詳茲不復述特述雲客純孝以見盛事云

書王自天潮賦後

讀自天潮賦而不覺形神之俱悚也邝然之狀如駭于紙誼應之聲如沸于耳浙潮爲天下奇觀而斯文又爲寫潮之奇觀覺玄虛景純幾於色沮近余八月十八日出草橋觀潮偕岸而立人皆爲余慄余笑曰即使潮拍我去我將執銀鞭隨伍公後逐潮去來自不惡何避爲已潮大至人走余立自若潮直趨余余不動潮轉旋余足下而退履襪沾濕人皆笑之而余更欣然自得今觀自天賦如此知其非畏潮兒也方嘗偕自天作江干十日遊乃快書此又以爲明年之約九月朔先舒云

記

戚氏死節記

嗚呼綱常名義之至重死生之大二者相衡而能決以爲其極難於是古人福極之說不得而定之矣君子讀書至此蓋未嘗不流連感慨于其際云東萊范乃芑舉太學高第病歿乃芑繼婦戚氏殉焉噫可不謂之至難者哉戚小時嘗問父母云女子何者乃稱節其父母

歷以古婦人之守一以終者語之戚默然若有思已適乃芑年十六柔順嫺婉克修婦德夫婦義甚篤也未幾乃芑下世結褵日短曾無子女襁褓之遺戚撫屍號慟擗踊極哀視含斂禮畢呼曰天平君安往耶卽入房自經家人知而救解之得不死因固勸戚未亡人能守志卽盡婦道何至自輕生如此戚拭淚勉強答謝罷見人稍稍引散去仍自經焉竟死嗚呼古今來固有應死而不能死者矣鮮有可以不死而必死者也且戚氏夫雖天已無所生然乃芑前婦固有子而其家世貴亦非無所毗依者也順其天年以貞婦終後人猶可望也然而必之死靡悔者彼蓋志與夫爲存亡素定于中者然也豈其詢節父母時已兆之耶抑聆父母之訓而卽已自銘于心耶雖然其父母告之者不過曰守節已耳固非預要之死也然戚氏終竟以死可不謂難焉夫世固多聞正言莊論思克副之而猶未逮爲之而且過斯又難之尤難者也或謂綱常名義重矣抑聞之賢者俯以就不肖者企以及太過則失中與不及等余又曰不然畱此身而有所裨也者則生賢于死棄此身而無所闕也者則死賢于生今戚氏畱其身終無所裨而棄其身固無所闕然而終能以生易死蓋已計之熟而成之勇矣要雖一時之引決而實與從容就義者亡異又曷可以過激譏之歟前志載烈節露筋斷臂截耳鼻皆笄髮巾幘之流而足以媿夫丈夫之臨大節而自奪其平素者今以視戚氏又當何如書以考終爲福凶短折爲極戚氏可謂凶短折矣繇今觀之福耶極耶然則古人死生大矣之說何足以論身繫綱常名義之極重而以一曰爲千古者哉頌曰古稱未亡茲乃速亡死者大變卽之如常于焉紀之俾也勿忘錢唐毛先舒敬記

八月十六夜紀遊

八月十五夜黯無月十六圓皎殊甚余飲薄醉鼓一聲矣忽興來不自遏令奴子開戶出從郭璞井登鐵冶嶺過吳園葉杞舍所居也令奴入訛之曰睡矣過敗更樓下尋吳廷彝叩門不啓因思東坡承天夜遊張懷民亦那復可得乃獨行陟雲居山半稍坐望湖中遠火不知是遊是漁密樹蔽虧月色隱現吟蟲感秋悲厲頓甚煙草露枝百音交雜已到寺欲入訪南溟房僧守真感亡甥嚴起新讀書于此悲從中來不果入遂褰衣直躡山頂曠望無涯中天一輪遙碧空自此外更無復翳纖毫大江隱隱越山淡橫皆奇觀也循大觀臺麓西狹路下過扶桑院復尋徑北上紫陽石亭子腳倦復坐久之夜已漸深行三四里寂無一人一路奇峯怪石蹲若虎呀若獅森立若鬼賴熟遊故得不驚奴卽恐不敢前呼而語之隨行猶惴惴也又過二歇涼亭而北至城隍廟前山次級下仰向門肅揖以過至中靈行宮歸徑已便余不欲遽返復東至太歲古廟踞憩坡上適三四人聚坐一大石一人歌一人吹簫倚和音吐清圓林薄凝響其頓斷處尤絕妙乃悟清真詞愛停歌駐拍語佳于時新雁叫雲橫掠江南去歌客聞雁不歌聽雁聲漸遠漸沒嘆息再三乃復歌亦不知其故何也仍聽歌竟聽乃起繇黑龍井道入螺山又里餘門巷深靜燈火都絕敲後門令開已三鼓矣開門入亦無燈于是映月色解衣就寢時酒已醒不得寐月光從窗隙射帷帳轉白如晝幾欲再起余久病茲夜神王遂乃爾佳境移情信哉明日記此以貽葉吳二君儻今夕月如昨當稍待我毋遽臥不然且令子瞻懷民事遂單行千古奈何書罷一笑

沈孝女墓塋記

古錢唐沈孝女父人驥母周氏嫁陸夫名有奇少卽嫻婉知盡孝嫁而稱賢母病歸侍母母瀕殆每云父老弟少母何可以死見願代母

死樂于生矣母日益危孝女乃伺夜鼓深人悄潛自割其左臂肉血濡縷不肯止猶忍之煎湯進母母啜之盡問母好否曰好乃退仆著甕不能起呼聲慘慘父入但曰兒死矣死矣竟不言其故其父見血大流溢驚而抱之久之竟殞及將斂浴見創而始知其以是亡蓋使人知用藥裏止血亦可生而必不言世傳人知割股事則病者無效爾于是母病乃旋以甕身代之志竟符奇孝格天信哉然死而得易是數可遷也天又何不憐其孝而併赦之也茫茫蒼蒼其孰能測之或曰毀受之父母之身而又使親啗我之血味陷之不慈豈得曰孝余則曰不然事有常有變自其常而言之則一髮一膚皆當愛惜自其變而言之則殺身致命適以成仁孝女蓋所謂處變者也使母偏于割其肉以謂不慈可也我自割肉進諸母母不知而嘗之何不慈也何陷之也且凡國家值革鼎時人臣殉節而卒無救于其亡然必美之以爲忠臣今女一死而更活母乃反不得爲孝子又何也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道應爾若沈氏則何爲者嗚呼罔極之恩竟輕于食哉孝女死年二十三死在庚申閏八月一日丑時後百日葬陸氏之阡郡人毛先舒爲之記且銘之銘曰嗟乎生誰不死死其身活其母死非死鬱爲神永俎豆詔後人倚人亦孰不爲人之子孫

傳

新定四世家傳

先舒曰毛氏昔之望曰西河今之有新定也猶夫昔也蓋世以孝義廉循顯故稱鉅宗焉一日會侯過余出四世行述請余爲傳且曰際可先世自唐天寶間從江山來遷遂安遂世爲泮塘人後數十傳爲六世同居祖希成公相詔旌其閭曰義門又四傳至環峯公族類衆多簪笏總立傳旣久而人益以多欲人人傳之恐滋煩筆墨故率吾

父而上斷自高祖始親親也遂安者古新定也先舒讀其文益嘆新定宗源之遠且大也夫發祥餘慶必有自來垂裕後昆必求其故古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及家以達諸邦國天下而成其光大有融之象我文王其既事也已謹案環峯公志涑字宗甫官化州府貳以父母老乞歸養撫孤振貧贖粥妻賣子諸高義事具載邑誌中環峯公生肖環公肖環公生思程公思程公生太素公肖環公名一瓚字獻卿弱冠舉于鄉萬曆壬辰中進士時神廟皇長子已十餘歲尚遲用立又詔並封三王于是羣臣匆匆皆疑以鄭貴妃故公上書糾首輔之罪大略謂古元子與羣庶衣服禮秩皆有等差今太子未立乃將以長竝少分王藩服乖古制而不合令典且古者人臣以道事君一衣一食靡事不與故膳夫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庖人共之內饗掌王及后世子割烹煎和外府共王后世子之衣服職皆用士而統之大

臣非徒以保王躬亦將明體分而防凌長加大之萌也不持不扶焉用相爲今日之事過在執政書入天子置不問然朝士皆咋舌選進賢縣令邑舍旁置爨具令訟者持一日糧自炊其中立讞之時有斗米官司之謠環峯公家居欲買田數畝貧意子宦久或稍具橐裝率售者之官取賈公卒不能辦且具白所以不敢名一錢狀卒以田還售者而公在進賢六載清聲益振入覲吏部司官錢心卓擬舉公自代三過不得見曰外吏候銓曹因鬼謁帝而毛進賢剛方如此此官固當畀此君掌選貨賂不行同官者皆怨已又以事忤政府作丈夫歌寫志徑請假歸卒于家公閱邑中任役家輒破及官吏部改爲條鞭法民困以甦闔邑德之爲仁賢祠祠祀公至今思程公名國章邑諸生父沒廬墓三年行樸而峻肖環公門生多來蒞浙或招公不肯往而待太素公巖然太素公善事父及繼母皆得其歡晚年嗜學不

勅曰旣字畫多中斷臆測始得猶日錄雜詩古文成帙其勤如此太
素公者思程公長子也名之履字爾旋寬然長者佃入租大少弗較
曰辟雀鼠過耗耳十八補博士弟子爲文雄肆自恣初從汪公喬年
遊汪公高公才而惜其文難遇公故時一摩揣入式已復自恣如初
庚午秋已中鄉薦主試黃石齋先生謂公文能憂危匡時乃過奇置
之會侯曰嗟乎先生以好奇名海內而吾父竟以是黜命哉後就養
樂城邸語會侯汝曾祖宰進賢事汝習聞也子孫可不思繼先人之
志乎會侯遵父命唯謹公喜聞行一便民事輒益大喜壬子夏水決
壞五門堰會侯日夜督堵築幸一邑得活及歸公慰之曰良苦然爲
人牧者豈可憚一身之勞而坐視數百萬戶之昏墊其如民父母何
爾毋自惜是夕平善夜五鼓端坐沒年七十六先舒作新定諸家傳
旣嘆曰希成公敦義創立門戶後益以滋大名臣孝子肩聯踵接而
我錢唐之毛自宋子俊公扈蹕來杭州逮先舒二十六世中間間有
聞者而希矣今亦益衰夫姓以地聞古故多兩大如陳有潁川汝南
張有南陽燉煌崔有博陵清河王有太原瑯琊今毛在睦州安知將
來不遂以新定傳與西河埒哉雖然不可期者富貴也若夫忠信孝
友節義人固可自勉也讀是傳者其亦可觀模而奮興矣夫際可爲
希成公八世孫齒少余十三歲與余善呼余爲兒

思古堂集第四卷

錢唐毛先舒稚黃著

古樂府

劍歌

我有寶劍五金之王
拭用赤土擘然生光
提之入山山精走藏
不遇猛虎却還故鄉
故鄉有阿誰兩三黃
口兒遙指古戰場
白骨何纍纍仰徘徊
涕橫下寶劍何為者
却入深山搜猛虎

高堂置樽酒吟

畏不必值乳虎愁不必望所思
高堂置樽酒清白浮羽卮
新歌入幼眇裂竹聞哀絲
妖童麗朝日佚女揚蛾眉
對此良可歡何事獨憂悲
中懷鬱不吐慷慨當告誰
黃河不西上白日無東馳
悲哉復悲哉願作枯樹枝

寡婦吟

古城城頭月照見埋骨人崩城不得骨天地含酸辛自從閉珠樓愁紅不復春衣篋故難開何處生流塵鏡暗孤鸞影翠滅雙蛾顰誰家理瑤瑟更爲掩羅巾

陶堰泣爲章烈婦作會稽陶士章妻也

雲寒水碧天沉沉白日隔胸不照心妾心皎如日妾身清如水大義在天地不獨爲郎死春風吹蛺蝶錦波蕩鴛鴦東西不成匹生死不成行精衛從何來哀鳴斷人腸陶堰泣歌莫苦君不見項王方把劍虞兮未歇舞塚頭灼灼生奇花羞殺燕脂色如土

聽莊蝶菴彈琴歌

梧桐生在空山裏千五百年青化紫誰人與之良有情揚州高士莊先生先生風調真少和二十餘年山中臥忽夢羽客來何遲起訪良

材果得之伐之斲之成古器試鼓宮商各依位參差十指去復迴大聲細響錯落來藏摧掩邑語在手往往秋星落楊柳煙微月涼夜寂寞狂風吹沙陡然作稍歇山木聲颼颼孤猿引泣天爲愁高山大海眼前是成連刺船徒爲耳山精吹火螢入衣葉零霜墮紛霏霏中坐有客良知音自言此曲愁人心鴉啼雞亂天欲曙未及曲終起辭去

沈氏寶鏡歌

并序

沈子培先生博雅好古自令周氏鑄二鏡一雌一雄光采殊常形製迴絕洵秋金之瑋寶毛子觀之賞其精奇而爲之歌

方丈之池黃金生沐日浴月百寶英有道服之聚羣靈容成公子遺一星三千餘歲光氣升先生采之入掌凝以火合土理交爭七日七夜候有程浮煙微歆色轉頰含光流采疑珠瑛一雌一雄相映明二十九方合并員方互劑黃黑呈天中長至月嘉名持之作鑑無潛

形佩之魑魅遙聞腥鳳翔螭蟄暗或鳴交花纏葉如有情離奇古繡
君勿驚主人工者交精誠只愁神物終飛騰金精化龍古有徵願君
匣以金繩繫存神照膽爲弟兄

吳市典衣沽酒歌同沈漢儀作

闔閭城頭曉鳴角吳門客子衣裳薄微茫晨日射綃幕苔瓦啾啾叫
寒雀起來相向慘顏色松陵川長歸不得平生賓客多逢迎出門百
里無相識沈生爾豈無相識但看貧賤難爲德秋日日短晝掩暉空
樓細雨煙霏霏夕鴉啼罷絡緯啼此時沾漶聊典衣沈生一杯須引
滿銚綆非長帶非短君不見朱門歌笑何紛紛須臾麋鹿已成羣主
人北去舊京道回望金昌惟亂雲

醉參軍墜馬歌爲羅隨園作

髯參軍兮羅便君閒攜六橋屐愛看雙峯雲花開花落等閒事眼中
直訝流年駛不惜官貧招酒徒踏歌歸去成沉醉千錢買馬瘦骨高
片片春雪飛鵝毛錦隄沙濕隘路滑君乎墜馬污青袍馬驚逝矣如
電掣從者扶攜亂行列雙眼茫茫直視天酒氣鬱蒸天地熱攔街小
兒拍手笑笑殺乃公百鍊鐵平生強項腰不折今日行行脚蹙躡參
軍醉語聽之方模糊自云逸興未肯便逐東風徂我家家太華彷彿
真僊都峯頭明星光有無長嘯拂髯髯未枯驂駕白鹿青鸞俱日騎
羸馬胡爲乎回頭更問黃公壚

望湖樓歌贈茅方泳

望湖樓高一千尺西俯晴波萬頃碧左峯右嶺錦繡屏白雲從天落
几席移家入山誰寓此煙霞癖甚是茅子欣看玉樹倚晴霄宛若明
珠照秋水名卿之裔真不羣相傳父祖皆能文山高水深典型古年
少奇才又屬君邀我登樓一沾醉西風萬木紛紫翠岸幘憑凌似近

天披襟杳藹臨無地
瑠窗碧瓦盤螭虎
簾櫳却望煙如雨
燕去梁空不見人
此坐誰賓復誰主
胸懷忽爾生突兀
酒闌使我狂歌發
海外徒聞鬪甲兵
樓頭還得畱風月
落日彷徨興未休
欲行不行頻回頭
待得千山萬山雪
更攜美酒登茲樓

細雨送春歸曲

西陵南陌春歸矣
蘇小墳頭亂紅死
冥濛細雨細欲無
霧薄煙濃天不甦
柳梢霏霏墜未歇
吳山模糊越山沒
風吹野火燒斷雲
零落香泥襯花滑
黃鸝舌澁啼一聲
偷送輕寒壓愁骨
劉郎老大不惜醉
獨酌百盃憶明月
長日短日相續頻
二百七十春還新
遊蜂戲蝶漫相惱
春色明年狂殺人

怨歌

烏鵲不樂羣
鳳凰青陵臺
高天茫茫宮花春
開一萬朶朶回頭背

宋玉

五言古詩

古蒙士詩三首

靜者動之君
動者靜之根
非靜亦非動
兀然而長尊
太極本無口
庖羲代之言
吾將問鴻濛
因之遊混元

一氣有舒斂
真息長深深
何以能純之
宰者唯此心
聽忘耳無馳
視冥目無淫
水以淡慾凝
火以寢慮沉
塵塵生趣來
恍惚如可尋
溫以自滋榮
斯樂難爲任

邈哉古聖人
道存如一絲
尼父旣以沒
微言寄之誰
二氏及衆家
談天何紛而不學
成面牆舉足悲
途岐且復冥心
坐以觀無情
時借問無極公
我何如嬰兒

情詩十二首

伊人賣漿流而抱出塵意門巷積秋草煙霞湊平地楚客攜玉琴鼓
罷共沉醉寒翠漫不收露華忽如淚

空庭有芳菊澹若秋天雲帶霜折寒枝將以持贈君君言昔餐此衆
味非其羣甘苦誰知之空吟離騷文

山中美人子綽約冰霜姿服氣一千年沆瀣和瓊糜自言地上人不
肯隨雲螭朝采若木華夕弄青霞芝

楚人有奇璞天下稱其寶光芒成白虹山藏潤枯稿觀者請償城主
人不言好楚國已空虛獻之何草草

秋暮天風寒微雲弄浮碧高樓時徘徊意思愴安適一雁西北來冥
冥去無迹撫景猶在眼吁嗟已成昔

扶杖恣所適往輒忘歸來招雲葛仙陂弄日初陽臺目成山川古心
與天地開不然渺我軀何以稱三才

八載斷潮信寂寞空江濤秋宵忽然來還見天地心人言攪魂夢我
聽如清吟海水洞湧聲可以通彈琴

大風吹大雲天色黯如水蜿蜒怪何物鱗甲墮地死近空不藏龍遙
波或飛鯉問其何以然噫氣使之耳

佳人邈何方寤寐三十年閒情豈有疑陶令琴無弦花落不怨春惆
悵私自憐所以古澤客托愁芳草篇

高堂置樽酒招我良友生日暮竟不來花月虛幽清興到自酬勸引
杯頻復傾形曠詎隔心醉夢通余情

大道開奇文直轡見英傑乾坤不私才偶爾寄人舌古今幾烈士不
在騁汗血處仲復何人解使唾壺缺

率野曠且平鵲雀互相語前行忘日黑林深不知阻道逢屠酤者疑
是山中侶去去勿復云入田驅稻鼠

梁梁奕公崇祀詩二十韻

梁公起東垣年少自卓越慷慨而負奇奕奕神姿發飛騰取高第振
鬣羣馬蹶文瀾蹙千頃吞吐小溟渤筮仕西入秦手板恥干謁涇陽
古三輔久矣王氣竭土惡城何庫銅馬將豕突維公下車初庀材繕
其闕流氛屯若雲一縣幸不沒梁公真活我萬戶完巢窟父喪遂解
官哀哀立雞骨西風吹涕淚凝丹變林樾忠孝兩無忝其餘何足伐
他人云鉅美公也直毛髮于今五十年歌頌猶不歇斯人懷典型豈
間存與沒歸祠崇祀典精靈儼恍惚古道畱素心千秋誰能滑小子
夙仰止高山映明月慙無一瓣香升煙助醊醇

酬樵李曹秋岳先生四十八句

仲夏淹霖雨十日不能出空牀但偃臥老狀益愁疾華械忽然來再
拜始開帙新詩貺窮巷森疎挺奇筆雲深清角樓月淡古香室杼寫

情何遙其餘難盡悉先生昔年少起家自經術斯文剖混元日下稱
無匹直聲滿朝右其儀乃如一國是待平衡時艱盡匡弼臣工譁盈
庭低頭聽甲乙昌言時謂峻毋乃朋黨嫉晚歲欣解組嗜好頗清逸
醉里花枝長琴橋竹陰密陶潛歸去來鋤田都種秫書籤狎風雨酒
壚問膠漆高駕西陵遊適當蕤賓律荷抽青欲圓葵老紅未畢城南
園亭佳相過屢促膝笑語雜悲歌往往竟移日許我以國士自顧非
其質所欣得附鳳豈敢便捫蝨典型良在茲辭翰詎能述含毫一長
嘆大雅正蕭瑟

贈海寧許西山令君

赭峯峙海門紫薇隱如髻名城稱此邑萬雉儼相儷自昔下車人英
哲頗難繼豈無操刀者美錦或垂製許侯天中家夙儲蒼生計洽劇
刃有餘始到材已銳矢心起弊俗洗刷總成制萑苻旋屏懾魚鹽絕

停滯其中多巨族里閨聯甲第威惠一風行強弱互調劑洛下古多才犖犖富文藝講筵日橫經好士長擁篲宣尼久不作微言邈誰繫悲來面俎豆嘆息斯文替東臨百尺樓地狎蛟鯨勢風雨試披襟豁爾乾坤霽清和旣遙扇百物鈞消戾老稚人有心私語或流涕推賢嬰上賞雲龍各相契列柏鬱蕭森丹楓挺天際獨鶴翔煙霄下土終懷惠明年北傾耳遙聽九臯唳

滯吳門不得歸示沈漢儀

惻惻復惻惻愴然心不休羅衣單以寒况復當凜秋言送遠行客偶爾隨輕舟誰知此滯淫便作無方遊一住十日餘天氣陰以擘弓刀亂長途馬嘶風颼颼傳聞勢必過驚信到杭州定牽老父心浩歎增白頭宦遊無簡書服賈非車牛一登姑蘇臺浮雲怕回眸吾子曲相慰要我以淹畱多謝良友生何方釋我愁

答何元長先生

幽居屏塵囂苔巷寡屐印瑤函自何來君子惠芳訊離悰兼古誼手迹更詳認尺幅含華文風流獲披振深情敘未了別紙踵書進疏蘭幽以清潑墨吐芳潤拳石何乃奇勢若凌千仞離披枝帶煙髣髴香成陣伊昔侍君遊龍門降高峻慙慙寫心胸豁達消鄙吝攜樽恣幽索山溪流粼粼高韻澄煙霞餘風扇魏晉清言相贈酬一夕起余痰當今喜攀嵇隔世徒慕蘭湖干把袂別日月一何迅夢想聞雞鳴清霜滿愁鬢遲問亦以久顧影疑相擯嘉貺忝紛而塵胃驚灑汎相期寶國香凡百在周慎清芬不我遐時復枉書信

贈鄭去非

并序

鄭去非與余夙在里閨少相識已去遊四方倦不適意歸館東城安貧子處志頗閒佚比過予則兩人俱過壯久矣子瞻云英悍之

色猶見眉睫然蕭然巷隱無以異于山中也追懷三十年來萍
合雲散之故慨焉賦詩

浮波既有石沉水亦有香物性固其然孤懷特殊常鄭子秉靜理攬
策觀四荒臨流不欲濟河水何湯湯歸來城之隅一畝翳苞桑塔焉
喪其耦何必嗟無裳浮雲不逼天下視疑相妨紛紛亦已久一呖安
能詳泥塗與軒冕孰間隱與彰丹鳳顧冥鴻各自成翱翔

壽諸母八十詩四章慶倩君簡以敘以調太君也

邈矣二南風無儀屬中圯名家啓令淑展也女君子女經自口受婉
變以習禮頌椒未可方詠絮誰能擬其十五筭而字十七歸德門孝
承與慈輯事事協所尊盤榻夙以具紉鍼宵弗諼在華無佚志履衰
靡苦言其克生五令子教誨悉有方爛然見文采古誼同扶將桂馨
與蘭茁賢孫復相望人倫並所宗聖善益以揚其古人亦有言積善

自天祐潛德流光輝譬如日當晝高年愉且康令辰此云邁千觴獻
未已百歲昌爾後其四

為盧太君五十賦文學獻華太史景韓母也

瑤臺有獨鶴餐露長不饑芙蓉清且寒映月含光輝盧母秉高義長
養自珠胎當其賦桃華九十以為儀茹茶在中路膏沐誰為施綦縞
貞苦節吞聲不言悲操持且織作中夜忘其疲教子必以禮母也兼
名師桃李受春風開落為春欺松柏青且貞結體無盛衰雙鳳頡頏
飛冲天良有階願母邁奇齡百歲方嬰孩素娥吐精華呼吸與之偕
長駐人間世毋令古道微

奉陪華亭張蓼匪先生泛湖感懷敬呈長句先生解浙任時推

分守商洛故有結句

春風吹桃花曉日動煙海吳越連百城蒼茫啓文采遙遙一千載斯

道將在誰羣蒙待日月懸鑑須英奇張公起華亭實秉九峯秀左拍
湘纍肩右摻龍門袖維時衆君子高唱儼如昨兩儀正澄清八紘恣
揮霍公渡語溪亭雅譽溢江城持衡七十縣片月照孤清梁竇竟何
取袒褐一朝升龍鸞集紙墨字字見飛騰永嘉屬末流方復開正始
白玉那可爲青蠅自茲起我公江海興談笑揅拂衣浮雲鬱無盡冥
鴻天外歸西湖二三月楊花落如雪彩鷁攜金樽日暝未言別極目
矚煙景遙山紫翠重新詩崢嶸色競秀南屏峯自顧忝光儀中懷每
勞罄何當寫雅音吹萬欲同聽二氣相薄蝕君子道有窮閭闔一朝
開光華四海同洪鈞在胸臆吐翳揚皇風古治復文明譬如日再中
雙珂搖白玉八駟先青驄朝回望鳳闕海日初生紅蘇枯藉化雨待
澤悲轉蓬縱復赴商洛休尋黃綺翁

六伯母孫八十壽詩

烈士感曠日貞婺泣秋霜萬象互迴薄人志獨有常我伯沒行役母
也佳亟芳崩城惜遠道南望摧肝腸憶余穉無識欣得母攜將徒見
血淚赤零落霑衣裳北堂與西階白髮間流黃鍼工雖有神不繡鴛
與鴛荼苦五十載道腴體亦康體康豈自珍志唯悲景光酌酒跪獻
母母懷慘不揚松柏自多青蘭蕙亦多香文章雖滿笥鳳凰終不鳴
直願身爲石岡陵詎所望

詠形

形骸正如屋我生偶居之有我爾得宰有爾我得依四運自遷流精
氣日向衰衰者本非我屋久將爲摧屋摧我不任出入自有機將我
魂魄去讓彼蟲蛆來去來復何常有無遞相爲達者觀此理欣受而
不疑我馬尻爲輪豈復更駕哉

諸君簡惠菊

商飈肅秋氣鮮葩吐芳林云誰攜贈之美人將夙心黃華映朝日青
柯垂夕陰招鳳想嘉儀集鵷懷好音我愛置軒窗我采佩衣襟且味
上流液復發南山吟素抱雖孤往雅興願相尋忘憂有佳物期君還
共酌

古戰場有感作

荒原秋草長殘日向西沒四面野雲愁狐兔各求窟樵人撥淺土黃
沙見白骨云是古戰場鐵馬舊馳突心銜主恩勇氣爲鼓死竭壤雲
如城崩壯士委膚髮茫茫屬何代行尋沒碑碣我憐忠毅鬼名姓就
銷歇爲虹或化雨青燐附空發王師本無戰古人何倉卒悲風蕭條
來兵氣黯楚越且聽宵闈砧政爾擣霜月

送諸大駿男遊廣陵

陽春二三月桃李紛婀娜與子日攜行行國復于野開襟招遠風登
樓興瀟灑觴酌共酬獻懷抱互傾寫如何賦遠遊扁舟忽東下言觀
維揚花行鼓秦淮柁分襟在斯須牽連未能舍送目良已遙銷魂信
非假念子方爾豪轍迹寧輒軻姜公殊威悽張子况風雅赤欄坐觀
魚綺陌閒乘馬劇談每超玄高宴必繼火吾徒滯此鄉筋弛神明惰
良朋雖云多和者轉憐寡渺焉愴予心勞勞起復坐何須感嚶鳴且
復送杯竿丈夫志四方誰能淚盈把沉醉終今宵明發望峩峩

贈諸二虎男游越

橋東有諸氏卓犖富才策羣從羅門庭往往一過百小諸最後起秀
眉復方額十三解吟哦十五通賓客自矜參上流未肯乘下澤春風
張江帆云訪羲之宅山陰我昔遊勾陳有遺迹雲門谿轉寒宛委珪
猶赤其間聚人文洵美無可擇隱流方謝敷寓客皆李白子行當縱
交吹笙間陳帛雪芽清肺肝清唱動魂魄憶子偕阿兄觀花廣陵陌

歸來復東渡舟駕日相迫愛子英英姿念子勞于役秋實方可餐朱
華豈虛擲文戰一褰旗遲子南園隙蓬蒿喜隣近方覆互晨夕

七言古詩

宿韜光望海日

龍潭鷲嶺天下奇韜光更上升雲涯蒼穹髣髴欲摩頂石氣濛濛拂
衣冷山僧邀我山中宿乘輿扶筇踏巖谷便應晞髮臥峯頭俯聽簷
鈴和風竹夜深月沒靜羣籟隔樹明河似縈帶須臾微紅乍起滅瞳
矓正出扶桑外天浮海濶見俄頃不覺此身駐西嶺誰持青鏡寫燕
支閃爍團團無定影滄波一半吹紫濤良久不見東方高凌風欲去
更惆悵天水茫茫兩搖漾紺殿紅樓黯欲開下方始聽雞三唱

哭越中張木弟

我昔與君作游好山陰道上春風早風流佶侘美紅顏春衫騎馬踏
春草一旦風煙契濶深三江潮落天陰陰魂飛不渡越溪水鴻雁叫
雲多哀音哀音繚繞落南國江南花草無顏色有客遙傳尺素來使
我吞聲淚沾臆君才自是千秋者霞蔚雲蒸輾揮寫神宗末葉荆榛
長斯道幾人還大雅青天月落綺霞飛惆悵歡情中路違七發無靈
吳客散二招空怨郢音稀我今哭君君聽不江水澹澹江雲愁文章
有神自不死功名富貴真東流

讀松臯集寄語會侯

龍盤一道開春風淺草平煙初日紅繁華千載逐流水吹臺寒峙孤
城東君行訪古夷門下誰是夷門抱關者黃河遙捲白雲高五岳當
胸恣揮寫松臯淡遠擬天濶手縮蛟龍入毫末被服元無今日製輦
笑都令古人活羨君此處多高致魯恭在漢非奇事梁園修竹擁千
竿翛然物外稱僊吏畫屏風摺金鸞影翠燭熒熒燄如穎誰遣雷霆

破石鳴還憐沉澀和雲冷我臥吳峯白日斜中原應不隔天涯讀殘
書卷飲殘酒恰好西湖逢落花

奉壽制臺李鄴園公長句

海岱惟青州篤生多俊傑我公起家自山左稷下談天盡捫舌雙旌
六纛翩翩來緩帶欣看鎮兩浙南天半角波濤沸公平環甲渾忘貴
直從衽席度僊霞更傳樽俎消兵氣威惠兼行是武侯何如叔子在
荊州遂使閭閻無吠狗共道師貞卽慈母沉山何必碑取印還如斗
八月潮來獨向西添入金盃作僊酒虛擬相隨海客槎何緣得御李
膺車祝公眉壽以無艾又見南山飛桂花

寄潘次耕

菊花如燿霜著水曲巷蓬蒿長一里清吟才子吳江過越府三才冠
羣美戟門深處怕窺人泥底蕭然翻曳屣雞陂虎阜君之家古來此
地生燿霞王珉別墅幾竿竹鄧尉玉山千樹花江南自是銷魂地六
朝春草君應記九枝燈燼楚娥愁七字詩成江令醉聞君弔古登高
臺紫毫直寫呼天意銀漢微茫接夾城金銅僊人滴清淚亦有朱弦
彈不彈豈無翠竹老琅玕西風臥久聽瓊漏清夢與之俱欲闌我欲
從君情脈脈十年不作吳門客寄語心和海路長高樓落日連秋白

爲蕭山何伯興題照

錢唐日落江水白隔岸越山橫百尺誰將素絹灑松雲寫出吳天澹
空碧中流小船若刀耳若有人兮弄秋水諦看鬚眉恍夙親果是蕭
然子何子富貴功名是也非此生須著芰荷衣乞錢買得蜻蜓艇隨
爾燿波訪釣磯

贈徐子

徐子紫凝真才子落筆銀河捲秋水獨排塵土論千秋此日風流還

正始南屏四面擁奇石徐子高吟與晨夕詩成白鳳啣之去飛入雙
峯最深處閨苑神仙復幾群玉京消息定相聞一枝青桂九霄外吹
落天香滿紫雲

題戴笠垂竿圖

吾家會侯江海客愛向晴川弄澄碧寫作戴笠垂竿圖長松之下坐
奇石秦山洛水循良吏三十餘年文章伯偶然托興在蘆花便覺煙
波是吾宅風塵我久溷樵漁自笑投綸術轉疎他年君作任公子十
犗還牽海大魚

爲倪翁六十

倪翁謫來本仙籍飄飄紫髯長一尺雅量不減圍棊風逸興愛著游
山屐雙峯蹙黛二水白高呼快飲傾幾石商洛綺季真國士東海魯
連好奇策憶昔轅門曾擁篲翁平長揖參軍事片羽橫飛穿陣雲立
下堅城七十二艤艫還渡大江西江色遙連石鏡齊鳴鸞珮玉懷古
處彩毫處處驚畱題于今我翁方六十真氣眉端自堪挹瓊枝玉樹
紛滿堂金風浥露新薦涼銀河昨夜成七襄誰其贈之天孫章荷花
未凋桂花發南山壽酒爭飛香

五言律詩

秋色

秋色滿吳嶺登攀四望同斷虹垂木末殘雨過江東細草還畱碧寒
花也自紅昔人高臥處應在白雲中

長眺

故國一長眺其如山色何千嵐盡西去起伏似驚波白日爲誰晚秋
心入夢多情懷老已淡還欲發狂歌

秋

臯亭山外雨可以作秋悲
燼樹杳無數亂鴉呼滿枝
風將來雁疾雲附去帆遲
惆悵自憐者古人應未癡

秋日寄應嗣寅

已辦登山屐君來可共遊
兩峯孤塔直三折大江流
呪石仙人蛻吹笙玉女愁
東南吐高閣臨眺更宜秋

題關查度游卷

奇君字查度何但夙餐霞
疑向中秋夕曾浮海客槎
酒醒花氣冷歌罷燭煙斜
不是仙人掌誰驚墮月華

題沈羽階娛園

西望碧濛濛曉嵐浮遠空
忽然疎雨過日照雙梧桐
祗見白鹿駕誰師黃石公
鑪煙靜如水高士臥其中

贈沈大匡先生山居二首

吳嶺誅茅後茗溪買棹餘
從來論風雅原不隔樵漁
標格雪方潔文章玉不如
百城南面坐一一是奇書

昔日蘭陵縣曾歌第一清
隨車聞口頌解組卽躬耕
老興新詩好孤懷皎月明
諸郎才更健醞藉到公卿

送朱公是之東粵

馬頭南發處斜日在征衣
海濶天垂盡山高雁總稀
蛟龍隨霧出橘柚壓霜肥
莫作南征賦明珠恐奪輝

贈柴夢霍

挂壁是何物垂弦一廢琴
樹隨秋色老愁與夕雲深
騷屑無歡夢安排只苦吟
文章窮次骨天地亦何心

千古

千古忽如此數莖當奈何
著書秋氣白把酒暮雲多
過雁衝殘雨吟

蟬戀舊柯西湖平似掌何處託微波

答湯胤釗

茲地誰招我桃花一徑開雲岩極深處風景像天台掃徑罕人迹扶筇遲客來醉餘如倦矣鶴背載君迴

酬汪梅坡

天地一何大堪悲此道孤興隨花暫笑春與日俱徂青鏡髮應變紅塵病未甦憐君金馬客何事亦江湖

曉起看雲

日出露初晞看雲陟翠微虛中任舒卷象外蔭光輝鳳闕非煙曉神山帶雨歸帝鄉何處是瞻望正依稀

三茅古仙觀與發此同遊日背一峯晚霜黃萬木秋潮來龍得怒松

老鶴知愁雙鬢慙君黑西風吹不休

寥寥

寥寥此何境門設不須關秋色淡而遠主人情亦閒白雲生古樹流水出空山曳杖恣所適仍隨倦鳥還

贈鄭子文

茲地豈谷口驚逢鄭子真天涯雙白眼客裏一閒身于物澹無意揮毫疑有神英雄多草澤何日畫麒麟

一徑

一徑度茅嶺逶迤數里中不然成寂寞賴與故人同霜老石頭白霞餘江外紅欲尋花裏醉可惜是秋風

紫陽洞

遊罷紫陽洞歸來夢亦清中宵聞唳鶴片月迴孤明湖海渺然耳乾

坤誰幻成薩公題石處活活暗泉鳴

沈無回先輩廢宅

陋巷孝廉宅高風應未闌古牆酸草綠廢井苦瓜盤雨白蛟風惡煙
青鬼火寒芙蓉衰謝處想像曲闌干

忽忽

忽忽復忽忽城南聊獨行不知春色裏何處憂端生花氣忽蒸雨鳥
聲還弄晴閒尋一片石坐眺晚山橫

暮雲

天濶近江湖西風一雁呼人閒秋樹澹鶴病暮雲孤流落吳公子登
臨宋大夫懷人別有淚不敢灑平蕪

讀沈漢儀新詩兼送之燕

金樽乾復斟日晏發高吟八詠是何代風流遙至今桃花宜醉眼芳

草入愁心屈指薊門客君才堪陸沉

飛來峯

何處飛來石蓮花秀一峯秋泉帶雨落翠黛拂煙濃洞古花藏蝶山
深竹化龍冷風吹不斷煙際度寒鐘

蟬

秋氣弄秋聲悲哉獨早鳴短牆斜日澹疎柳晚涼輕忽爾隨風斷還
疑帶露清城砧遙雜處遊子若爲情

答吳岱觀惠畫

大滌尤奇處真堪老物華移將入畫裏髣髴似君家黑認千峯樹丹
畱幾點砂他年訪幽徑應不誤停車

病中與岱觀

春病雨沉沉新詩支枕吟閒尋獨往客誰得古人心組礙腰圍直杯

交肺腑深桃源與柳宅論定總山林

贈茅漢威

鐵嶺茅公子家風是故侯
翛然一鳳尾不愛被貂裘
雨雪還同坐文章亦善愁
西湖萬山出拱爾讀書樓

對酒作

許君嘗據地阮籍未迴車
天半曉雲色忽然生鬢華
隱山無別業卜地且浮家
何物堪消酒披霜采菊花

記昔

曾記昔年事滿湖明月輝
亭臺映水白星斗在天稀
古桂吹香雪新聲奏羽衣
玉笙渾似手獨有小劉妃

漫興

與我周旋者慙卿一鷓冠
心枯把茗怯髻小插花難
獨往意何適清

吟興未闌庭松不帶雪
詩句訝高寒

一病

一病過一月形骸稍自任
親朋喜我在濁酒且同斟
天地浮通氣文章借住心
儻能畱昨日痛飲莫沉吟

示鳩臣

小兒能愛筆老子久拋書
興到一樽酒心遊千載餘
誰能怪烏鳥祇擬狎春鋤
汝但來搔背看余白髮踈

山中雜興十首

乾坤莽蒼外一氣落人間
日暖雲生屋煙空雨洗山
妖虹新忽墮候雁且知還
酒德誰堪頌頽然覺我閒
春江滿眼愁望遠獨登樓
白日依潮落蒼波入海流
繁花亂別浦生綠帶芳洲
病客遙懷古吳吟亦未休

山古絕行跡山僧一箇來石橋中斷處彷彿似天台翠岫螺雙出金湖酒一杯坐忘應爲此永日未言回

獨過寶奎寺衣裳都染霞攀蘿尋斷碣宸筆灑春華冷覆懸崖雪香生隔院花登高望滄海何處著浮槎

勝地紫陽東探幽興不窮人行空翠裏犬吠亂花中怪石長含霧高臺欲御風天南誰染汝萬古碧濛濛

老樹何代物蒼皮掛紫藤我來此下坐海月忽東升對影還成二棲鴉自作朋屋疎炊極少幾處暮煙凝

草色沿秋綠依人路幾盤釣魚憐石穩聞雁覺衣單石髓他年藥胡麻此處餐峯峯遠若近蒼翠轉生寒

西去密烟樹宜哉于此郊吟將猿並哭住與鶴同巢滴瀝巖泉落蒼茫海氣交還欣逃屐齒不必定誅茅

雨過北山外臯亭一倍青煙光淡欲沒秋色媚寒汀亂艇千漁網斜陽半草亭疎鐘何處寺幽絕正堪聽

晴色怪飛雨風過萬木中快哉一長嘯吾道未應窮逸興憑花發衰顏借酒紅青楓望不極回首憶江東

秋夢

秋夢無慘客秋風昨夜來數莖梳髮白一片著心灰明月晝方出浮雲晴不廻如何萬里外雁別望鄉臺

移家與鄒明略

邇日移家處吳峯此絕奇鶴巢無頂樹蟬掛有藤枝海石近可掇江帆遙更遲疑君寫幽意不謝虎頭癡

送胡文漪之燕

春暉染柳色二月已青深送子乏樽酒離愁空不禁蘆溝曉月淡碣

石暮雲沉儻過張華宅休忘看劔心

漫興

我是西山客嘗攜北郭筇開門弄秋水乘興采芙蓉巢鶴大如此礪雲深幾重客來清嘯罷忘聽上方鐘

一笑

一笑拂吳鉤千山競蚤秋鷹窺高樹落鶴對白雲愁湖海歸衣帶文章在酒樓劫灰誰辨得萬古正悠悠

七言律詩

送徐伯調張木弟姜桐音歸越

小堂樽酒夜將闌四坐逡巡且盡歡風滿關城吹角早月明烏鵲叫霜寒舊知車馬論交苦媿少琅玕贈別難東去蒼茫迴首處秋花無數落江干

南湖懷古

山館蕭蕭木葉稀登臨未忍賦將歸銀塘霜落沙鷗靜古寺秋深殿鴿飛一片帆檣天際出千家煙樹望中微舊京想像連東苑白雁池頭立夕暉

岳墓

武穆精靈想像間孤墳寂寂野花閒金牌昨日三軍哭玉輦何年二帝還大將旌旗懸北斗祠官俎豆肅西山荒涼古殿松楸裏氣作星辰不可攀

顧嚮中館作

梅家橋北一茅堂地主入稱是辟疆圖史窗中情自適琴樽花裏興何長漢朝舊宅神仙尉水國新秋菱苕香劇論風騷兼弔古登臨何處不成狂

新歲爲顧昭勇文之翁作

武陵公子屬名家說劍于今鬢已華殘雪正宜傳柏酒春風依舊到
梅花百年却負封侯骨五色還營帶母瓜興到不妨逢醉尉藍田歸
路月西斜

奉贈張用霖先生

牆東高隱似王君抱膝蕭然意不羣弟子傳經長擁坐良朋把酒細
論文城臨宋苑生秋氣樓對秦亭見海雲平子多愁應有賦誰憐遠
道雪紛紛

雲錦亭南宋建在臯亭山半亭屬崇先寺也

孤亭山半傲晴雲扶杖登高日又曛萬樹桃花紅未了千畦麥葉翠
難分高標元氣峯頭合下界疎鐘靜裏聞五百年前尋往事手摩荒
蘚讀遺文

題崇先寺浴龍池宋高宗嘗洗手因名

臯亭山北浴龍池南渡曾經駐履綦古甃苔滋邀翠輦祇園金布卽
丹墀波含五色雲凝彩影落雙虹勢絕奇自古興亡春不管至今花
發萬年枝

壽德清蔡母胡太夫人

相國夫人德自尊菰城五月氣初暄榴花吐艷迎衣袂荷葉飛香近
酒樽一品山河宜象服九州冠蓋聚龍門佐成辛苦調羹手還與諸
兒仔細論

登鳳凰山作

千仞峯頭此振衣狂來不許鳳凰飛上方白日龍長現小苑新秋兔
早肥海氣欲潮江氣黑吳雲歛起楚雲歸排衙石笋渾如昨想像紅
粧畫打圍

九日寶雲菴阻雨

寶刹秋深積翠重何當佳節雨偏濃鐘來南陌沉清響雲濕西陵沒
曉峯別浦蒼茫迷斷雁古潭煙靄出飛龍紫雲高處真名勝惆悵無
從策短筇

勝果寺和宋荔裳先生

古寺空山草路斜春晴欣駐使君車鳳凰棲老吳宮樹麋鹿深穿宋
苑花海色諸峯開夕照江聲萬騎走平沙懸知題罷新詩後翠壁千
年鬱紫霞

奉和荔裳先生西溪看梅遂訪陸氏隱居兼訂再遊之作

一棹晴溪日半曛沿流身入白鷗羣乍驚綠萼如僊子恰喜青山對
隱君問世果然忘改曆藏名應自笑移文再來只恐逃春暮無數桃
花隔白雲

壽山左王西山

蓬萊高臥絕風塵六十三年靜者身偶試漳河還解組恰宜滄海坐
垂綸樽前柏葉將傳酒臘後梅花早報春屈指于今纔對策笑他無
賴是平津

送王五文還山東

王家玉樹秀無雙笑訪西湖適此邦楓葉滿鞍催曉騎蘆花引棹渡
秋江正憐賦手諧金石無那離顏對玉缸莫爲海雲遮斷雁相思千
里意難降

飲茅雪鴻齋中作

東門夙昔擁簪裾舊德看傳幾葉餘才子兩都稱祭酒曾孫四壁守
遺書綠苔門巷停車滿碧沼煙嵐入鏡虛最喜開樽薦芳菊車螯渾
不減鱸魚

答陸孝山

羨君爲郡古雄州攬轡東南是壯遊賦就梅花羣玉曉樽開桂樹萬
山秋諸蠻亦拜隨車雨五馬還過叱馭樓不是政成元自暇誰能書
札問滄洲

寄懷錦雯

憶昔梅花政可攀送君行役度江關題來客况詩逾好拚取官貧訟
自閒錦石天橫開百粵蒼梧雲斷隔諸蠻法星合映南天外何日乘
春擁傳還

奉贈張卿子先生

東郭先生興自殊衰年猶不待人扶吟成紅藥日將暮望斷碧雲愁
政孤種竹河干成小隱談經海內得醇儒風塵屠釣還如雨識取韓
康姓字無

寄施愚山少參分守臨袁兼懷陸景宣

分藩吳楚駐雙旟攬轡從容訪古餘玉筍依然梅尉宅石函無恙葛
洪書興追康樂詩偏壯政美宜春酒不如多少瘡痍君手起况能畱
意屬樵漁

臯亭道中

臯亭山色倚峒巖遙見僊人度石橋雨過丹崖雲尚濕秋深錦樹葉
初凋吹簫吳客嘗攜酒望海秦王亦畏潮自信尋媒非此徑西風聽
爾草蕭蕭

沈開先招同徐古周張赤師關查度觀雪

芳樽對雪晚漫漫氣合何知天地寒忽訝樹深山失翠還疑風緊絮
成團愁他疲馬衝泥滑喜著疎花照夜闌僵臥袁生何太苦直須休
放玉壺乾

虎丘酒肆送葉緯如徐大文之濟南

鴻雁初飛水國秋
吳門煙月暫停舟
但看倡和生寒色
忽爾蒼茫動別愁
把袂塵沙侵短髮
驅車霜雪犯征裘
遙憐勝侶登臨處
何但高吟白雪樓

姑蘓值金道庶飲中作

吳市逢君是故鄉
臯橋沽酒脫行裝
悲歌欲倚荆卿發
醉態何辭阮籍狂
歲老驪駒還短路
秋深蟋蟀在空牀
亂離良會真堪惜
別後風煙動渺茫

夜飲張赤師雲居山館

風塵此處合幽棲
歲晚論交手重攜
自笑千秋真畫虎
那堪今夜共聞雞
坐來徙倚南屏近
醉裏闌干北斗低
一望曉霜兵氣合
城頭吹角亂鴉啼

聞丁葯園燕中信遙有此作

鸚鵡題成事總非
驚聞瀕死出園扉
三年游宦官仍薄
萬里投荒雁亦稀
遼海山川應慘淡
長安宮闕轉霏微
荷衣儻遂還初服
今日文章在釣磯

錢王祠懷古

錢王宮殿枕荒城
舊國春吟百感并
東郭暖煙花自發
南屏空翠雨初晴
金湖賜第丹書古
鐵鏃沉沙綠蘚生
不是汴州佳氣聚
當年此地亦神京

憐忠祠

曲巷秋深碧草稀
于公祠畔日斜輝
迴回玉輦功難沒
勘到金牌事總非
燈火晶熒搖錦幔
風雲黯淡護朝衣
憐忠二字千秋筆
金齒奸魂何處歸

贈漢陽王懷人亦世兄弟

楚客逢秋秋氣悲扁舟遙泝浙江湄欣傾鶴蓋情偏洽讌比龍山興
亦奇王氏流風聯璧好漢臯明月弄珠疑平生俯仰千秋意屈宋英
靈更屬誰

寄徐敬菴

聞君按部有光輝隋苑煙花照繡衣潮上九江添海氣風行千里懾
霜威元龍俠槩還如昨枚叔風流興未違二十四橋攜酒處彩毫應
共白雲飛

寄吳樾

去年聞子別燕京便向三齊攬轡行乍試一州堪佐理還期五馬領
專城古時漢策畱雲氣秋老秦松作雨聲何以慰予衰暮意素絲相
公在平生

答沈聖昭

螺峯十曲一荒廬誰向西風問索居故國雲山秋後雁大河風雨夜
來書巖城吹角聲聲苦老樹經霜葉葉疎石鼓湖頭風景好也知東
望渺愁予

答沈寅工贈別

十載論交嘆逝波與君相見已蹉跎樽中濁酒開眉否客裏愁心奈
鬢何楊柳迎冬籠月少芙蓉向晚醉秋多老將孤劍摩娑處還擬狂
來且浩歌

秋

病對西風素髮垂滿天蒼翠漸離披山中桂樹應招我江畔芙蓉欲
待誰蟋蟀深知秋氣冷蛟龍何處夜吟悲一歌九辯增惆悵宋玉風
流政可疑

卜居

石磴層層陡莫攀，卜居林與壑之間。偶然移榻皆依竹，且喜開窗却對山河影。不隨明月墮潮聲，長帶暮雲還主人。久矣忘機者何處，飛來一白鷗。

玉津園

鳳麓名園是玉津，繁花悽艷帶湖濔。紅翻燕子江樓曉，碧墮蜻蜓苑草春。大內古碑畱劒舄，小朝新詔泣君臣。蕭條射虎千金手，露白園陵別有神。

喜暉正叔到杭兼簡其同鄉諸君子

置書三歲渺愁予，喜共張燈慰索居。秋到飛鴻迎暖候，人如洗馬渡江初。笑持紫蟹談逾健，高瀉青樽興不疎。寄問毘陵舊游好，大江煙月夜何如。

答張勳伯

健筆驚看賦兩京，君才元是漢張衡。西山爽氣迎秋合，北極晴雲對酒生。鵷鷺幾行還却步，驂騑萬里自橫行。年年草綠長安陌，珍重題書寄遠情。

飲沈公翰宅同羅隨園參軍沈漢儀諸虎男

亭臺面面對春雲，促坐開樽日半曛。青眼此時皆勝友，紫髯千古屬參軍。玉簫吹起爭邀月，銀燭燒殘更論文。才子從來多好客，清豪那得便如君。

過倪魯玉看牡丹作同李東琪王豹采

錢唐江閣是君家，勝友相招爲看花。金粉模糊籠碧霧，樓臺窈窕映紅霞。草迷南苑尋殘碣，松隔西陵駐小車。脈脈春歸應共惜，醉聽啼鴉雜啼鴉。

送倪魯玉光遠之燕

翩翩二妙共揚舲遙指渾河細柳青入洛機雲工作賦登樓馬鄭互
談經華峯得醉驚星氣獵鼓乘閒辨籀形忽憶昭王憐駿馬黃金臺
迴不會肩

與莊蝶菴小飲

秋老空山興轉長蒹葭秋色共蒼蒼人如南阮還沾酒客到西湖不
望鄉落筆定誰驚鶯鶯彈琴應自笑螳螂芙蓉疎雨高樓暮醉後論
心那禁狂

寄懷常州陳賡明

昔年蓬逕爲君鋤契濶相思又歲餘山館早梅千點雪江關春雁八
行書談經羨爾才真健隱几憐予髮轉疎玉女潭深人迹少此中高
臥意何如

倪魯玉日覲光遠賓穆邀賞牡丹

兄弟爭憐春色闌江頭載酒此邀歡紫荊定不歌常棣玉樹何慙對
牡丹雨瀉酒光搖翠瓊煙銷蠟淚膩銅盤名花彩筆風流甚今日何
妨號四難

永昌門眺望

東城車騎晝紛紛憑眺江門日已曛馬落射坡驚似電牛歸沙岸黑
連雲非煙宮闕三山近返照河梁一水分吳越興亡春草裏酒樓長
對白鷗羣

五言排律

遊壑菴

勝地宜幽賞况逢晴日輝逶迤穿竹徑疏豁到柴扉橋小通波去林
深過雨微直愁新翠滴未覺亂紅稀好客排棊局隨人坐釣磯鑿山
思古堂集四卷二十六

知虎避引水種魚肥落日還扶杖清暉更滿衣漱泉兼碧瀉攜石帶
雲歸城郭紛相近江湖夢不違此中會高臥漫使興遙飛

酬關六鈐先生見懷兼傷令嗣查度二十八韻

高臥滄洲客俄驚四十春自然尊我法不復向時人只愛題詩好何
妨中酒頻桃源深得趣柳宅迴無塵憶昔風雲會看君氣象新登車
靖氛霧搖筆撼星辰北極聯冠蓋南都領縉紳地寬連百越水濶帶
通津袁粲聲名大劉惔治理醇居官多種秫解組豈貪尊兵甲橫朱
邱烽燧照紫宸鼎湖何緬邈大陸竟沉淪露掌悲辭漢靈芝亦避秦
歸歎謝世事逝矣任天真坐嘯吳山畔行歌浙水濱淮陽惟一老滄
海此遺民我抱長卿渴堪嗟原憲貧才憐本樗櫟性擬托松筠談笑
詩書契周旋杖履親攀嵇常側席御李幸扶輪令子交尤密高才鬱
未申相呼感萃鹿稍別寄金鱗豈謂陰陽沴難邀天地仁賦成驚鵬

鳥書罷泣麒麟老稅山中駕焦甘爨下薪十年違偶坐終日憶比鄰
始末空增嘆情懷略具陳茫茫回首處灑淚滿衣巾

贈胡克生

胡子本靜者席門秋雨中枯桐鳴北澗叢菊對西風頗覺性情妙非
關筆墨工山川畱古意鸞鶴步煙空自愛江南賦誰知塞上翁置書
三嘆息矯首看冥鴻

壽江太君嚴顯亭子觀母夫人也

壽母真康健名門自典型梱儀堪著史家學助傳經小甕曾親汲文
琴雅共聽操持行有法靜好德無形織作還中夜詩書肅稚齡登堂
衣綵繚適寢珮冬丁令子方鳴鳳諸孫學聚螢聯鑣趨北闕接翅到
南溟暑退生華月天晴燦婺星年看依日永質豈望秋零妙句畱彤
管僊漿瀉玉餅圍屏煙靄靄曲檻露泠泠松柏貞千古嘉祥聚一庭

還驚鸞諾紫都映鳳山青

陸梯霞五十

與君俱五十歷歷鬢將絲似爾寄懷遠慚余學道遲山河岷緬邈風景得幽奇初度當二月同人攜一卮燕吹花蕊過鶯坐柳梢垂舊結煙霞伴還瞻冰雪姿登樓總高弟洩瓦是佳兒憶古考槃者吾將歌此詩

秋日送姜真源之濟南

白日澹蕭森高秋啓積陰關頭一樽酒頓使別懷深北去待明發東齊自古今麒麟懸歲紀蛟虺壯秋霖海斷秦王石山雷鮑子金驅車過古驛把筆對青岑烽火看雄略瘡痍入苦吟儻求天下士須識魯連心

弔吳錦雯

嗟爾千秋者誰歎百贖身元爲頌酒客偶作種花人礪水清流駛湯山碧樹新嶙峋關上吏咳噫問編民藥裹難驅鬼詩篇信有神珊瑚高架筆磬管雅扶輪臭味通芳草衣裳薦白蘋官貧歸櫬晚零落兩湖春

贈葉雲將之嘉興率成六韻

橋李古名郡君行一泛槎江南多暖氣五月見荷花酒罷已落月榜開聞曉鴉前途足傾蓋下榻便爲家水國鱖魚美煙樓楊柳斜儻蒙忽相憶圖寄海東霞

同汪舟次太史飲周雨文宅有作

此地園亭好相攜試一登清和當首夏主客自良朋石徑疑千折丹梯曲幾層孤峯真直友老樹像高僧風景佳堪眺欄干醉且凭煙生滿湖綠霞帶大江澄幽興與盤桓劇詞才宿昔稱清樽傾北斗彩筆照

西陵曲寫薰風暖人瞻紫氣凝披襟恣談笑海月又東升

酬佟儼若

大雅輒如綫君子斯道深蒲城倚北極才子得南金快覩青雲氣雄
飛子墨林酒通文舉坐弦在伯牙琴風雨他年面文章萬古心起衰
吾豈敢只合老行吟

送潘桓赴北雍并寄洪昇

昨歲洪生去梅花撲玉缸今朝送爾別春色渡長江道左嘶征馬關
頭繫畫艫柳條風澹澹桃葉雨淙淙郭隗多奇策燕昭一舊邦從來
誰隔坐此處得同窗和筑情應洽論文意未降自今看國士不復道
無雙

夏雨

長日雨瀟瀟空齋坐寂寂樓臺疑著霧江海欲添潮荷葉翻難定榴
枝泣不消檐虛蹲野雀泥滑阻山樵積水淼何極浮煙望轉遙還愁
入深夜細細滴芭蕉

七言排律

爲越中姜母八十定菴太夫人也

神仙人坐鬱金堂八十青腫漸欲方扶杖儼瞻神肅穆曳衣還聽珮
丁當歲寒松柏元長茂日暖芝蘭更吐香才子雅宜何水部佳兒應
繼漢田郎翠迎荷葉屏交色紅近榴花酒瀉光萬壑千巖爭秀處一
星南極正相望

五言絕句

梅遲

昨夜春風發江頭雁欲還梅花禁不吐冰雪在西山

題諸君簡小像

忘年此靜坐石欲生古苔瑟瑟萬竿竹疑有清風來

王子行宅古梅

古幹發疎花云已三百歲主人真謫僊于焉日遊憩

秋興

嶺雲秋更澹池水日長閒偶出忘所適鳥歸余亦還

偶題

蒼蘂玲瓏洞芙蓉罨畫溪更添烟一抹不減五湖西

秋興二首

高枕看雲過閉門無客來尋香雙蛺蝶知爲菊花開
萬木醉秋色一峯畱晚晴行行且住杖此處好溪聲

秋思

楚樹一叢碧醉來秋思長日涼蟬響斷鸞扇在東廂

丁昉菴寫真詠二首

何人揮霜毫畫君著煙水日夕誰共眠白鷗蘆花裏
尺幅宛千里一棹凌風開胸中湖海窄如何貌得來

余昔嘗論五七言絕句者截律詩成章也故不應有仄韻體凡仄韻者不當入絕句當入古詩然古人絕句亦截律詩亦截古詩則亦應有仄韻絕句矣昔說固未盡耳先舒記

六言絕句

贈客

山中屈曲枯杖江上蒙茸敝裘不是飛鴻入塞誰憐客子登樓

漫作二首

十畝脩脩翠竹數株落落長松關門不礙流水臥榻喜引遙峯
老子韓非同傳蘇秦張儀一師雌黑何其冤也縱橫迭互爲之

江頭卽事

雙鴉飛去煙外孤艇依然柳中於越城頭曙色錢唐江畔西風

七言絕句

秋日畱素涵武令小飲會侯適至

滿坐新涼共舉盃故人恰好渡江來遙知舟過巖灘處白露西風一釣臺

晴日

花底飛花撲玉缸坐看晴日照晴江偶然一片春雲過翻愛輕陰滿綠牕

睡醒

蜜蜂聲雜午鶯啼睡醒山牕日又西喜少何家殘客過落花層疊不沾泥

冬暮送孫介夫之吳門

湖海相逢孫隱君高樓把酒雪紛紛憐君獨向吳門道去哭要離塚上雲

鹿苑葵花

蜀中去此三千里何意移爲鹿苑花映日吐丹知更好我來無奈夕陽斜

畱宣城劉望之

歸歎且莫歎離羣慷慨論詩日欲曛石洞煙霞君駐目應須不減敬亭雲

閱近家遺詩開卷生感漫題十首

誰人淺立畫簾東蝴蝶雙栖粉一叢桃李自開香自過許多都不涉春風

紅杏枝頭春已闌
衫襟酒氣射風酸
吳姬手爪明如玉
逶與琵琶不肯彈

燈火熒熒綺褥新
縷金樓子積秋塵
白頭宮女紅巾淚
認得前朝姓沈人

星搖月蝕此層天
舜竹堯蓂記往年
燕子夢迴鶯睡去
斷腸人住醉鄉邊

骨醉鱗魚尾似銀
林檎味辣不傷脣
殘燈閃燄身前夢
細雨微茫劫後春

斷雨零煙十六家
蘭香生小有根芽
玉清不是傷心地
送與人間哭落花

窄袖長鞭驟馬來
鶯黃蠓紫錦成堆
箭頭血肉含腥氣
不值江東射水回

閒殺梨園老伎師
開元遺事說猶悲
前身不是王摩詰
口口詩傳凝碧池

玉露青楓悽復悽
錦江碧石在天西
杜家秋興無人解
都入山猿峽裏啼

吹簫月底隔江聞
月色模糊黯未分
神女暮來晴不得
非關曲遏亂峯雲

懷約園四首
絕塞春生歸雁稀
蒙茸雨雪滿征衣
縱令遷謫悲才子
却比長沙事已違

燕支山色暮如灰
誰弄琵琶送酒杯
月照龍沙寒似雪
一聲孤雁度關來

擊劍高歌三十春
翻因遠別倍情親
攬雲樓上畱詩卷
把讀看君是

古人

紅顏少婦倚高樓頭白慈親淚未休日沒冰天音信斷北來人更說
邊愁

贈晉安林西仲二首

脫略公卿物外身江山爲爾寫天真石門何必驚雞犬元是樗花洞
裏人

骨格孤清玉不如何妨園土歷年餘一身九死應無悔不草鄒陽獄
底書

題山外山山房爲李秋水

郭外山如郭裏多山山相映奈青何便從樹頂撐船去日日清樽泛
綠波

伍廟

伍公遺廟鬱崔嵬遙對江城越子臺夜半鬼呼松柏冷不知風雨爲
誰來

題竹

萬个煙梢曼玉寒幾枝霜葉拂風酸裁簫截笛羞娛耳好去滄江作
釣竿

漁舟臥者

不向西風拂釣絲醉來高臥醒來遲瀟湘月色應閒却畱與明宵對
酒卮

沈友聖過訪不值簡此

秋老湖山翠靄凝馬嘶殘雨過西陵遙憐清興都如昨不得論文共
一燈

哭潘新潭二首

我病君過不忍分牀頭坐話日斜曛只言弔我君應哭何意今朝我
哭君

近喜文章直禁廬那知消渴殞相如上林春早花成繡袖裏誰攜諫
獵書

送壻徐華徵北遊三首

早春時候苦辭家夢裏啼鶻醒後鴉負米何慙兒子事不貪燕市醉
鶯花

關頭新柳正毵毵別酒頻斟欲半酣我自清言慚樂令定知飛夢過
江南

此去春深直到燕桑乾黍谷古山川浮雲萬片鄉心切擬上金臺倍
黯然

偶作

綺里衣冠與世違白雲深處虎行稀商山望入武陵去洞口桃花片
片飛

寄沈去矜

朔雁孤飛十月初勞君枉駕過吾廬海天萬里冰霜色著得南樓一
卷書

壽孫老親母王夫人烟玉卞珍璫賓漢琮尊慈也三首

雪霽臯亭映壽杯北堂當晝爲顏開茶花紅處早梅吐預報春風次
第來

伯母孀閨八十餘夫人冰蘂結相於忠臣烈女元千古多少衣冠媿
不如

陽廻臘近喜盈門貞後還看更起元不信冬青真有木凌寒多子子
多孫

五日作

江水滔滔沒返期
臨流誰復淚雙垂
癡龍不惜孤臣苦
又費人間五色絲

題畫

翠染長松酷似真
此中晏坐絕紅塵
卽看靜氣通元古
豈是羲皇以後人

田家

田家相聚各成村
濁酒盛來滿瓦盆
兒女宵分春穀罷
更攜燈火照雞豚

